



082.91
Ty992



00014623





朝鮮群書大系續第十三輯

燃藜室記述 三

朝鮮古書刊行會

朝鮮群書大系續第十三輯

燃藜室記述 三

朝鮮古書刊行會

087.91
Ty 992



14623

燃藜室記述第二目錄

卷之十三

宣祖朝故事一
東西黨論之分一
李珣卒逝三
郭士源堰訟五
甲申後時事五

卷之十四

宣祖朝故事六
己丑鄭汝立之獄六
己丑黨籍一〇
鄭彥信七 鄭慄一七 李潑一八
李浩一八 沈憬附一八 白惟讓二〇
柳夢井二二 崔永慶二三 鄭介清二六
附見諸人三一
辛卯時事三一

燃藜室記述第三目錄

卷之十五

宣祖朝故事本末三七
壬辰倭亂三七 大駕西狩三七
李舜臣扼遏海路三九
三道勤王兵龍仁敗績三〇
北道之陷三六
延安之捷三〇
晉州之捷三三

卷之十六

宣祖朝故事本末二八
求救天朝收復京城二八
權慄幸州之捷三三
權慄三四
二陵之變三五
壬辰義兵三五

郭再祐^{三五} 高敬命^{三五} 柳彭老^{三五七} 世子分朝撫軍^{三〇六}
 鄭仁弘^{三五三} 孫仁甲^{三五三} 金俊民^{三五三} 司憲宣勅^{三〇七}
 金沔^{二六六} 金千鎰^{三五七} 梁山疇^{二六七} 卷之十七
 趙憲^{三七〇} 僧靈圭^{三七〇} 邊應井^{附三七} 宣祖朝故事^{三一}
 洪彥秀^{三七八} 洪季男^{二七八} 甲午劉綈撤兵^{三一}
 晉州城陷天兵撤還^{二七九} 天朝許和倭兵丙申始撤還^{三一三}
 嶺南義兵^{三八八} 諸道士賊之起^{三三五}
 湖南義兵^{二九二} 金德齡^{三三一}
 湖西義兵^{二九三} 丁西倭寇再出李舜臣珍島之捷^{三三五}
 京畿義兵^{二九四} 黃石山城敗沒^{三四一} 郭趨^{三四二} 趙宗道^{三四二}
 海西義兵^{二九五} 天兵再援楊元南原之敗^{三四三}
 關西義兵^{二九五} 素沙之捷^{三四八}
 僧休靜^{二九七} 惟政^{二九七} 楊鎬進攻島山^{三四八}
 壬辰諸將^{二九八} 朴晉^{二九八} 黃進^{三〇〇} 高彥伯^{三〇一} 楊鎬劾去遣使辨誣^{三四九}
 元豪^{三〇一} 車駕還京^{三〇二} 石星沈惟敬下獄^{三六一}
 天兵水陸東征倭賊撤還^{三六三}
 秀吉藥斃^{三七二}

光海嗣位^{四三九}

以上

卷之十八

宣祖朝故事本末^{三九四}
 宗系辨誣^{三九四}
 削奪柳成龍官爵^{四〇三}
 貶削金南之黨^{四〇八}
 削成渾官爵^{四〇九} 鄭仁弘用事^{四〇九}
 東西南北論分^{四二九}
 柳永慶用事^{四三二}
 盜殺柳熙緒^{四三五}
 河原君家事^{四三五}
 賂移兵營之獄^{四三八}
 燃藜室記述第三目錄

燃藜室記述第三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三

宣祖朝故事

東西黨論之分

癸酉八月。以沈義謙爲大司憲。正言鄭熙績言於經筵曰。特旨不當用於外戚。上厲聲曰。只在其人之賢否耳。外戚何尤焉。執義辛應時曰。熙績之言。是公論。殿下不可摧折太過。右潭日記○乙亥

乙亥七月。大司諫許曄論啓右相朴淳。按獄失體。請推考。初。明廟朝。沈義謙爲舍人。以公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肇敏弘幹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多有寢具。義謙歷問何人所寢。其一則金孝元臥具也。孝元時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後孝元登魁科。才名日盛。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獎。而吳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當路之勢。吳健欲以孝元爲銓郎。義謙輒沮遏。故居郎僚六七年。乃爲銓郎。喜引進清流。臨事直行無回撓。後輩

士類皆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常曰：沈也心慙而氣粗，不可柄用。石潭日記○
謙為吏議引前
過沮孝元銓郎
有薦義謙弟忠謙為銓選者，孝元不許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而沈門必為之耶。
錄荷潭

於是義謙儕輩皆疑孝元有啣怨報復之志，或有指為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嫉義謙，以為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至是孝元為司諫，許曄為大諫，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年少士類尊之為主。劾淳請推淳乃謝病，淳時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或指為義謙之黨。於是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甚不韙之。石潭日記
時載寧有奴殺主之變，而檢屍差誤，不能得其致命之由。三省交鞫，知義禁洪曇力辨其獄之冤，亦無明驗。委官朴淳曰：綱常大獄，豈可輕釋。曇語侵淳，必欲釋之。淳不能折，乃請改檢其屍。於是檢屍守令承望風旨，或不錄致死之由，或錄以病患致死。淳乃請廣收廷議，廷議不一。右相盧守愼力言不可輕釋。上曰：屍帳相違，斷獄無據，乃命釋之。憲府啓請還囚更鞫，諫院之議則不一。獨正言金應南欲啓更鞫，大司諫柳希春率同僚啓曰：再起王獄，妨事體有後弊，不可為也。弘文館上筭曰：奴殺主，綱常大變，以此起獄，則必十分窮推，明知無罪之實，然後乃可釋也。今此獄事屍帳雖不符合，獄事時未究竟，遽命放送，物論

未息，為耳目者當力爭之，而諫院徒以更鞫為有後弊，如其無罪，則不可更鞫。如其有罪，則雖十起王獄，烏可已乎。縱綱常之賊，助為惡之人，獨無後弊乎。諫院金應南外可遞，憲府不可遞。上從之。於是許曄拜大諫，曄與被殺之主為族黨，常憤獄事不成，及拜大諫，乃以按獄失體，啓請推淳，禁府堂上罷職。上不從。石潭日記

先是追罪奸凶，削官爵，錮子孫，義謙之功居多，而與成渾李珥相從，韓修、南彥經、奇大升、尹斗壽、根壽、金繼輝等為友。義謙為舍人時，稟公事往元衡家，聞讀書聲琅然可聽，問之，即金孝元。心中不滿而歸。蓋孝元妻父元衡之至親，致而與子同接。孝元年未滿二十，未有知識，而後聞金謹恭菴陽學問高明，往師之。未久，魁調聖試，聲名藉藉。金繼輝語義謙，欲薦孝元為銓郎，義謙默不答。再問之，義謙舉元衡家為門客事及之。繼輝揮手曰：慎勿出口。少年時也。義謙亦以為然，更不為言。然而儕輩無不聞知，及其沈忠謙登魁科，將薦銓郎，孝元防之。義謙乃曰：外戚不猶愈於元凶之門客乎。於是主孝元者曰：孝元之言出於公議，義謙以私嫌排擯佳士，極為非矣。主義謙者曰：義謙非自作之言也。言其實狀，孝元含宿怨，外托以戚里防之，而內實有中毒之計。以此兩家朋儕各主所見，互相排斥，東西之說始此。蓋孝元家在乾川洞，義謙家在貞陵洞，以此也。東人皆年少聰敏，多有學行名節自勵者，西人雖有賢士大夫，而貪利之輩雜

於其中。如朴淳、金繼輝、洪聖民、李海壽、尹斗壽、根壽、李山甫若干人，可共國事。而東人之意，前鑑不遠。戚里決不可用，西人以爲義，謙多有功勞，亦是士類，何以防之。拒而不從。韓修、南彥經輩入於西，成渾亦未免焉。李珥欲爲兩全之計，首發調停之說，而東人反攻其苟且，小無饒貸，自此黨論日甚。已成巢窠，牢不可破。掛一錄又曰：西人子弟皆牛栗門生，又有宋翼弼、翰弼兄弟，辛巳告變，祀連之子以文章自高，駕御一世，爲西人入幕之賓，奸論邪議皆出其口。

辛應時、鄭澈謂副學李珥曰：諫院請推大臣，大失事體，何不劾遞。珥不聽。吏判鄭宗榮，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之誚。澈又謂珥論遞不聽，澈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際，副學心恬然。珥微笑而已。石潭日記下同

七月大憲金繼輝等劾吏判鄭宗榮，未洽人望。上雖不允，宗榮謝病免。八月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不可以是施之大臣。大憲金繼輝論大諫許曄，以屍親切族，信聽其言，持論過重。至於請推大臣，云云。兩司皆避嫌。玉堂將處置。李珥曰：今若劾趙瑗，則是鎖左相于重門也。上筭盡遞兩司，只使趙瑗出仕。孝元儕輩不快於心，許曄尤不平。李誠中謂曄曰：令公請推左相，非也。曄厲聲曰：吾初欲請罷，同僚力止，止於請推，緣吾殘弱也。且玉堂處置臺諫甚誤。如叔獻年少不知事者，乃爲玉堂長官，國事何以不誤乎。出金繼輝爲平安監司，又特拜李後白爲咸鏡監司。時許曄子鈞爲吏郎，吏曹

叅判朴謹元，希名流旨，出二人於外，皆人望而目爲沈黨者也。二人既出，孝元受謗益深。時沈金角立之說日益盛，朝論紛紜。大諫鄭芝衍曰：議論橫潰，將何處置。李珥曰：此由銓曹不得人故也。但當靜以鎮之，不可駁擊。唯朴謹元可啓遞，芝衍深然之。僚議悉駁銓官並遞之。蓋吏郎李誠中許鈞皆孝元深友也。年少士流多疑恨。

以金孝元爲富寧府使，沈義謙拜開城留守。因李珥所啓，移授孝元三陟。義謙全州府尹。初珥見右相盧守愼曰：沈金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且非眞成嫌隙，必欲相害也。只是末俗囂囂，因此少隙，浮言交亂，朝廷不靖，當兩出于外，以鎮浮議。大臣當啓於經席，守愼曰：若啓經席，安知益致擾亂乎。及諫院劾遞，吏曹疑義謙之勢偏盛，乃白。上曰：近日沈義謙、金孝元互言疵累，因此人言囂囂，恐有士林不靖之漸。兩人皆補外爲當。上曰：兩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愼曰：互言平生過失耳。上曰：同朝之士，當同寅協恭，而乃相詆毀，甚爲不可。二人皆可補外。珥曰：此兩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國人心輕躁，末俗囂囂，二人之親戚故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大臣當鎮定，故欲出外，以絕言根耳。且自上須知此事。今日朝廷雖無奸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爲朋黨，爲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起矣。弘文正字金晬曰：自。上既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補外。當自消融協和耳。珥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實爲

嫌仇欲相圖也。只是薄俗不靖。造作浮言。若二人在朝。則浮言必不息。必須補外。以絕根本也。承旨李憲國曰。自上招二人。使之盡消胷中介滯。則可以相容立朝矣。未幾親政。特旨授孝元慶興府使。吏判鄭大年。兵判金貴榮。皆啓曰。慶興極邊。接近深處。胡人非書生所宜鎮撫。累啓。乃命換富寧。義謙則拜開城。於是年少士類。危疑益甚。

許曄尤守慎。輕發。守慎恐士類疑之。自明無偏黨之心。矢誓重複。識者笑之。孝元病且重。不堪赴塞北。珥啓曰。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公論。自上憂六鎮委於武夫之手。欲以有名望文士。坐而彈壓。聖意所在。實非偶然。若使孝元無疾。則因此報恩。誠得其時。第孝元身氣偏虛。疾病深重。顛頓霜雪。緩死為幸。安能有所籌畫乎。且大臣之意。欲為鎮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有罪而放逐之也。請移授內地僻邑。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方之備。上疑珥黨比孝元。怒責其循私。珥後又入侍啓曰。臣前啓金孝元事。辭不達意。以致上批多有未安者。至今惶恐不已。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以邊邑。副學啓辭。似未曉予意。故有所云云。又曰。當改孝元之邑。其知之。後數日。改授孝元三陟。石潭

時李珥力主兩黜之論。既又疏論以為遠近不同。難以服衆心。移金三陟而出。沈全州珥初欲調劑兩間。而不可得。卒未免以其身為領袖。荷潭

時唯盧守愼。不與於其間。見時事汲汲。士禍將出。榻前首發東西偏黨之弊。沈金補外。又啓孝元有老母不可遠出。移三陟。西人反以守愼目之為東人。東人自此不安在朝。或補外或退外。西人始用事。掛一

大諫洪聖民。劾遞持平李誠中。副學李珥謝病歸鄉。初珥倡補外之說。只欲鎮定而已。非欲深治。孝元既出。朝論便激。欲深治之。珥極力止之。且引李潑為銓郎。時輩欲以尹晁為銓郎。珥心知晁不合銓曹。而以潑在銓曹。必能制其行私。故不能止。潑適以相避遞。晁始得用事。欲薦趙瑗為吏郎。珥止之曰。伯玉瑗非可用之才。若不論人物之如何。而只欲用嫉仁伯孝元者。則君輩必敗。晁不從。珥欲力主調劑。而時議反以珥為含糊不明。李海壽曰。金孝元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經席。不分是非。矇矓啓達。至為未安矣。珥曰。吾則以仁伯為好名之士而已。不至於君輩作小人看也。鄭澈具鳳齡辛應時。皆以孝元為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歸。勸珥斥孝元。珥終不聽。澈乃作詩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前輩惡孝元如此。而後輩又以珥為誤出孝元。或謂珥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處事。不知是非。務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曰。天下固無兩是兩非。伯夷叔齊之相讓。及武王夷齊之不相合。是兩是也。春秋戰國無義戰。是兩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真兩非矣。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於是前輩尤珥之不攻孝元。

後輩尤珥之不用。大諫洪聖民謂珥曰：李誠中為持平，物論欲劾遞，何如？珥曰：是何言也？李無過惡，亦非異眾作哇咤者，但與仁伯為深交耳。仁伯尚不可攻，況可攻其黨友乎？聖民竟劾誠中。士類益驚駭。珥尤決退志。南彥經曰：如此紛紜之時，公不可退。珥曰：不然，不見信於上下，奈何？朴淳勸留甚切，不聽。李潑宋大立魚雲海許鎬安敏學等，就與相別。珥曰：今欲為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是非方叔字義謙諸公之功乎？仁伯欲為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懷憤，士林日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此則前輩之罪也。自今以後，不相疑阻，坦懷處之，則更有何事？不然，則朝廷之憂未艾也。珥既歸鄉，時論益潰，不可救矣。石潭日記

時金宇顥見珥，頗有愛惜孝元之意。珥笑曰：觀仁伯有四等，一時則以為無狀小人，此則季涵字鄭澈輩也；一則以為好名之士，此則我也；一則以為雖帶好名意思，是善人，此則君輩，又一等以為無瑕君子，此則渠之儕輩，一人而具四等議論，人各自是己見，做出許多紛爭，國綱民瘼，置之度外，汲汲務定是非，朝廷日就紊亂，此則天也。宇顥曰：然，何以致此紛紜乎？珥曰：仁伯不量力，欲為國事，而又不避嫌，排抑先輩，先輩莫不含怒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仁伯所為不無後弊，故倡為裁抑之論。當初先輩借珥為重，惟言是從，及下手之後，乃不用珥

言。大抵此事，裁抑則是過攻，則非以無形現之罪故也。余言不見重者，由季涵所見過重也。宇顥曰：將何以救之？珥曰：而見龍柳成肅夫字景涵李潑聚于要地，則可救矣。宇顥曰：何不於經席痛陳乎？珥曰：此事言之極難，必待君臣相信，乃可盡言。今者自上不知羣下之心，若從實陳啓，則必疑朝廷分明結黨，而使漁人獲利矣。同上

時名士如具鳳齡、金宇顥輩，皆解官歸鄉。洪渾亦棄官曰：邪正未定，去就何關？忿孝元見抑也。同上

丙子十一月，李純仁曾論孝元貪權，故尹晁等引為銓郎。純仁及居要津，知公論不與，晁反附於孝元儕輩。鄭澈等深惡之。同上

左相朴淳謝病免。淳少與許曄為同門友，相善甚篤。至是，曄為年少宗主，論議頗僻，交道遂疏。淳見士類乖張，力不能定，遂辭遞。

曄嘗語李珥曰：近日事良可寒心。百年以來，外戚常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為當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排抑外戚，故時人驚恠矣。珥曰：公言似正，而實誤。今日之非仁伯者，豈為方叔字義謙地哉？曄曰：和叔字朴淳季真字後重晦字金繼雖有時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為方叔門客。珥曰：公言大誤。斯三人皆士林之望，豈是依方叔而發身者乎？珥謂韓脩、南彥經曰：許大輝所見甚謬。他日誤時事，必此人也。

戊寅五月。持平洪可臣劾遞吏郎趙瑗。時沈金分邊之說益盛。朝紳苟非特立獨行。及碌碌無名者。則皆入東西指目之中。瑗輕躁非人望。故可臣先謂瑗曰。事公則不顧私。君多所失。我不可循情。乃駁遞。公論稱快。而造言者多謂東西不協。故攻擊。鄭澈輩亦不能平。石潭瑗魁進士。早有才名。嘗謁閔純。習靜極言東人偏黨之非。西人至公無私之意。純良久答曰。東西是非。吾不知也。試觀公今日設施。合於公道否耶。瑗慚而退。進退人物。多失人望。行己無恥。可臣駁遞之。掛一十月下珍島郡守李銖于獄。及其弟鎰鞠之。時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清名。後進。所謂西者只是前輩數人。其附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知東盛西衰。而且西人於出孝元之後。舉措乖當。公論不與。故一時進取者。咸趨入於東。皆扼腕以爲東是西非。金繼輝雖號西人。而亦爲年少所重。或來稟命。尹晈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晈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每作扶西抑東之論。東人甚嫉之。而斗壽居家不請謹。頗有受賂聲。或謂繼輝曰。斗壽可劾也。繼輝曰。方今士論橫潰。務在鎮定。不可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繼輝。修撰姜緒啓於經席曰。士類分東西。皆可用之人。不可捨一取一。於是上已知東西之說矣。李潑主東。鄭澈主西。而皆有人望。李珥每謂二人曰。君輩議論協和。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事。澈稍回所見。與潑定交。相與作持平之論。而東

人喜事者。終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壽三父子爲邪魁。決意去之。惟柳成龍與潑不從。時務安縣監田應禎。以賂權貴。事覺下獄。朝議方以貪賊爲戒。金誠一聞珍島郡守李銖。運米賂斗壽及晈家。甚怒啓曰。田應禎雖受罪。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上遽問曰。何人。誠一遽對曰。李銖。於是臺諫請銖之罪。命下銖詔獄鞠問。

銖斗壽表弟。誠一聞銖載米數百石。遣三尹將泊京江。密遣吏蹤跡伺捕。遂論三尹之罪。下銖及其弟鎰于獄。訊之。銖不服獄。不成。異議多不以誠一爲公論。荷潭

上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副學許曄論臺諫不効受者。非直截之議。無臺諫風彩。臺諫始舉三尹之名。而自劾被遞。新臺諫請罷三尹。以懲貪風。不允。時誠一啓曰。或有滿船載穀。以遺當路者。校理姜緒曰。誠一藏頭而言。殊無諫官之風。誠一伏地待罪曰。所受尹斗壽根壽及晈。所與者李銖也。斗壽時以都承旨亦叅筵中。避伏曰。銖臣之四寸。臣有老母。故魚物則送之。其餘臣亦不知。掌令李潑。數日論啓。不允。緒與三尹善。實不知指尹家而攻誠一。悔恨無及。尹家以爲緒與誠一相約而言。兩家交道遂絕。掛一繼輝在鄉聞之。大疑東西接戰。甚不韙曰。年少士類。處心不公。不可與同事。我得罪而退也。乃入京啓曰。三尹皆以良士被擢。別無大過惡。今其受賂虛實未

可知。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未晚。而先招出三人名。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係非輕云云。言多過激不中。於是士類群怒。指為亡國之語。臺諫避嫌而退。玉堂劾遞繼輝。於是大憲朴大立。大諫李山海。掌令李潑。毛舉三尹一家隱慝。不復推究虛實。醜詆無所不至。上既以東人攻西為不公。繼輝黨西為不是。於是士類出繼輝為全羅監司。皆指為不吉之人。激與潑論議。大乖。東人顯斥潑為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石潭繼輝既大忤士類。人尤之。繼輝曰。我既失士類之心。必不容我。而後日若有攻士類者。則必小人也。雖用我。我不可為。其用我銘旌。不過司憲府大司憲而已。

石潭襄津縣監李信老。亦以行賂同下獄。其受者泛指朝貴及右相盧守愼。臺諫不敢發。談者曰。士論名為糾摘貪污。而實欲罪三尹李銖。可謂緘死鯨戰。不然則何故李銖之獄。期於必成。而李信老則鞫之不詳也。於是士類恐獄不成。則反為西人所中。深文鉤距。無所不至。憲府聞銖之米。接置於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世良。因移禁府。又不可獨窮銖獄。故竊逮信老干證之人。訊及當初發言者。則儒生鄭汝忠。偶言其事。故並繫汝忠。時禁府堂上朴啓賢。亦有受賂聲。深啣汝忠之發言。刑訊甚酷。汝忠幾死。物情尤不平。或曰。今日士類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憲府啓放汝忠。而信老獄不成。珍島邸吏有與銖結怨者。

曰。我若入獄。獄事必成。憲府聞之。即啓囚其吏。於是繫獄者皆一樣納供。曰。李銖載米百石。接置于張世良家。因分送三尹家。獨世良不服。上以邸吏已服。故乃從兩司之請。罷三尹。石潭

沈義謙遞全羅監司。退歸坡州。未久還朝。供職。識者笑之。石潭

十二月歲抄恩例。尹斗壽根壽及覲叙用。諫官皆以銖獄時未究竟。與者方受鞫問。而受者復職。非政事之體。大諫鄭澈。獨以銖獄為冤。不肯論啓。被劾遞。於是東人益詆澈為邪黨。

沈義謙遞全羅監司。退歸坡州。未久還朝。供職。識者笑之。并石潭己卯春。洪暹謝病免。朴淳為領議政。

三月白虹貫日者。再。憲府應求言上疏。斥沈義謙為小人。金繼輝鄭澈為邪黨。時東人甚盛。求名者趨之。慕爵者附之。至於流俗宰樞。前日見斥於西人者。皆乘時諂附。多得柄用。大憲李杓。執義洪渾。掌令鄭熙績等。極詆義謙及其儕輩。以防西人再入之路。石潭

李潑金宇顛。以府疏過當。劄論熙績等。四月李銖之獄久未成。張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或譬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置。則可以免死。何苦而忍杖乎。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時士類必欲銖獄之成。銖

及世良獄中訴寃之書。皆不許上。判義禁鄭唯吉語人曰。張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情。此非法例。我欲啓達。而畏人言不敢耳。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何苦爲李銖而殺身乎。上以世良不服。疑銖獄不實。問于三公。三公不敢對。上乃命釋之。政院啓以賊汚罪重。不可輕釋。爭之至四啓。上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宇宏。宋應漑。而盡遞都承旨李山海以下。天威大震。兩司玉堂爭之不能得。銖世良乃得釋。石潭五月知中樞白仁傑。疏陳時弊。具言東西分黨之狀。請使調和鎮定。上褒答。士類怒其疏不扶東抑西。於是三司政院皆上章論其辭之失。以老耄顛錯目之。

大司諫李珥辭疾不至。疏論東人攻西太甚。欲強定是非。請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言甚激切。上以疏辭不中。命遞職。於是玉堂兩司紛紜駁論。初仁傑欲疏論時事。而恐其辭不達意。通于珥使修潤之。珥依其言。爲一段文字以送之。仁傑踈脫。向人不諱。許曄李文馨聞於仁傑。於是士類喧傳。怒其譏誚東人。正言宋應洞。輕躁陰險。窺見珥忤於士類。欲以唱說劾珥。深結東人。乃議于同僚。大諫權德輿等不從。應洞避嫌曰。珥以經幄舊臣。少負儒名。乃致匿跡回互。隱然代述。臣欲論其非。以正人臣詭秘不直之失。而爲同僚所沮抑云云。權德輿亦率同僚避嫌。大憲李栻等亦以忝在言地。默無一言。避嫌。弘文館

將處置。校理金宇顛曰。宋應洞必小人。欲乘此機會。陷害君子。當劾遞憲府及應洞。而獨存大諫以下可也。同僚不從。宇顛曰。處置失宜。吾等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爲一宋應洞。皆陷於小人之域乎。副學李山海。應教李潑。依違兩間。乃爲兩全之計。筭請並令出仕。上乃召問李文馨。文馨曰。臣偶問仁傑。仁傑曰。李珥通之矣。此外無他言。憲府出仕後。出應洞。而遞德輿。將劾珥。議論甚盛。持平奇大鼎。尤攘臂大詬。

仁傑聞之。乃上疏曰。李珥果修潤臣疏。竊聞程願代彭思永。作議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亦嘗爲。故臣用珥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皆以爲李珥誘臣上疏。臣雖無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聽人所教。爲此疏乎。臣臨死不敢飾詐。以欺罔。殿下。上於是始得其實。玉堂乃上筭曰。宋應洞輕言所聞。欲啓不靖之患。李栻等處置乖當。大非和平之意。請並遞。新大憲李山海等亦疵珥不已。執義洪渾尤忿曰。豈可遞應洞。以塞言路乎。至欲上疏爭辨。柳成龍李潑力止之。

金宇顛聞之曰。憲府之疏若上。我亦疏斥其害賢之罪。而退去矣。右相盧守愼曰。憲官果攻李珥。則吾等當啓其失。守愼問童蒙訓導朴洞曰。宋應洞攻李珥。外議如何。洞曰。時議雖詆李公。李公不可毀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問李公何如人。則無一人不以爲君子者。此輩是後日士林也。

朴淳盧守慎。經席極陳珥雖或有踈脫之失。出於憂國。不可疵議。時東人之浮薄者。必欲言珥。恠論百出。而賴淳守慎宇頤。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害。執義許晉啓曰。李珥之疏。出於私心。疏中營救沈義謙。韓脩鄭澈義謙。脩是族黨。澈是執友。是言豈公心乎。且渠不上來。而偃然陳疏。亦非臣子之禮也。上方以珥之不來。甚不平。聞晉之言。頗是之。未幾晉拜承旨。憲府劾其阿世害正。士類既失珥。欲援成渾入其黨。多勸。上特召渾。終無應命之意。有人見渾。毀珥之短。渾徐曰。吾與叔獻。生當同罪。死當同傳。其人失色而去。許曄曾與李珥相厚。而及爲東人宗主。議論乖僻。至於嗾人攻珥。人以曄爲卯地。以卯地正東故也。

李珥與李潑書曰。古人安有一二人之優劣。舉士林而血戰者乎。此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今又無故。而顯斥沈爲小人。西人爲邪黨。則一節深於一節。真是捉人底手段。安可諱也。沈雖不可惜。西人皆不可惜乎。仁伯之不避嫌。君以爲是。無乃思之不審乎。沈雖不可柄用。而別無顯著罪過。他人之居要地。而不及於沈者。肩相磨也。而仁伯不彼之詆。獨此之訾。以至起人疑。而厲階至今。則未知仁伯之不避嫌。爲利於國乎。爲病於國乎。年前季涵。偏執主西之論。反疑鄙人。珥與君苦口極力挽回。此時君以季涵爲何如哉。今日君之主東。亦無異季涵之主西。何不以責季涵者。反以自責乎。乙亥西人之失。在於舉措失當。今日

時輩之舉措。果勝於乙亥乎。窃念仁伯開明。今經變故。所見必進。若使主論。則必不至於今日之潰裂。今當主論曰。沈也不可更居要地。三尹不可更叅清選。其餘西人。隨才授職。而東人之議論過峻者。裁而抑之。乘時附會者。斥而外之。君與肅夫而見。同心協力。則或可匡救。但聞而見之意。同於過激者云。然則非所望也。集栗谷

庚辰。鄭宗榮爲右贊成。時西人不得列于顯班。流俗充斥于公卿之位。兩司劾宗榮請改正。論之累日。上曰。宗榮可合二公。曾在先朝。不媚於竈。逮事寡躬。裨益弘多。但不如今人之矯激耳。憲府劾水原縣監禹性傳。性傳少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負才氣。持詭辯。陵駕士類。自以爲才堪經濟。而行己多有玷汙。其友洪渾成洛之輩。妄相推重。至以爲性傳得志。萬物咸遂。其生。掌令鄭仁弘。恐性傳復居侍從之列。乃欲劾罷。斥其爲邑不事事。托以覲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于京家。辦具酒肉。以恣宴飲。張皇氣勢。妄自矜高之狀。大憲李陽元。憚其與年少輩作嫌。不肯從。仁弘至欲獨啓。陽元勉從。稍改論劾之辭。於是性傳儕輩。咸懷不平。鄭仁弘又劾論吏曹佐郎李敬中。敬中素無學識。性又執滯。短於從善。爲銓郎甚久。頗有自擅之習。仁弘將劾之。大憲鄭琢不從。遂各啓所見。避嫌而退。諫院啓請遞琢而出。仁弘遂劾罷敬中。於是其儕輩。皆懷疑懼。浮論囂囂。

辛巳五月。尹毅中爲刑判。毅中頗以貪鄙。見棄清議。至是刑判有闕。上命薦嘉善可陞者。領相朴淳。薦金繼輝。鄭芝衍。左相盧守慎。右相姜士尙。薦尹毅中。朴謹元。吏叅鄭琢。欲以領相之薦。首擬正郎李純仁。固爭兩相俱薦爲重。乃以毅中首擬。謹元繼輝。芝衍次之。爲四望。毅中受點。於是物議譁然。大諫李珥將劾之。毅中是李潑之舅。成渾謂珥曰。兄與潑甚密。當告以將劾之由。珥曰。豈可對甥言舅之失。遂啓曰。尹毅中以不廉致富。素爲清議所鄙。若陞此人。導一世以征利也。請改正。且朴謹元曾托疾規避守陵官。仁聖之喪。爲守陵官。懷心無狀。而連擬清要。至欲陞擢爲非。請推考。大憲鄭芝衍啓俱發。而僅成平。平言語。以此時人皆以珥爲主張。攻毅中。先是吏叅有闕。佐郎金瞻貽書金宇顒曰。吏叅備望無人。朴也雖非士望。亦無大過。備末望何如。願質于李大諫。柳夢鶴力勸宇顒書問珥。而多陳謹元可用。珥以非銓官而遏人爲嫌。乃答曰。若如來示。備望無妨。瞻得其說。連擬清要。人或尤珥。至是因衆怒駁正。而瞻甚不平曰。大諫自薦而乃自駁乎。時輩多欲附潑。論毅中不力。正言宋言慎。被李浩薦用。故尤欲庇護毅中。啓曰。毅中立朝三十餘年。長在清班。別無點污。此非齷齪求滿者。而年衰志怠。味在得之戒。則或有之。請命改正。珥見之笑曰。此乃薦章。非論劾。貽書責之。言慎怒乃避嫌。而言多悖亂。營救毅中而沮抑兩司。至陰斥以搆成不根。排擯異己。於是兩司啓罷言慎。

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上曰。致朝廷不靖者。皆此人之罪也。備庶官郎僚足矣。何可擬司諫望乎。於是士類多不安。玉堂欲上劄爭論。李珥曰。此事可大。臣陳啓。年少士類不可輕有所言。益致上疑。後數日。朴淳進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雜談。豈可以此廢棄可用之人乎。金孝元才器可惜。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之人。珥及柳成龍韓孝純。反覆陳達。而上終不釋然。六月。以李珥特拜大司憲。先是鄭仁弘論劾禹性傳。李敬中之後。時輩疑珥主論。而抑東扶西。獨李潑金宇顒不然。時有流言。稱沈義謙於今。上宅宗時。潛緣宮禁。希望起復。欲以專擅權勢。言不近理。而士類憤激。潑素嫉義謙。必欲聲罪擊去。鄭仁弘尤憤曰。義不可與此賊同朝。珥及成渾曰。此非可信之說。而義謙今無異孤雛腐鼠。置之一邊。亦可爲國事。今若論劾。惹起不靖之端矣。潑意不快。乃見仁弘贊其決。仁弘欲並論鄭澈。潑宇顒力止之曰。若論季涵。大憲必不從而角立矣。仁弘見珥力勸論義謙。珥不從。仁弘欲棄官而歸。珥謂渾曰。無端欲論義謙。甚非事宜。但時輩本疑珥黨西。而鄭德遠以此不合棄去。則時輩必以此爲赤職。顯然攻珥。珥去而士類盡散。國事尤敗。今日之勢。須從衆議。渾歎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決此論。可謂平地起風波矣。憲府啓曰。青陽君沈義謙。曾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樂利。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朝論渙散。不能保合者。實此人所致。公議不平。久而益甚。而迄未蒙顯斥。

故好惡不明。人心疑惑。請命罷職。以明好惡。鎮靖人心。明日諫院亦發。玉堂上
劄。上不允。

時珥謂仁弘曰。啓辭若稍過激。則必有延蔓之患。且起復事。置之疑信之間。不
可入於啓辭中。復不可追增語句。以起人惑。於是口占啓辭。且約同僚。使無延
及之患。而翌日仁弘啓辭稍過激。而且有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上問曰。
士類何人。仁弘請議于同僚。以啓。上曰。既爲啓辭。則自當知之。速爲回啓。仁
弘遽對。以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澈諸人。相與締結。以爲聲勢。窺占朝權云云。
珥謂仁弘曰。士類議論過激。故季涵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爲義謙也。季涵介士。
若以爲締結義謙。則冤枉極矣。且珥年前疏贊澈。今斥爲義謙之黨。則珥乃反
覆無狀之人。君須避嫌。爲澈分疏。然後珥可供職。仁弘難之。相爭移晷。屈意從
珥。避嫌曰。鄭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不至如尹斗壽等私相締結。而臣乃以爲
義謙之私黨。其失實甚矣。於是憲府當處置。珥曰。鄭澈與義謙。雖曰情厚。其氣
味心事。則迥然不同。仁弘只是倉卒間回啓失實。非有私意。當以請出仕。掌令
權克智。持平洪汝淳曰。義謙失志。澈常懷憤懣。安得謂之氣味心事不同乎。於
是克智汝淳避嫌曰。澈平日與義謙交厚。而自義謙失志。常懷不平。辭氣憤激。
其與相密。據此可知。鄭仁弘直據所聞。仰答。下問。初無大段所失。故欲以此
意啓請出仕。而同僚以仁弘所啓。爲失實。而反請出仕。請出雖同。其意則異。珥

與持平柳夢井亦避嫌曰。澈與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直介潔之士也。其氣
味心事。迥然不同。本非私黨。但澈之爲人。量狹。與人寡合。不肯苟從衆議。鄭仁
弘不能深察。倉卒回啓。言雖過實。非有一毫私意。欲以此請出。而權克智洪汝
淳。固執不從云云。答曰。澈若交結。則其心可知。人臣何敢乃爾。

時輦甚惡澈。恐珥引入要路。方欲擊去。正言尹承勳。承望風旨。欲論遞珥。同僚
柳夢井。南彥經。不從。遂避嫌啓曰。人之取友。必志同氣合。然後親密。既曰情厚。
則其氣味心事。豈有迥然不同之理乎。救解鄭澈。不得不爲此。不成說話。南彥
經。不辨是非。含糊兩可云云。珥等啓曰。昔者韓愈之於柳宗元。司馬光之於王
安石。蘇軾之於章惇。語其情厚。則無異兄弟。論其心事。則有若燕越。况今鄭澈。
是狷介寡合之士。與義謙情密。不至如上數子。近來論劾人物者。例必波及朋
儕。殊乏忠厚安靖氣像。臣等所劾。止於義謙而已。其論澈心事。雖或不同。無甚
大關。而議論紛紜云云。玉堂劄不分是非。請并出兩司。上答曰。含糊二字。方
可用於此劄矣。承勳當遞不當出。然姑從之。

承勳又啓曰。論澈一事。非尋常論議之比。曰是非。賢否判焉。所爭雖小。所關
甚大。李珥等之言。是則鄭仁弘之言。非也。豈可不辨是非。使國論未定。珥等避
嫌曰。士類疑澈愈深。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構兩間。使之展轉阻隔。澈固不是。而
指澈爲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爲公論。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之風。

旨爲趨附之計云云。玉堂并請出仕。而只遞承勳及珥等三人。上不從。諫院啓曰。尹承勳前後啓辭。直達所懷。言甚剴切。深得言事之體。李珥等既被其論。所當引咎。反加詆斥。輕侮言官。請並遞。答曰。承勳之心。自呈露於初避之啓。予不加威怒者。固出於寬弘之度。身爲臺憲之臣。顧不可斥而論之耶。玉堂并出之筭。含糊叵測。不成文理。儒生群聚之論。敢如此。是國家之所羞也。昨又欲遞忠直之臣。予用駭愕。予豈可不辨是非。一出一遞。徒爲點頭。爲書生所弄也。玉堂待罪啓。答曰。只遞承勳。以爲鎮定之計。則彼承勳亦當囿於人君度量之中。警惕其心。他日未必不爲忠信宏厚之人矣。未知何故并遞珥等。使不得爲國家乎。雖欲不起予疑。其可得乎。憲府又請遞珥。答曰。鄭澈之淺深姑舍是。敢爲自是己見。擊去李珥等。是誠何心。忠直之臣。爲輕躁者所擊去。而予若不發其肺肝。明諭而責之。惟頷之而已。則是所謂昏君。亦非爾等之所願也。憲府又啓臺諫被論。勢難在職。請加三思。上乃遞珥等。特命承勳爲新昌縣監。八月九月。持平崔永慶辭職不上來。疏略曰。當今國是靡定。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綱紀日墜。明以燭幾。威以鎮之。使偏黨之徒。不得肆其偏臆。責在臺臣。雖使古人處之。尙或其難。况如臣鈍愚無識。其可以當之乎。成渾謂李珥曰。崔孝元之疏何如。其人來則能補益時事乎。珥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鼎耳。蓋大鼎無學識尙客氣。議論頗偏。而永慶信其說故也。

九月。以李珥爲戶曹判書。初上問于大臣曰。度支未得其人。如有盡職如尹鉉者。則勿問爵秩。薦擬可也。大臣以李珥爲首薦。李憲國語人曰。叔獻陞秩可賀。但上欲得如尹鉉者。大臣乃以應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以鄭惟吉爲右議政。兩司劾遞。先是惟吉於李樛用事時。不能特立。頗有流徇之失。士論甚輕之。至是左右相闕。惟吉卜相。東人欲相李文馨。朴素立。李珥謂朴淳曰。李之邪朴之愚。若卜相。則相公豈免後世之譏議乎。如鄭林塘。雖有疵累。有才華風度。勝於時輩所推矣。不如保全林塘之爲愈也。次者金公貴榮。淳以爲然。惟吉遂拜相。憲府發論。詆惟吉。詔附權門。極其醜語。請遞。諫院亦欲隨發。珥不從。同僚固執。乃草啓曰。鄭惟吉於往日。實有難濯之疵累。其不合於具瞻之地者。人孰不知。第以四朝舊臣。有才華風度。臣等惜之。未敢輕論。今者公議已發。物情方激。三公非具僚之比。既被人言。不可冒處。請從公論。於是時輩譁然以爲啓辭回護。不直截。諫院遂避嫌。玉堂請遞。諫院。答曰。如此乏人之時。如新右相者。豈可易得。人惟求舊。其右相之謂乎。諫院是忠厚長者之言。而反目之回護。然既已被論。允之。石潭日記

李珥卒逝

李濟臣竄譎附

癸未正月。兵判李珥身病。出仕辭職。答曰。國家兵力。固不及於前朝。而昇平

百年兵政之弊久矣。予嘗隱憂，不得其人。卿欲更張改紀，前後眷眷，今能出奇運謀，革盡流弊，作為養兵之規，則於國家幸矣。癸未事

二月七日，北兵使李濟臣馳啓，奴酋尼湯介寇邊，先是尼湯介出入六鎮，我國假以官祿，接待優厚，至是鎮將待之失宜，尼湯介遂聚鄰部，乙其乃粟甫里等，連兵入寇，慶源府使金燧戰敗，賊連陷阿山、安原等堡。日錄癸未事

上引見三公，以吳沄、朴宣為助防將，領勇士八千先赴，以鄭彥信為都巡察使，李戡南兵使，金禹瑞防禦使。命以慶源府使金燧判官梁思毅，臬示陣前，以振軍律。

令京畿以下五道調兵赴北，時昇平日久，民不知兵，猝有是役，巷哭相聞，兵判李珥啓請，自願赴防六鎮者，滿三年，庶孽許通赴科，公私賤從良，兩司請勿舉行從之。

兩司啓曰：北兵使李濟臣，龔暴亢厲，處事顛倒，自守北門，專事威虐，列鎮離心，藩胡怨叛，其所以致今日之變者，實濟臣之所為也。陷城辱國之罪大矣，請拿處。答曰：李濟臣，何如是論之耶？須姑徐之。後十餘日，更請拿鞫從之。

以金禹瑞為北兵使。

後四日捷報入來。傳曰：李濟臣予固已料其如此，而衆皆非之，予亦不能自守。今既立功，拿來未穩，備邊司回啓，誠如上教，但都事已發，中路還止，亦為

顛倒，拿來後，睿斷如何。

時賊進圍訓戎鎮，穩城府使申礪與本鎮僉使申尙節力戰破之，斬賊五十餘級，金燧亦斬賊四十餘級，以自效。追至江外，濟臣遂遣將士金遇秋等入攻巢窟，焚勦幾盡，前後獻馘二百十五級。

宣傳官李克善為行刑，金燧到行營，濟臣以為大明律，凡死囚行刑，必過三日，乃留三日行之，時備邊司啓以金燧立功自効，雖不可贖罪，若不按鞫，遽行常刑，有未盡之意。上曰：廟堂規畫，多有顛倒，未嘗出一奇謀，決勝千里，猶切切焉，陷城之將，是營是救，李濟臣拿來後，傳曰：前罪棄以金燧等，不即行刑，減死照律。院啓曰：陷城辱國之罪，實在主將，濟臣無獨免之理，擅留標信，至於三日，方命廢法，請寢減死之命。上以濟臣有周旋策應之效，不允。日錄

時黨禍已極，濟臣特為時輩所嫉，竟竄江界。癸未十月，卒于麟山。州義配所，經筵官李友直請還給職牒。上命議大臣，大臣曰：李濟臣持身有清操，死後家無甌石之儲，且變起倉卒，而能率殘兵蕩賊巢，雖有差誤之罪，不可論以王律。

上曰：人臣苟有清節，雖大罪猶當曲赦，况其身已死者乎？命職牒還給。日錄

二月，諫院啓備邊司兵曹堂上近日建請，施措無一長策，率多苟且，請命推考。不從。後五日，兩司又啓，兵判李珥方在被論之中，詣闕待罪，輕蔑公論，請命推考。從之。癸未事

憲府啓。都承旨李海壽。近日所爲。多不厭人望。請遞從之。

上以李珥榻前所陳六條。下備局曰。此疏辭爲國之誠至矣。予亦有一言以蔽之曰。上自公卿。下至士夫。不爲關節簡請之私。則自可無爲而治矣。所謂任賢能。養軍民。足財用。固藩屏。備戰馬。明教化。皆在此。不然。良法美意。更無所施。而雖日更舊法。恐無其益。徒自勞矣。癸未

閏二月。李珥因朝講啓曰。臣欲陳所懷。而經筵則必講書。後啓事。殿坐日晏。請於燕閒之時。賜對。上允之。司諫權克智。掌令黃暹啓曰。李珥若有所達之事。則當於經筵進啓。今若無時請對。慮有後弊。上曰。爾等欲使君臣阻隔。心術可知。不意今者有如此之人。珥遂上疏乞免。上不許曰。今日政事後引見。日

攻珥之端始此日月錄

四月。憲府啓。禮判鄭澈。嗜酒失儀。前日昇擢。尙多人議。曾未半歲。遽超宗伯。物情未便。請改正。不允。癸未

上答李珥陳弊疏曰。予偶閱卿年前上疏。而今卿疏適來。前後惓惓。深嘉卿不忘庸君之孤忠也。國事賢大臣自當任之。南行爲臺諫事。既往之事。猶不可追。一之已甚。寧忍再誤。貢案事。議于朝廷。則其論不一。故不敢輕改。設使改定。當此多事之時。似難並舉。軍籍事。本曹已承命。惟在卿設施如何。省州縣事。果出於寡昧輕淺之意。而恐貽他弊。不敢自是變更。卿勸請不已。當試之。久任監司。

難於創設。遲疑到今。此亦當從卿策。先以兩南試之。庶孽許通事。事變之時。因

卿獻策。卽命施行。而言者論之。更當問于備邊司。商議舉行。癸未

慶安令瑤請面對。力陳朝廷不靖。東西分黨。政出多門。柳成龍。李潑。金孝元。金

應南。以東人之魁。多有專擅之跡。請加裁抑。兩司論瑤。譴張無據之說。欲啓網

打之漸。請命罷職。不允。上

四月。答叅知成渾辭職疏曰。日氣和暖。爾須調理上來。臥而謀猷。亦何所妨。况

今兵判。乃爾之故友也。予今擢爾爲叅知。豈無其意。於是渾詣闕辭職。特授吏

議。且賜銀帶。渾又疏辭。答曰。禮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人君所賜之物。爾

當服而拜辭。於禮有得。上

五月。全羅監司金命元辭職。因薦全州府尹沈義謙。智慮長遠。曾爲本道監司。

熟知弊癘。請移授監司。上曰。自薦其代。偃然狀啓。此非藩臣所當爲。殊無忌

憚。於是兩司啓請罷職。上曰。此習必有後日。藩臣跋扈之漸。當鞫問其情。第

今南方防禦方緊。姑置之。後因臺啓。拿推。上

時北胡久圍鍾城。邊報日急。令五部各坊香徒。抄出能射人。

時抄發射手。而官無戰馬。難以猝辦。李珥懲乙卯戰士之掠馬。深以階亂爲憂。募所抄老孱。從願納馬。以給應赴者。而應募之有無。不能預料。乃先下令而募之。於是納者雲集。而戰士行急。不可緩期。且啓且頌。上卽允之。行者以得馬

為幸。留者以免防為喜。公私便之。時論指為專擅權柄。粟谷時抄出能射。國內擾擾。兵曹及五部色吏香徒有司。乘時作弊。必用綿布五六疋圖免。怨聲載路。抄出人先運從自願。給保三人。以防民為之。或以馬疋。或以綿布。後運以結綵。為保亦如之。吏緣為奸。市里蕭然。癸甲六月。李珥上疏辭職。答曰。卿之心事。予已知之。眾口之咻。不足與較。但當不顧其他。與予為國事而已。同上

諫院又論庶孽許通事。同上兩司論珥。承召詣闕。只入內曹咫尺之地。終不詣政院。以承上教。慢君罪大。請罷。初。上欲議邊事。時有命招兵曹堂上。珥到內兵曹。稱疾不進。上遣內醫看病。令退去調理。於是兩司論之累日。珥遂連進六疏辭職。上慰諭甚至。三公亦請敦諭出仕。上教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僅有。卿不聞向者之教乎。余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鬼神亮知之。珥乃出。肅啓曰。夫擅兵權慢君。上乃人臣之一罪。頃日大臣。為臣分疏。猶不敢以彈章為過。當臣之負罪至此。益驗律之以無君。而恬不動念。晏然出仕。則實非人臣之義也。臺諫之停啓以久。未蒙允。且以臣為非全然無耻者。必知所以自處故也。臣若幸。上之優容。偃然從政。則從前屢疏。只是固寵之計。而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臣負此極罪。而處主兵之地。號令將士。則四方聞之。必將以擅

權驕君為細愆。薄過矣。請舉臣罪。咨問左右及諸大夫。使之稱量輕重。如以為可貴。則臣雖未安。敢不黽勉隨行乎。如以為實犯。則雖加流放竄逐。臣實甘心。答曰。在卿自處。雖當如是。予若詢問。是未免一毫疑卿。頃日臺言。本不近似。不足為辨。行狀癸未

持平李景燦啓曰。今見李珥啓辭。拈出頃日本府所論八字。謂大臣不以彈章過重為咎。呂誨先見之明。竊議者多。唐介評直之罪。臣實當之。

於是三司並發。大諫宋應澂。正言鄭淑男。獻納柳永慶。大憲李瑩。執義洪汝諄。掌令李徵。副學權德輿。典翰許錡等。啓以。李珥驟躋崇班。當國重任。宜加畏慎。盡心供職。而軍政重事。先行後聞。既入內曹。終不承命。跡其所犯。顯有專擅慢君之罪。臺諫據事論劾。在所不已。為珥者反已省愆之不暇。而先自疑忌。深懷忿怨。必欲以臺諫歸諸虛捏之地。欲詢諸左右及諸大夫。稱量輕重。有若決其勝負者然。自是強辨脅制言者。其蔑臺諫輕公論甚矣。請罷職。不允。同上副學權德輿。直學許葑等。疏略曰。兵判李珥。以文墨發身。躡取崇班。執拗自用。違拂人情。則公論之發。烏可已乎。姑以近日事言之。大小稟命。斯乃臣子之職。而咫尺殿陛。納馬之令。先行後啓。此則近於擅國柄也。出入自如。未聞沈痼之疾。而驕蹇君命。身到內曹。不詣政院。此則涉於慢君父也。臺諫請罷。固其所也。所當引罪省愆之不暇。乃欲以去就爭之。閃弄筆舌。力戰公論。一則曰積

忤時論。二則曰詢問左右。悲辭苦語。以動聖聽。視一世為無人。而弄臺諫於掌股之間。其蔑公論為如何哉。范曄所謂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者。殆近之。或以珥擬諸王安石。安石之文章節行。豈珥之比乎。然安石之驕蹇慢上。珥有之。安石之固寵要君。珥有之。安石之揮斥言者。珥有之。竊恐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也。

先時朴謹元宋應澂許筠。皆曾為珥所斥。三憾合勢。助之者衆。醞釀積久。至此而發。至有御下蔽上。其志將欲何為等語。狀行上以手教下大臣曰。近因李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比之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也。蓋以珥自前裁抑新進。惡其趨時黨附。屢為陳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所失。乘時造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君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機務間。未及為之耳。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遞罷者之為耶。臺諫身任公論。若陰濟己私。以為排擯傾陷之計。則烏在其臺諫之道。分別淑慝。其在今日。卿等不宜含糊不辨。大抵朝臣朋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能辨別。則將置國事於何地耶。狀行兩司以傳教未安。引嫌辭職不許。退待。癸甲日錄

命革罷吏曹郎官薦望規式。蓋慶安令瑤之言動之也。同上傳于三公曰。李珥萬無出仕之理。兵務甚劇。姑遞其職。以安其心。何如。領相朴淳議。李珥豈終不仕。然姑遞宜當。左相金貴榮議。兵務方急。遞之為當。右相鄭芝衍議。珥終不出仕。則不得不遞。然此後事。自上下平心處之。臣之所憂。非但為朝廷欲為珥保全名。答曰。兵判可遞。李珥已陷於誤國小人矣。豈有所謂令名哉。右相之議。何其迂也。其心所在。予殊未測。予雖暗君。不屑與小人同事。嗟乎。珥其好歸鄉閭。高臥白雲。誰得羈繫哉。答權德輿等啓曰。李珥既為小人。論小人者。豈為小人。如權德輿與洪進。常贊李珥之忠直。贊譽小人者。未知其身。即為何如人之歸耶。洪進斗筲。固不足責。德輿年老之人。憫附新進。目珥小人。此非前後反覆者耶。至於許通事。金瞻前於經筵。啓之。今若律之以變亂成憲。則瞻為謀首。珥為隨從。何乃以瞻論珥也哉。癸未記事時北胡作亂。朝野洶洶。叅贊鄭彥信為巡察使出征。李珥調兵運糧。專任其責。志大才疎。更張無漸。以納戰馬。運糧鐵嶺者。為庶孽許通之法。三司交章論其不可。劄辭多有過激。亦有不近人情之言。珥上劄自明。訐詆三司。以激公論。公論奮發。攻之不遺餘力。珥辭職出郊。掛錄時募庶孽入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諒。貴人弟以木綿買粟于塞上。監司李陽元。以為募粟之策。專為移粟而發。今公諒買塞上之穀。與募粟本意相左。上即

命削之。時貴人方專寵而不得爭。涪溪記開兩司停論李珣。珣留京待命。至是船發向坡山。癸甲日錄以沈守慶為兵判。同上

諫院劄論權德輿等三人。顯示揮斥未安之意。德輿呈辭。即遞洪渾。差成渾于

孝陵獻官。渾頗不平。人言亦甚囂囂。同上

七月。特以金誠一為羅州牧。以前日御史時。謬褒金燧也。

答憲府劄曰。李珣已遞。其不快乎。已往之事。不須追論。同上

傳曰。當此事變。兵判沈守慶。雖有才智。但恨衰老。依祖宗朝例。限北方平定

間。領相朴淳兼兵判。同上

鄭熙績言於講筵曰。李珣始為僧。時議停舉。沈義謙解之。而厥後發身。皆義謙

之力也。如臣狂悖之人。用之必聞所未聞之言。洪迪曰。商鞅因景監見。李珣因

義謙見。抑又何異。上曰。李珣不過為誤國小人。我不過為輕妄主。汝等爭此

事。能執尼湯介乎。癸甲日錄

護軍成渾辭職。因論李珣事。答曰。疏辭忠憤激烈。如使奸邪聞之。足破其膽。

信乎。君子一言。為國輕重。傳于三公。曰。排擯李珣。誰所為。朋奸之類。又誰耶。卞

別以啓。領相朴淳。極陳珣忘身詢國。當初不遞。臺諫為非。且曰。宋應既許。符與

珣有嫌。上曰。珣果小人乎。左相金貴榮曰。知人固難。珣之心術。未能的知。不

可輕以小人目之。亦不能以君子譽之。成渾疏欲探言根而罪之。若然則雖權

奸當國。無能言者。渾亦貽譏於後世矣。朴淳以攻珣者。比之李芑。而歸罪銓郎。

貴榮曰。東西說近日稍定。李珣辭免。又成紛紛。紛紛又幾定。而成渾上疏。又成

紛紛。是階亂也。淳言必稱叔獻。貴榮曰。叔獻乃珣字也。淳曰。妄發。上曰。無妨。

癸甲日錄

行狀合錄

下教政院曰。安危大臣在。左相金貴榮。憚於甲是乙非。乃敢為依阿苟容之態。

若不知賢邪。則是不智。知而不直啓。則是不忠。其何以在具瞻之地。都承旨朴

謹元等啓曰。金貴榮。心知士林無他。不可加以罪。故力為救解。其辭雖不明

快。主意則可見。近者天威方震。士類孤危。莫保朝夕。貴榮如以依阿苟容為心。

則承順。上旨之不暇。而乃欲依阿苟容於孤危之士類乎。大臣平昔之所倚

重。而一言忤。旨。嚴譴至此。國事將自此而去矣。且三司公論所在。國家所恃

以為元氣者也。自非權奸當國。指嗾為之。而論議之發。不謀而同。則謂之非公

論可乎。成渾疏中許多說話。非但主意偏係。或以為挾怨。或以為附會。或以為

朋讒。奇中。或以為巧設機關。眩亂熒惑。至欲加罪言者。而舉朝廷目之以邪。空

國之禍。不日而起。一言喪邦。正謂此也。不亦慘乎。答曰。觀此啓辭。可謂指東答

西也。左相之心。路人所知。夫是非之心。人之良知。根於天性。身為大臣。乃以不

知對之。嗟乎。人主置相。豈但以不知二字。使其為平生相業而止哉。其可以不

知數語。自足以為高風勁節也。耶。苟如此。人主自任聰明足矣。將焉用彼相哉。噫。以暗主而遇不知之相。是猶瞽而借盲之視。欲正天下之色。將見相率顛隤。莫之救以死也。癸未記事

大諫宋應澆。疏略曰。李珣本一緇髡也。斷其至親。得罪人倫。若論其罪。先儒固有定論。化身還俗。豢養權門。初選上舍。館中多士。不許謁聖。賴沈通源遣其子鏘。奔走先後。乃得行之。及其出身。為沈義謙所薦拔。得踐清顯。結為腹心。死生以之。中間自稱向學。文之以詞藻。自附於當時所謂士類。如朴淳輩。作為死生之交。密締肝肺。主張時議。李浚慶鄭大年。先朝耆舊。金鸞祥乙已遺直。不附義謙。皆被顯斥。朝廷命令。出於義謙與淳。珣雖山野自處。實為謀主。表裡相濟。是則義謙於珣。渾有難忘之恩。珣於義謙。有聲勢相援之力。珣也敢以疎野之態。出沒山林之間。有若難進者然。故名譽虛隆。人多信惑。於是出處進退。動引前賢。自以為特立當世。超然於是非之外。故義謙之見棄於清議也。珣雖懷憤懣。似不關涉。姑退田野。坐觀時勢。攘臂倡言。以調劑保合之說。簧鼓一世。為之陳說。以及義謙之短。兼舉金孝元之長。以求至公之名。下誣當世上欺。殿下嗚呼。衆心難誣。鬼神難欺。珣之胸臆。國人已見其肺肝矣。外為調劑之說。實售傾陷之謀。始則倡兩非之說。次則分疏義謙。至曰義謙向善。別無罪惡。終則曰與鄭澈迥然不同。前後論義謙。三變其說。其心可知也。其在鄉里。亦不曾以廉

恥自守。列邑賂遺。輻湊其門。射利爭財。不遺餘力。海澤之利。官船之稅。無所不占。至於舊都公署。代名受出。僉知奉新世耕之地。非理抑奪。至於其兄。打殺訛奴。而官不得聞。為大諫赴召之時。公然受穀百石於所經之邑。輸送本家。遠近傳笑。唾罵盈路。而朴淳乃交口稱譽。矯誣殿下。其意固不可測也。忌克自用。誣上行私。巨細機務。必逞私智。當國半載。怨及蒼生。主銓一歲。濁亂仕路。真所謂賣國之奸。而朴淳終始扶護。咫尺天威。反覆贊揚。至以備邊司同事。然後始得相知。為辭使其言若出於至公。今於榻前。舉臣姓名。不為避嫌云。臣之於珣。初無恩怨。亦不聞珣言臣之過。而顯被指斥。意或臣欲論朴淳之說。落於珣之耳也。至於成渾等。為朴淳等所薦揚。實與義謙世篤親厚。又與朴淳交契深密。於珣則情踰骨肉。渾惟知有此三人。而不知有公論。故凡珣等之所論。渾必不辨黑白。舉以為是。平日議論。如出一口。曩者疏中。歷詆卿相。盡為流俗。欲倚任一人。其意蓋在淳與珣也。三司乃備顧問。寄耳目之地。優禮崇獎。以為國家之命脈。而渾是何人。自負山野之名。敢行黨比之謀。乃以三司比諸商英尹穡。頃者慶安令瑤。面對之事。流聞皆以為珣等所喉。大抵此輩。只知死黨之心。而不復知有殿下云云。癸未記事。千言多不盡錄。

時應澆朝回。出彈文。示其甥申欽。十八年曰。於爾意何如。欽覽竟徐對曰。李某負當世重望。緇髡等語。似已甚耳。應澆默然。羣從譁然。欽之見擯於東人。始此。象村

於^狀是憲府啓大憲李堅執義洪汝厚掌令李曰頃日論兵曹事。初不過隨失糾正。而輾轉相仍。觸忤相公。至於來自草野者。亦欲陳疏請罪。必欲盡去三司之人云云。

獻納柳永慶。正言李澍避嫌啓意。與應漑相表裏。司諫成洛。正言黃廷式處置。啓請出兩司。因略斥珥渾淳三人。而辭多緩頰。癸甲日記

玉堂筭論朴淳李珥成渾。相為締結。救解西人之意。淳出江舍。渾歸坡州。兩司合啓曰。領相朴淳。本以斗筲之器。濟以文墨小技。用心邪回。行已狡暗。急於得失。不顧廉恥。常與沈義謙。結為心腹。朝廷施措。人物進退。一從義謙頤指。擅弄國柄。蓋有年矣。李珥成渾。亦是義謙門客昵友。共托死生。相為表裡。內憑戚里。外假虛譽。互相推挽。聲勢張皇。人皆側目。莫敢開口。惟李浚慶。常對人言曰。義謙雖極力薦淳。急急超陞。淳乃小器。終必誤國事。淳以此術之。極加詆毀。使之齎志而沒。金鸞祥為臺諫時。欲論淳死生之友。亦為淳所陷。坎軻而終。其志。自此居常怏怏。乃與珥輩。昏夜微服相從。所以謀陷士類。欲復義謙者。無所不至。斥士類以浮薄偏黨。喉人面對。教人陳疏。遂使 聖明浸潤。終不能無疑。

然後乘釁抵隙。欲售傾陷之計。榻前之啓。極其險巧。又喉成渾。使陳藏頭之說。極其陰慘。渾則請召大臣而問之。渾則以渾敢為至論。乃以應漑許筭。稱有嫌於珥。前後啓辭。機關甚險。欲去一時士類。盡陷坑塹。珥之用心行事。已盡於玉堂之筭。及宋應漑之啓辭。今不必更陳。上恃 聖寵。下蔑公論。變亂舊章。自是偏見。所以誤國病民。不一而足。加以持身不謹。恣行關節。多受賄賂。奪民田地。冒占公廨。至於防物納官。與販致利之事。無所不至。每以去就惟義之說。前後陳達。頃被人言。佯為退去。陰以啓達。請留之意。囑之於人。固寵要君。詭譎不正。身為兵官。值國多事。計慮籌畫。率多妄作。中外騷然。莫保朝夕。外寇不至。而邦本已搖。若如成渾。則自稱山林之人。身負重名。邊警乃急。而未嘗獻一策。出一計。但以一友被劾為憾。熒惑 聖聰。必欲網打一時之士類。而眇視一世之人。目之以流俗。其所以贊揚者。惟淳輩一二人。 聖上徵召雖勤。必待淳輩之折簡。而始來。然渾之為人。固不足責。若淳則方在首相之位。將使 宗社顛覆。請亟命罷職。

後數日。又條列淳十一罪。兩司及玉堂。連日論啓。不允。癸未記事

大司成金宇顛疏畧曰。李珥以儒學博識。遭遇明時。殿下傾心而倚任之。魚水一堂。計行言聽。惜乎其志大而才踈。量淺而意偏。蔽於所厚。滯於舊見。不能合一國之公論。以成天下之務。徒任一己之見。違拂舉國之情。章奏頻煩。不免

強辨設施輕疎。不厭人望。士類之心。始失望於珥。而亦非一人之私論。然珥之本心。豈有他哉。只欲安靖朝廷。而圖濟時事耳。但其意見。一有所偏。而其害至此。士類之心。蓋莫不知珥之本心。而初未嘗遽有攻擊之意。不意三司論議。漸成乖刺。彈章峻刻。殊駭聽聞。當初因其失誤。無情之事。而指以慢上擅權之罪。及其自處之辭。辭氣不服。而又加以固寵要君。揮斥公論之名。至以誤國小人目之。醜詆肆斥。此豈珥之本情。而烏足以服人心哉。蓋緣近來珥與士類。頗不相協。而怪鬼異論。紛然雖出乎其間。如頃日慶安副令面對之辭。輒指柳成龍等四人。為專擅而欲斥遠之。成龍等俱以清名雅望。取重士林。實帷幄之寶臣。瑤言一出。士類浸不自安。疑珥益深。而浮躁喜事之徒。又因事並起。始有攻擊之意。今茲之舉。亦豈出於士類之本心哉。亦緣成龍等既去。而臺閣無復有重望鎮物之人。故恣意排擊至此。至於成渾疏。則以舉朝皆為朋讒奇中。而不究士類之本心。以珥為被人中傷。而不原其失人心之所由。故應澂等之啓。愈出愈乖。至以渾為義謙之交。友敢行黨比之謀。噫。山野之人。或未曉朝議曲折。而徒懷憤世之心。其言固為失中。而其情亦豈可深咎乎。竊願殿下於珥則諒其本心。而知其疎謬之病。於三司則抑其浮躁。而察其士類之本情。開誠曉諭。坦懷無阻。不沮不挫。潛消鋒穎。則庶乎其可也。癸甲錄

於是兩司以疏中目之以浮躁引避。司諫李希得處置兩司啓曰。金宇顛所論

荒雜。或是或非。終無指一之論。指三司所論。反以浮躁目之。發此偏倚之說。不可以一人黨比之說。徑遞言官云云。癸甲錄

成均館輪次同知鄭澈。出賦題責蘭。儒生請解。澈曰。余以蘭為可恃兮。卷無實而容長。蓋指金宇顛不救李珥。癸甲錄

七月。上教曰。沈義謙相交之人。固不是矣。義謙登第五年陞堂上。癸亥黜李樸。亦涉不正。但以義謙為阱。而陷異己可乎。同上

府啓李培達居館之時。謀陷儕輩。作官之後。凌侮同列。安敏學本以不孝不悌之人。匿情行詐。趨時赴勢。才短應舉。而自以為不屑科第。口給毀人。而自以為好尚氣節。日以追逐權要。談論時政為事。始以才行取官。竟以勤幹超陞。物情莫不痛憤。請罷職。癸甲錄

特旨以金孝元為安岳郡守。權德輿為星州牧使。洪迪為長淵縣監。

八月。王子師傅河洛。上疏頌李珥成渾朴淳等曰。家髻遜荒。山人去國。惠好同車。氣像愁慘。聖上孤立。云云。都承旨朴謹元等啓曰。河洛與珥渾最親且厚。敢以不知珥之為人為說。極其緩頰。巧中上旨。其在鄉曲。射利敗義。脅制邑宰。疾害士類。人皆側目。且其疏末。亦多褻慢之說。繼此而起者。將不勝其紛紛云云。上曰。此啓何承旨起草乎。爾等欲杜塞人言。掩蔽予聰明乎。予雖昏庸。豈爾等所指教者。公論之在人。如水在地中。不必以臺諫而是。芻蕘而非。公論

在於朝廷則治不在於朝廷則亂此所以百世無善治今茲臺言人心不服義士奮袂將四面而起爾等雖竭力彌縫不可得矣癸未記事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六十二人上疏伸李珣受誣答曰觀此疏辭忠讜激烈爾等義氣如此予何憂國事政院啓曰儒生上疏之時私相指囑或教誘或脅制而不從者亦多憤其異己高聲呵叱迫逐紛拏執袂曳入明倫之堂爲一戰場或損徒削籍而後已士習悖亂至於此極自上反加褒獎云云上曰仕進承旨并出送又曰入直衛將權肇鄭復始差假承旨承旨朴謹元金悌甲李元翼成洛并遞以李杙李訥朴崇元柳永立金宇顛爲承旨癸甲日錄時李澍使其子光庭揚言于泮宮曰主張此論者終被赤族之禍拱辰不聽日錄

珥門下儒生海州朴汝龍京居俞泓子大進等擅入泮宮黜其異己驅率同類上疏上舍纔三十餘人云癸甲日錄太學生李廷友等上疏詆李珣成渾且言前日儒生皆彼親黨非公論云云一時三司之人分遣子弟威脅邪妄之徒上疏市井目之曰三司子弟疏日錄兩司論斥出政院之未安上答曰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等上疏極論之千載之下聞其風節尙不覺投袂興起今茲儒生目見朝論乖宜倡義陳章其忠肝義膽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

太學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以廢也自予卽位以來諸生疏豈無訐直而逆耳者而予未嘗一示不悅之色設使狂生之言或有過中猶不可待之如此况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挺高節者哉彼么麼數臣呢伏近密恣爲朋比杜絕人言掩蔽聰明乃敢目諸生以悖亂是欲踵黃潛善之所爲眞小人而無忌憚者余不卽舉流放竄逐之典將使魑魅之類騁鶩於昏夜已爲失刑爾兩司反爲伸救耶癸甲日錄幼學申礪上疏言李珣成渾之賢朴謹元金應南禹性傳洪渾金瞻金晬輩專擅朝權答曰爾弟礪有古良將之風爾又有此奇節一家并生忠義云云癸未記事全羅道儒生徐台壽等二百八十四人黃海道儒生李帶春等一百八十八人相繼上疏爲珣伸辨癸未記事帶春疏伸辨應澗疏中所誣且曰珣嘗言應澗爲人世濟其惡而又撤民家以葬其父云故應澗以此怨珣云云答曰忠義奮發可謂未死奸臣骨已寒安得若爾輩置之朝廷也癸未記事慶尙道儒生河沆弟洛陳疏數李珣五罪指爲誤國救李濟臣一也欲加稅二也欲量田籍三也書宋翰弼神主四也發明其罪五也答曰公事間顯然之事多有失實至以李珣不能辨析蔭字爲罪夫國家急務其在於蔭字註釋耶癸未記事

特以洪汝諄為昌平縣令。洪進為龍潭縣令。金瞻為知禮縣監。癸未記事答玉堂筍曰：領相為人，松筠節操，水月精神，有忠勇之道，清慎之德。雖然若謂之經綸之才，而視義謙之奸鬼，若將浼己，則予亦不敢。今爾夙懷忿疾之意，構捏無形之語云云。同上

湖南初試入格儒生。十六上疏舉金孝元等十一人名，其辭甚酷。以李珥成渾

朴淳為賢，答曰：當今義士風節遠邁漢宋。又上疏言前日疏儒柳拱辰等，盡為宋應澂侄韓演。成均博士所停舉。上命拿鞠演治，以懷奸逞私無君不道之罪。

邊士貞上疏斥三司甚慘。

鄭芝衍遺疏。入相

掌令鄭惟清獻納洪仁恕，停兩司啓。

以鄭惟吉為右相，鄭澈為禮判，李友直為大憲。

命招二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教曰：朝廷不靖，專由於沈義謙、金孝元欲遠竄何如。左右皆曰：當初分黨，雖由兩人，今皆外補，不干於朝，不必罪之。上曰：朴謹元、宋應澂許對三人，予知其奸遠竄何如。左右曰：雖有過越之言，不可以言獲罪。力為伸救。鄭澈進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命竄應澂于會寧，謹元于江界，許對于鍾城。以鍾城方被兵禍，移甲山。御筆親撰教文曰：儉人在位，朝著不靖，司寇失刑，國是靡定。爰舉流放之典，永為來世之監。謹元

應澂對等，以儉邪之性，挾斗筲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權衡，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迹已彰，尙稱公論，挾憾之蹤盡露，自謂貞方，事皆固蔽，言悉誕誣，忠良抑屈，惡已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追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尙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

特旨以李暨為長興府使，朴承任為昌原府使，金應南為濟州牧使。

九月，大諫金宇頤等啓略曰：昨者三竄責辭太重，夫此人等固有罪矣，然不過躁妄過越而已，刑罰不中，誠非國家之長計，推原本情，上恃聖明，有懷必達，何可深罪哉。若以朋比壅蔽為罪，則舉國皆知其冤，奈何不察諸大夫國人之同情，而取決於失勢怏怏，乘時陰陷之一言乎。請收三竄之命，金應南、殿下所嘗倚任而眷注也，罪名不彰，而信侵潤之譖，投諸魑魅之鄉。近日斥逐紛紜，名流殆盡，讒口抵隙，臺省一空，大非社稷之福也。請收金應南、濟州之命。答曰：國可亡，三奸斷不可貸。至於金應南，予果愛其勤幹信實，任之不疑，應澂乃奸邪之魁，而應南為此賊所贊，締結朋比，而近來以慶安請對，為李珥所嫉云。此必應南輩憤其直斥其名，做出邪說，授以濟州。於國失刑，於其身為幸。若能革面圖新，則他日未必不親寵也。癸未記事憲府亦上筍救三竄及補外諸人。癸甲日錄

修撰金弘敏辭職疏。攻珥渾淳等。答曰：觀此上疏，只是謄寫三司啓辭。弘敏亦郎僚邪黨之類，其言無足怪也。至於以珥為黨，以此說動予意乎？噫，苟君子也，不患其為黨，患其黨之小也。予亦法朱熹之說，願入於珥渾之黨也。自今以後，爾等以予為珥渾之黨可也。若詆斥珥渾者，則必罪無赦。癸未事

判敦寧李珥在坡州，上疏辭職。答曰：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為人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耶？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玉汝矣。今日之事，乃天所以獨厚於卿也。於卿何損焉？夫人言之諛謔，不滿一噴，何足介懷，安可遽出辭職之言乎？世已降矣，時已晚矣。鄭聲亂雅，傾陷成性，殺人之譖，亦及於曾參，則其母之不為投杼幸矣。卿不可不速來見予。癸未事

儒生朴濟疏論金貴榮。當初問辨是非，以不知對之。鄭芝衍斥賢黨惡，宋應漑許筭朴謹元，倡禍之鷹犬。金孝元徐仁元，金應南金瞻洪進，倡禍之指喉。李山海，外示忠厚，內藏陰兇。朴承任，妨賢李暨，妬賢疾能。金宇宏，陰險凶邪。金貴榮，阿諛苟容。洪渾，巧詐陰譎。洪汝諄，奸慝暴戾。鄭熙績，冥頑無識。禹性傳，陰險龕鄙。李景燾，誕妄邪毒。李徵兇，頑淺露。請并竄逐外補。且言翰林金信元，禹俊民，以李珥未及出城，奪其陪吏，進士俞大禎，公然大言曰：李珥成渾之頭，掛於北闕。然後是非可定。大禎乃謹元門客，韓餞奸兇子弟。金宇顒，雖似好學為善，亦

以其兄之故，未免誤入云。又指盧守慎，以變其舊志，附於奸黨。安敏學為清介，特立孝友篤行。上答曰：有懷必達，則有之，而其為辭說妄矣。姑置之。癸未事

朴濟嘗持刺往謁李滉，滉顰蹙曰：此人又來，遂辭不見。蓋其狀甚詭。嘗與金就礪精字而甚密，未久，謗之極口。謂許筭曰：汝不與而精絕交，吾當與汝絕交。筭答曰：吾與君初無交道，何有絕儕輩傳笑。春夏間，濟作疏，極道一時名士之美。柳成龍、金宇顒皆在其中。至是而有是疏。癸未事

特命成渾為吏議。

諫院筭論東西角立之源，又言鄭澈交搆生禍，無所不至。前後儒說皆自澈之風旨，實非公論云云。

諫院又啓，近來朝著不靖，持平李景燾不議同僚，自以己意，添入慢擅等語，以啓爭辨之端。掌令李徵，又下語過當。此兩人生事於前，而宋應漑、許筭、輕躁激發，再誤於後，致有今日之騷擾。今應漑等得罪過重，景燾等請并罷職。鄭澈本以剛偏忌克之人，失勢怏怏，交搆煽亂，必欲生禍搢紳，以逞私憾。請罷斥。答曰：是不過欲去鄭澈，而并及一二前臺諫情狀敗露，技窮術盡，欲歸罪於兩李。圖為自脫，其謀可哀。然此人既皆邪黨，依允鄭澈之清忠節義，真鵠班之一鶚。殿上之猛虎，若罪澈，是朱雲可斬。於是諫院引避曰：殿下以澈為清忠正直，至比於殿上之虎，當初締結義謙者，此人也。失勢怏怏，交搆搢紳者，此人也。李珥

之力為分疏。至與士類相角者亦為此人也云云。連日論啓皆不允。遂停啓。特拜李珣為吏判。時吏判有闕。叅判安自裕啓曰。判書必大臣薦。而今皆不薦。難於斟酌。上曰。李珣李山海皆可。當李珣為之。

以李海壽為大諫。鄭惟清獻納。李山甫執義。洪聖民副學。白惟咸副修撰。領相朴淳。三度呈辭。上慰諭備至。出仕肅拜。上筭辭職。

憲府請停刑韓戡。答曰。韓戡應澁之侄。為惡無忌。至於此極。宋家一門。是戾氣所鍾。若服其罪。猶可末減。不然。鞫未可已也。癸未

禮判鄭澈出仕。尹根壽為大司成。成泳為執義。癸未特拜李山甫承旨。宋翰弼稱加平學生。上疏論君子小人。請大用李珣成渾。李山海鄭澈鄭汝立。

癸未

十月。吏判李珣入京謝恩。引見。辭銓長及大提學。且曰。謹元應澁不可謂全無邪心。許筭輕妄喜事。才華可惜。非邪人。此三人得譴太重。其餘必皆疑懼。不自安。須從寬典。譬如十人作賊。三人獲重罪。七人晏然。於王政頗偏。且此人等雖放歸田里。豈能復為濁亂朝廷乎。且以同罪之人。三人獨得重罪。無一人願與之同受其罪者。可見無義氣也。又曰。非如權奸當朝之時。以為奸邪則不可。奸邪之人。探上意而巧中。彼知上意不回。而猶然固執。可知非奸邪。今之是西者。未必皆君子。是東者。未必皆小人。分別用之難矣。近來年少輩執朝權三十

餘年。物極則反。今當摠攬于上之時也。又曰。成渾若上來。則可以可否相濟。而此人豈能易致乎。當今人才眇然。文士中可用者。鄭汝立博學有才。但有凌厲之病矣。上曰。此豈可用乎。凡人不可徒取其名。必試用然後可知也。珣曰。鄭速可用。金宇顒可謂善人。而是非不明。韓戡狂妄。然至於置之死過矣。以無君不道責其招。所以不服也。上曰。謹元壅蔽猶趙高。戡則猶李斯也。珣曰。政院托以蒙準。不即納疏章。亦是舊例。非謹元創開。若不破舊例。則後必有謹元所為。又曰。主和平之論者。或以為前日三司之人皆可用。臣意朝廷一朝若並用此等人。則議論多岐。終無歸一之時。不可盡為復用。癸未特拜成渾為吏曹叅判。金宇顒吏議。安自裕大憲。上李珣成渾入來後。欲加罪禹性。傳鄭熙績。洪汝諄。金瞻等四人。辛應時。李海壽。洪聖民止之。珣又進言。必以三公秉權。可以濟事。如臺諫侍從。必稟裁於三公。上以為不可。又曰。前日書堂被抄人。必出入於大提學之家。而今則小臣不稱者為之。專不來見云。上曰。士夫相訪之事。朝廷何以命令乎。癸甲珣為吏判。以白惟咸為銓郎。專用西人。少無伸雪三竄之意。朝野大失望。未久珣卒逝。掛一鄭澈朴淳欲舍李純仁。而珣渾不聽。珣渾欲引用李潑兄弟。而澈以為引潑。乃以擠己。淳澈欲引徐益。而珣渾持難云。癸甲

十一月海州儒生朴樞疏略曰。所謂東人者。唯以害人為意。往者有人書右相姜士尙之門曰。率二子入于東。得右相人心之憤可見。金誠一參銓曹之權。激熾東西之議。倍甚於許對柳夢鶴許鏞徐仁元。自知才拙。不事科業。爭趨捷徑。欺世釣名。金瞻輩趨奉如父兄。同心同惡。是皆誤國之羣小。惡草之有根者也。禹性傳首出排斥之議。車馬盈門。夜以繼日。洪渾鄭熙績奔走指揮。李景燦李徵為其先鋒。而獨漏罪網。權德輿殿下責以付托。年少自退。未久首擬大諫。洪汝淳不能遂羅織之謀。見殿下牢拒。發悖戾不道之語。李友直易地則皆然。日錄

甲申正月十六日日錄吏曹判書李珥卒。以李山海代之。日錄

珥以蹶蹶孤蹤。獨承恩眷。專務調和。無論彼此。惟以收拾兩邊士類為先。而時輩皆布列臺閣。懷疑顧望。却立睨視。無意共事。珥歎曰。時輩之心。公者久久。觀我所為。必能明我赤心。無何忽感疾。易篲。行狀上聞訃哀痛。哭聲徹於外。窮鄉村氓。莫不號痛相吊。太學生及市民吏胥皆來哭奠。發引日。執炬而送。連亘數十里。計日居館儒生。或食素或食肉。乃損徒不食素者。太學生洪有慶等。通文四學。聚米備饌。東學則不與。自館擔持香饌。着白團領。左右分行。辟除路人。有若上疏時。有慶洪渾兄子也。不學無行。柳拱辰俞大進等。將上疏。有慶揚臂大言曰。

吾叔父之奸邪。吾已知之。拱辰等大加稱譽。推為掌議云。日錄柳成龍在嶺南。為親設壽席。宴具甚設。親戚多集。成龍忽不樂。罷宴。舉家莫測其故。成龍亦不自言。蓋其夕聞珥訃也。石室語錄

二月吏叅成渾辭職。答曰。頃失賢宰。寢不安席。方今共國政者。非卿而誰耶。勿遽為退去之計。時政錄

大憲鄭澈辭筭。答曰。自許孤忠。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勿辭。時政錄

持平黃赫劾直提學李純仁。素有物議。不合侍講。偷合取容。處心撓攘云云。蓋用淳澈之論也。上答曰。撓攘未定。指何事。赫退與執義丁胤福。掌令尹希吉等啓曰。純仁生疎。迺暗。性不曉事。善於趨時。以媒進取。物議唾鄙云。上又窮詰其由。胤福等以不能取信君父。避嫌。掌令許銘啓曰。純仁拙於處事。而巧於媒進。短於行己。而急於榮宦。不念事之是非。惟視己之利害。隨世炎涼。以為去就。初結趙瑗。又付李潑。至如李珥。乃其自少相善之友。而視其冷煖。以為向背云云。日錄

三月傳曰。沈喜壽。予初見。固不知其何如人也。但其言辭頗詭怪。夫言者心之聲。因其言可測其心矣。予於李珥身死之後。別無異待之事。而乃敢曰。待之之道。死生有異。想必自有其意云。是陰試予深淺也。又曰。李珥排眾論而用之。云。排之者。乃其奸臣構陷之邪說也。尚可曰。排眾論也乎。至於庶孽許通事。則

雖甚苟且。閱其祖宗田地。亡在朝夕。為是不得已之舉。珥豈知其身之早死。而為其庶子之所哉。今乃曰。人必以為其子之故。而設此納粟之法也。云。是泛托外人之說。實斥其所為也。至於夢見竄謫之臣。形諸吟咏。隱然書入。無非陰術也。於是政院啓曰。沈喜壽所達。非有他意。平日景慕李珥。誠心國事。不顧家計。身死之後。妻孥無依。常懷痛惜之意。庶幾自 上別示恩數。以酬其勞。而但言語輕率。不能裁度而已。少無他意。錄時政

領相朴淳啓曰。李珥誠心國事。盡瘁為期。不意身死。其愛君憂國之心。未得施設。誠可矜惻。似有追崇之典。傳曰。李珥予洞知其為人。自下更無所達之事。官至贊成。其品已極。追贈何關。但其妻子向坡州。又向海州云。令一路護送。永葬時。願護事。言于其道。上

中都承旨李友直言。李珥家咀呪事於筵中。修撰金權曰。如此之事。不可達於筵中也。即止。

李珥家有灼鼠木人之變。其門客或指為許錡家所為。或指為朴謹元家所為。或指為宋應澗家所為云。錄甲

金浦儒生洪弼臣等。上疏請為李珥追贈繼絕。不允。

咸鏡監司權克智。厚接許錡。憲府請推。汎稱以多接私行。錄甲

李陽元上年成渾之去。作詩云。歌罷紫芝成底事。牛溪處士走還山。以此見攻

太急云。上

郭士源堰訟

四宋翰弼附
士或作嗣

甲申四月。傳曰。居仁郭士源等。相訟交河作堰。士大夫多預其間。前者使之糾摘以啓。已經歲月。而寂無一言。主風紀者如此。他尙何說。斯速察啓事。言于憲府。憲府大憲鄭澈避嫌。錄甲

居仁等所訟堰。在交河地。而士源所持立案。有偽印之迹。士夫家入於兩邊者甚多。而士源乃宋翰弼姻家。李珥致力甚固。訟官不敢擅決。遲延幾十年。壬午年間。任說為判尹。言于完議曰。一時持公論者皆右士源。不可不從。庶尹金行。問為誰。說曰。吏判也。蓋指珥也。行曰。吏判非兼判尹。何能指揮本府。

大諫尹根壽避辭曰。臣與兄斗壽之名。騰於郭士源之口。以為居仁之邊。至告於憲府云。此所訟地。只聞其交河。而臣兄弟。則了無交涉。乃有此誣。是士源聽人指囑而然。又恐居仁同邊。有具惊者。專主此訟。而非理特甚。居在不遠。妄意其相知。而臣實不知具惊面目云云。錄甲

諫院以援引虛名。以助訟勢。而交河官推閱。又異於各人之招。時未歸一。不可遽為糾摘。請出鄭澈及尹根壽等。上

根壽又以被人輕賤。易於指目為辭。答曰。無兄而盜嫂。無婦翁而搗婦翁之說。

亦有之。殺人之名。及於一貫之聖。市虎之誣。至於三傳。則末世人心。何可盡言。卿宜安心就職。同上

上以士族黃有慶。不禁居仁冒濫。上言。不無知情之事。令刑曹鞠之。受刑一次。士源等供亦云。有慶不干。而猶加刑。諫院啓請停刑。請罷刑曹堂郎。答曰。士夫多與其間云。勿爲論啓。又答院啓曰。有慶身爲士大夫。而與奸細合謀。各樹其黨。爭田競利。乃以年老刑訊之所不能加者。二人對壘。而藏蹤密跡。劫脅訟官。此朝廷不可洗之恥。而未有一人抗言者。其與前朝林廉之時何異。爲其主者。當快殺其奴。以謝朝廷。而乃敢卵育老奸。縱其爲惡。此罪斷不可赦。同上

府啓朴崇元。乃黃有慶婦翁。不宜與聞其事。請遞承旨。同上
五月。工叅鄭彥智啓略。伏聞臣名在郭士源推案云。壬午春。臣爲左尹。居仁以士源僞造文記。既敗露。而刑曹掩覆。上言。啓下漢城府。還送刑曹。臣甥安敏學來懇勿移刑曹而不聽。士源以還送刑曹。謂臣專主。含怨入骨。至於搢紳之間。或偏聽士源。謂臣固執。蓋士源本一奸猾牟利之徒。而其子健婦翁宋翰弼。實同利一樣之人。翰弼兄弟假名士類。素與搢紳名流。交結親密。士大夫陷其奸術者亦多。士源之訟。藉此爲勢。恐動訟官。是非混亂。蔓延至此云云。答曰。今觀啓辭。予知其曲折矣。宋翰弼。庶孽宋祀連子翰弼乎。癸甲錄
刑曹照斷居仁士源等罪。以徒杖。上命改用全家徙邊之律。執義李裕仁等。

請罪具。郭健如居仁等。允之。大憲鄭澈議不合。裕仁等辭避曰。居仁而無具。悖則特一賤奴。安能攀附衣冠。以成鷓鴣張之計乎。士源以老奸。佐以郭健之連。姻得成強敵。士源而不以健子。則特一鄉猾。安能援引搢紳。以成眩亂之術乎。云云。鄭澈避辭曰。所謂援引聲勢者。非指郭健。正爲其妻父宋翰弼而發。翰弼常與一隊名士交遊。於臣亦爲遠族相知。如頃日鄭彥智所謂素與搢紳名流交結。藉此爲勢。恐動訟官者。此也。今李裕仁等。紹述彥智之論。以憤嫉翰弼之心。移怒郭健。兼疑搢紳助奸爲勢。凡士夫之知翰弼者。豈皆無識非理相干云云。

院啓請勿治郭健之罪。不允。

七月。傳曰。庶孽宋翰弼。締結名士。作爲三窟。與其婿郭健。爲士源謀主。非理好訟。凡士源之奸謀秘術。無不計畫而指導之。構陷搢紳。脅制訟官。凶狡陰譎之狀。極爲駭憤。今老奸巨慝。次第伏辜。而翰弼以鬼蜮奸魁。獨蛇脫而網漏。刑法掃地。將無以爲國。刑訊定罪事。言于刑曹。癸甲錄
於是辛應時等。以三窟之語避嫌。仍啓請勿治翰弼。不許。鄭澈辭概云。近與翰弼不相從遊。癸甲錄

己丑。因趙憲疏。特命囚翼弼等。詳己丑獄下
初安瑯家滅族之後。子孫微殘。孽孫安庭蘭。善文章。有才氣。爲吏文學官。官至

實同知。起訟呈法司。以翼弼吾家奴。依法使喚。小伸復讎之義。翼弼所知者。莫不驚憤。反欲治庭蘭之妖妄。庭蘭不顧死生。呈上言出遺書。以示訟官。訟官不得已。決給庭蘭。庭蘭率其族黨。掘祀連之塚。出其屍數其罪。以斧打碎屍骨。非欲為使喚。為此計也。掛一錄

監司裴三益。在臺省論事慎重。不以利害動其中。宋祀連誣告安塘家。其子孫抗憤庭訟。弱不能伸。人皆規避不斷。三益即決。輿情咸快。朝野僉載

甲申後時事

甲申五月。左相盧守愼。膺命入京。初守愼歸臥尙州。屢降敦召。辭病不至。至是始入來。上引見問今之朝廷如何。予之處置何如。對曰。自上禁止而強為之。皆自取也。上曰。朝臣當同寅協恭。而反為攻擊。致罪臣下。豈予所欲。又曰。朝政一以付卿。因問柳成龍治績。時為嶺伯對以剛明。上曰。如此人不易得。欲召還。癸甲錄

大憲鄭澈。劄言宋應漑等三人。必致死地。人心未安。請量移。答曰。此輩壞亂朝廷之罪。在法罔赦。而予不即舉兩觀之誅。投竄于外。使之安臥偃息。又治其黨與。志欲囿於度內。期使革面。其暗劣不斷。宜召天譴。時以早求言卿反以是為言。使奸邪生意。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予姑優容。不幸而出於他人之口。則予必有

處之道。癸甲錄

六月。副學金宇顒疏略曰。殿下有堯舜之明。而羣臣無寅協之美。各是己見。轉相非怨。而朝廷所以處之者。既為偏重。無以服人心。而又將有主張其說。號曰國是。鴟張氣勢。排抑正類。廢天下之公議。而任一己之私見。則主聽日壅。輿情日鬱。人人重足側立。而莫敢以一言相牴牾。臣恐此非治世之事。殿下至仁。每戒羣臣以同心和悅。宰相亦有以破東西一彼此為說者。聽其言則美。觀其行則繆。殿下豈知其布置同類。排擯異己。而氣燄之盛。已不可嚮邇者哉。讒口交馳。告訐成風。士類之稍有名字者。舉以奸黨目之。人人危懼。莫保朝夕。云云。答曰。金宇顒之為人。予知之久矣。其性固滯。言論異僻。大抵腐儒之言。不足責。姑置之。本職遞差。同上

鄭澈辭疏。以宇顒疏意。皆指其身。請博採羣議。以其罪罪之。答曰。勿辭。同上

大諫辛應時等劄。極論宇顒疏辭之非。且曰。專斥鄭澈。有如暗主在上。權奸擅柄。云云。答曰。所論十分正是。宇顒誠妄言。不足責。上月錄并

知禮縣監金瞻。軍威縣監權應時。醉酒相謔。瞻取軍威官舍雜物。送其縣。發向安東。應時作通文曰。賊人面縛無髻。體中年可四十。偷取官家什物。席捲而去。官力單薄。不能捕捉。到彼即捉。云云。安東倅俞大修。以為信然。傳報列邑。轉至忠清京畿。畿伯狀啓云。列邑振動。至於戒嚴。於是兩司請拿翰應時。至以罪犯

軍律為辭。上從之。應時杖一百奪告身。癸甲日錄

柳成龍為禮判。

乙酉四月。時事將變。鄭澈有不安之心。上疏辭職。上曰。紛紛鬼說。予亦不免。何況士大夫乎。卿當不與之較。副學金宇頤以疏批未安。疏辭答曰。昨日之批。泛論今時人心。予雖不淑。豈至目儒臣為鬼耶。勿辭。日錄

五月。二十日。義州牧使徐益。上疏論救朴淳。鄭澈。李山甫。朴漸等。且論鄭汝立。尊事李珥。嘗曰。栗谷真聖人。又遺珥書云。三竄雖定。巨奸尚在。巨奸指柳成龍也。珥死首為背叛云。因借人言。並及盧守愼等過失。且請釋宋應。溉許。對朴。謹元等。傳于政院曰。觀此上疏。詭誕恍惚。莫測。蓋予之所謂賢者。李珥成渾也。故攻此人者。必以為邪也。但柳成龍亦一君子。予以為雖謂之當今大賢可也。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服。豈有學識氣象如是。而乃為巨奸之理乎。何物膽大者。敢為如是之言耶。至於鄭汝立之為人。數次相接。似是使氣者。雖然。汝立亦具四體。安有以禮判指為巨奸之理乎。必無是理也。然汝立有通于李珥之書云。則徐益之言。似為有據。大抵人情紛紛。甚非美事。

政院回啓曰。益之心果為難測。汝立通書。未知虛的。巨奸尚在之說。設或有之。

非得耳聞於汝立。則何以知其成龍之為指而有此言乎。況以不近之說。又及於盧守愼。其眩亂自恣之缺。尤無不至。答曰。其疏辭頗為可疑。李珥雖賢。烏有聖人之理。而汝立謂之聖人。又以禮判云云。汝立若發此言。是天地間一妖物。甚可怪也。至於李山甫。雖質直。朴淳其才短矣。朴漸雖似謹厚。其學掃如。益乃妄自推譽。至以為用。前日手段。使言官並將結舌畏縮。不得彈論。設心險不可測。如此輩。安知他日不為生事於朝廷。是可慮也。時政錄

初。汝立見李珥。為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之禮。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論。珥既卒。汝立見時議漸變。諂附李潑。一日。上問李珥何如人。羣臣未及對。汝立極言其短。不遺餘力。上深思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立怒目而退。涪溪記聞

禮判柳成龍上疏辭職。答曰。若因此事退。則鬼輩彈冠。適足以成其志也。勿辭。諫院憲府并論徐益。請罷斥。不允。獻納金權避辭曰。前者三人既竄。李珥還朝。鄭汝立為珥計。則當以和平鎮定。使無失中。而其書有曰。一二儉人。雖已竄逐。巨奸尚握朝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焚坑之禍。迫在朝夕。至於後日。入侍筵中。則以不用前日三司。歸咎於李珥。詆斥毀謗。無所不至。益初在南中。汝立議論無不知之。所以憤憤有此論說。其意則和平。且言者不可深罪。僚議過中云云。答曰。親見其書。而出於汝立。詆斥李珥之前乎。後乎。回啓曰。臣目覩矣。出於詆

斥之後矣。答曰：益之論汝立之事，設或雖是，其他則真邪說也。爾之以爲主於和平，誤矣。既觀其書，更無可疑。然難測者人言也。蓋汝立之書，不近人情故也。

錄時政

弘文館筭論徐益上疏之非。答曰：益之爲人，予固疑龜厲之態。觀其辭章，陰謀詭秘，設心陰慘。一以救解同僚，一以排擯賢士。引攻擊之語，而脅制臺諫，使不得糾劾官邪。試死義之節，而恐動君父，俾不得辨別是非。陽陳和平之策，實逞胸臆之術。云云。因傳于政院曰：鄭汝立通書李珣之事，承旨有見之者乎。回啓曰：閭巷間有行言，而臣等無目覩者。且聞其後汝立有絕交書于李珣，而亦不得見之耳。同上

六月，李珣從子李景震疏略。臣聞鄭汝立，詆斥臣叔父李珣於筵中，驚怪自言曰：他人無足怪也。汝立必無是理。臣閱家書，得汝立所遺叔父書有曰：自從者慍于羣小，狼狽出闕，臥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欲披肝瀝血，極言奸人媚嫉誤國之狀。既已復思，則方以無狀見棄於君父。義不强顏以言，而復有成丈爲之上章。陳辨立雖不言，亦無恨矣。繼聞成丈亦遭讒謗，焚坑之禍，迫在朝夕。忠憤自激，方欲抗章旋聞。聖心改悟，如日中天。魑魅之屬，自將退伏。又有隱忍而止，以今觀之，二儉人雖見貶逐，巨奸尙握朝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不幸天不悔禍，則恐後日之憂，將有甚於今日云云。此乃癸未九月之書。珣還朝之後，又

有一書，吾君獨排衆議，至拔尊兄於衆惡之中，反爲冢宰，任之不疑。比誠漢

唐以來所未有之盛舉。凡在見聞，孰不感激。而立之有喜甚焉。去云：自茲云珣之沒，纔間一月，豈有絕交書乎。答曰：汝立所爲不近人情，故予以爲或出流言

後聞果非虛誣。且在我無可絕之道，則人雖絕之，有何傷乎。時政錄

汝立師事李珣，假托儒名，驟得重望。時議欲引置銓地，珣止之。既卒，汝立見東人勢張，反附東人，詆毀珣於筵中。李貴疏陳其反覆之狀。汝立自言：其後又有

絕交書，貴搜索箱篋，又得汝立一書，乃易簣前三日書。力攻東人，至有去草不去根，必有後患等語。貴又陳章上其書。上問于筵中曰：汝立貽李珣書，有親

見者乎。李德馨對曰：李貴臣之同里，嘗以此書示臣矣。上曰：然則汝立今之

邢恕也。汝立遂狼狽而遁。延平行狀

己酉六月，命放朴謹元。宋應灑許筭，時李珣卒踰年而三人猶在謫。領相盧守慎曰：三臣既竄，知與不知，皆以爲過當。雷霆無竟日之怒，願賜寬宥。上顧大

憲具鳳齡曰：三臣言珣巨奸，珣果奸乎。其直言之，對曰：珣雖不爲奸，固輕率人也。自是己見不聽人言。本心雖不誤國，使之爲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

守慎曰：珣喜人佞己。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

幾三竄，臣蒙放。紫海筆談

傳曰：宋應灑許筭，惟茲兩箇奸人，挾其宿憾，奮其詐謀。黨此先倡，誣斥賢士，躁

妄者從以和之。遂致朝野大亂。邦國杌隳。故加流放。使後日之為人臣懷私病國者知戒。第卿言之。命釋兩人。俾外方居生。日月錄曰六月因領相所啓命釋

七月。前成均博士鄭滌。上疏論時事。而有好惡不一。抑揚太過之語。傳曰。予初無好惡與愛憎。視羣臣如一家。李珣成渾。乃邦家之彥。舉朝廷所共推薦者也。故予推誠而責任之。非以偏私用之。及其流言作媒。狙擊轉成。回互辭說。陷之太甚。故予怒而斥之。若其數三輩之交結匪人。挾勢縱恣。尺童皆知。而國人所共嗤罵者也。至於今日。人言屢發。公論不可遏。則予安得以私之哉。是者是非者非之。此豈抑揚不一哉。近來紀綱不立。邪說充塞。陰試君心。慢侮無所忌。憚不任痛惋也。他日釀成敗國者。必鎮定之說誤之也。時政錄八月。兩司大憲李執義李裕仁掌令韓顯洪仁恕持平沈岱李論青陽君沈義謙前日植黨朋比。貽禍士林。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壺舉措。無不指揮。方居父喪。規為起復。假稱內旨。毒殺弟妻云云。請罷職。答曰。處一人之是非。初非難事。而緣茲朝廷紛拏。十年不決。其間所傷。何可量也。異哉。前古所未有。然若至加罪則不穩。交結某人。不可不使予知之。當初源頭。不明辨而定。故調亨鎮定之說。惑亂上下之心。終致醞釀誤國。此雖由廟堂無人。而豈非後車之明鑑乎。況身為諫官。理當直言。而畏懦不盡。責有所歸。然今日下問。非有他意。只欲

知之。以為他日處事之權度耳。蓋古所謂傷於虎者也。

於是兩司以義謙與朴淳鄭澈辛應時朴應男金繼輝尹斗壽根壽朴漸李海壽等。定為死生之交。窃弄國柄。箝制一世。李珣成渾亦以親戚之厚。素有交游之密。亦受其籠絡云云。時政錄

大諫李潑在外。入京肅謝啓曰。洪聖民具鳳齡。見稱於西人中。才華文學。亦為公朝之需。然皆是義謙親友。因以發身。獨不歷數。恐非人臣事君無隱之道云云。同上

生員李貴上疏。論臺諫欺罔。時三司始以珣渾為義謙黨。與書名黨籍。貴歷舉二賢被誣曲折。上章論辨。上答曰。爾言是矣。臺諫之并舉珣渾者。特出於偶然耳。夫以義謙為是者。乃邪論。而以珣渾為非者。亦非正論。故予曾有言曰。若以為是也。與其非者而是之。若以為非也。與其是者而非之。此乃偏黨險陂者之所言矣。於是李貴再疏。答曰。知道。日默齋

於是李潑避嫌啓曰。李珣性質疎通。才高學博。有一心為國之誠。成渾動引前賢聲望之隆。又非珣之比。及其再入之後。國事日至於濁亂。平生憂國之心。轉成誤國之計。珣死之後。淳澈主論。甲申一年。淆亂尤甚。臣與珣渾。平日交道最厚。比金宇顛。鄭汝立諸人尤甚。嘗以經濟許珣。道學推渾。公論重而私情輕。故舊可念。而國不可負也。每恨從前暗於知人云云。日錄

同知成渾。上疏自劾。黃海道儒生趙光珪等。疏訟李珥被誣。李潑反覆。上同。九月沈義謙事始。依允罷職。傳曰。青陽君沈義謙。以險諛之資。挾城社之勢。立黨朋比。擅弄國柄。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壺舉措。無不指揮。繫君父之手足。箝一世之公論。方居嚴父之喪。規為起復。毒殺其弟之妻。冒稱內旨。吹噓黨比之人。驟躋崇顯之列。所謂一時名為士類者。如朴淳。鄭澈。金繼輝。尹斗壽。尹根壽。朴應男。辛應時。李海壽之輩。相與定為死生之交。表裏相倚。聲勢相援。張皇氣焰。恣肆胸臆。邪說充塞。正論銷亡。如洪聖民。具鳳瑞之類。當初皆以義謙親友。因以發身。雖李珥成渾之為人。或以親戚之厚。或以交遊之密。亦受其籠絡。而莫之恥。是非顛錯。國勢杌隳。論其罪惡。合置重律。只罷其職。亦從末減。丙戌冬。公州教授趙憲。上疏極陳李珥成渾學術之正。忠國之誠。又斥時人妨賢誤國。歷指西人陰中被斥累萬言。上留中數旬不下。攻憲者皆以為憲科第拔身。素無學識。又不能詞章。今此陳疏。不過人囑而借手也。憲又上疏。極言朝臣朋比。汝立凶惡之狀。兼辨借手。傳曰。因求言陳再疏。良用可嘉。於是滿朝宰臣紛紜辭避。李潑金弘敏。上筭請辨。答曰。朝廷非訟庭也。錄日月憲疏有曰。臣竊聞鄭澈之與潑。父仲虎為玉堂同僚也。仲虎嘗以近思錄質問於澈。乃敢進講。潑浩於澈。宜執弟子禮。及潑之顯。乃敢凌澈。澈有長髯。潑也乘醉戲拔。澈即有詩曰。數箇長髯君拉去。老夫風采便蕭條。厥後對飲之際。潑有

悖慢之語。澈即不顧而唾潑之面。乃起。澈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之故而積成見鬼之車。

副學丁胤福等。上筭論趙憲謬妄。答曰。與其侈無窮之口舌。爭無益之是非。莫若反己而自省。以玉堂夜深呈筭。下教切責政院。錄時政

宋應洞。以趙憲論宋應。慨葬其父母時。借用隧道。錄時政上疏自辨。傳曰。自有公論。如何輒來紛爭。朝廷為訟場。本當罰治。姑不究。錄時政

十二月。領議政朴淳。以往浴溫井。在永川村家。上疏辭職。

丁亥三月。儒生趙光珪。李貴等。草疏累萬言。未果上。李景震以其名代呈。上留覽。傳曰。浮躁好進之徒。前日趨附義謙。一時納款於東人。倒戈以攻義謙。云者。指何人耶。事君無隱。古之道也。爾可悉數以對。仍命政院。招李貴問之。貴以文字不能詳悉。請面對。傳曰。倉卒如不能盡啓。姑退而書啓。於是李貴啓略曰。亡師李珥。平生赤心憂國。一忤時論。橫議百出。臣不計利害。惟以暴白珥之本心為志。小有發明。雖萬被誅戮。不避也。所謂浮躁好進者。白惟讓。盧植。宋言。愼李好閔。盧稷。若欲歷陳。豈止此數輩。趨附義謙而反攻者。朴謹元。宋應。澆。尹毅。中。此輩不足道。又有相識非珥之比者。李山海也。山海贈義謙詩曰。洛下春來重見札。山礪夜黑慣相迎。以識義謙為罪。則何不攻山海。而攻珥也。山海與珥自少故舊。而無一言救珥。此臣所大憾也。所謂奴顏婢膝者。鄭熙績也。臣非不

欲姑退詳啓而君言宿於家未安云云。時政錄時汝立雖去而東人之攻李珥益甚。李貴疏明其血誠。累累數萬言。疏入二十有六日。上命召貴詣政院。指疏中說話。問可以悉數以對。貴卽索紙筆。時承旨皆東人。欲誣貴以不解文字。故以禿筆給之。殆難成畫。有院吏在貴後。暗投一筆。貴遂取而書啓。上益嘉之。延平行狀吏判李山海啓曰。臣與沈義謙同直於玉堂書堂。非不久矣。不曾追逐。故甚被疎忌。常詆臣曰。李某非玉堂乃土堂也。然義謙待人甚厚。凡在同朝。無不欲相結。則心雖忌臣。豈不欲外示懇懃乎。躬到臣家。臣或諱而不見。臣適仕罷暮還。義謙伺候於臣家後洞山路而迎之。赴湖南伯。伴書追索別詩。其贈義謙之句吟咏之中。不無情外之辭。大概直述云云。答曰。予自詫得人。以爲國家之不至顛覆者。能用鄉等數人故耳。安可以一書生之言。有所疑阻。原其人之心迹。不過痛厥師之被誣於時輩。叫闐陳疏。亦無害也。默齋日記大諫李潑避辭曰。前日李珥書往復議論。始同而終異。今者李貴亦摺摭往復之書。顯被詆斥云云。答曰。大概人臣不可有反覆之態也。玉堂筭陳李珥是非。當俟百代公論。而李貴每以口舌爭之云。上答曰。鳥獸皆眠之時。中官振鈴。以爲邊報急事。擁衾而起。明燭而視。不過一張浪說。爾等雖如是。直言四面而起。其能一一沮遏乎。默齋日記

戊子正月。前縣監趙憲上疏。論及盧守愼。鄭惟吉。柳興李山海。權克禮。金應南。黨比病國。且論朴淳。鄭澈之賢。見棄遐荒。又論宋翼。弼徐起。俱有將帥才。傳曰。今見趙憲書。乃人妖也。天之譴告之深。不勝兢惕。此疏一下。所損甚多。予寧受過。已焚之矣。於是憲府請削去仕版。玉堂亦上筭。答曰。予雖不敏。固非一憲所動。渠亦豈可必其說之得行乎。祇其心術。政欲傳其疏辭也。予焚其疏。乃焚其心也。縷縷相較。恐反爲朝廷之羞。時政錄作戊子日錄作己丑正月戊子夏。公州提督趙憲上疏。家貧無資糧。不能詣闕。因監司請依例轉達。監司托謂疏中多違格不受。再疏三疏皆不受。時人疾之次骨。至於憲之素寓主人。曲加刑責。盧守愼嘗以穿山甲遺憲。喻以容默。憲不聽。又呈四疏。公州武人元祥者。不達于監司。而還棄憲家。至杖將疏校奴。憲又上五疏。備陳其狀。監司又不受。日錄十一月。趙憲上疏。請絕倭使。日錄己丑四月。憲又上萬言疏。白衣束索持斧待命。兩司啓請竄論之。到旬。不從。玉堂上筭。極口搆害。兩司論之。閱月。始依允。配吉州之嶺東驛。日錄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三終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四

宣祖朝故事

己丑鄭汝立之獄

東人己丑錄青點
西人己丑錄紅點

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密啓入來。是夜命三公六承旨禁府堂上入對。復命入直摠管及玉堂上下番皆入侍。獨檢閱李震吉勿入。以秘狀下示。乃安岳郡守李軻。載寧郡守朴忠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事也。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反爲魁。其同黨安岳趙球密告云云。於是分遣禁府都事于海西湖南。命下震吉于禁府。卽汝立甥也。時政錄
癸甲錄

汝立父希曾。世居全州南門外。初孕時其父夢見鄭仲夫。生時又如之。親舊來賀。而無喜色。年七八。與羣兒嬉。挫鵲雛從背至趾。希曾問曰。誰所爲也。一婢兒先答其由。希曾怒叱汝立。是夜兒父母出春。而兒獨宿。汝立刃刺其腹。兒父母還則血滿席。而兒斃矣。頓足號哭。鄰人會者如市。汝立隱于暗處。出曰。無恠也。此吾所爲。不小挫。聞者異之。或以爲惡將軍生。其父嘗爲縣。汝立時年十五六。一縣事擅斷自恣。官吏惟其言是聽。希曾咄咄而已。聚妻于金溝。因居。及登第。棄官歸讀書。以此名重一道。至以竹島先生稱之。性凶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

容。內外親戚無不爲仇敵。隣有士族女青年喪夫。財產頗饒。無意再嫁。汝立誣以戶下接強盜。言于縣囚其奴婢。乘夜強淫。竟以爲妾。混定錄

氣魄盛壯。論議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座稱歎。每言司馬公以魏紀年。真是直筆。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堯舜禹相傳。非聖人乎。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臨死一時之言。非聖賢通論。柳下惠何事非君。非聖之和者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非聖之亞者乎。弟子趙惟直辛汝成等曰。先生此等議論。古今儒賢所未道者。混定錄

初汝立數被譴旨。遁歸湖南。朝廷每擬清望。上終不許。汝立素有跋扈之志。及挫抑甚。叛謀益肆。乃假托講學。招聚無賴武士。僧徒雜於其中。見海西俗頑。曾有林居正之亂。求爲黃海都事不遂。與安岳人邊崇福朴延齡。海州人池涵斗等。潛相交結。

汝立博通雜術。知國家將有變。欲乘時作亂。與全州金溝泰仁。鄰邑之諸武士。及公私賤。通上下作契。名曰大同。每月十五日。齊會習射。曰六藝不可廢也。酒肉自家辦之。飛簡列邑。求請各物。丁亥倭變。全州府尹南彥經。請汝立計事。一號令間。軍皆聚會。無敢後者。汝立分部諸軍。各定領將。皆是大同契親切武士。賊退散軍。汝立令諸將曰。他日有變。汝等各領所部。一時來到。軍簿一件。汝立持歸。混定錄

全州李廷鸞。汝立世交。居隔鄰。獨極力排斥。泰仁金大立。汝立妻族。嘗於溪邊構小亭。汝立創書院于相望處。大立即撤其亭。人問其故。曰相距密邇。不得不相從也。靈巖白光勳。與其子振南。嘗寓京邸。汝立見振南英秀愛之。請留為學。光勳辭以道遠。人問之。光勳曰。師弟子不可不詳審於初。混定錄金大立戚侄宋侃。武人汝立屢請相見。侃見汝立與涵斗崇福延齡及四五僧通內外。日夜同處。大驚辭還。密言大立曰。吾以叔之毀溪亭。嘗為過矣。今日始知其不可及也。

古阜韓憬。受學汝立。九月至其家。見其無意講學。雜類出入。疑之不告而還。廢食飲不出門外。密語弟惕曰。不久大事出矣。

賊臣鄭汝立。博學強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踔厲風發。李珥奇其才。延譽之。遂躋清顯。名聲藉甚。珥卒。反毀之。上惡之。棄官歸全州。屢徵不起。武斷鄉曲。潛謀不軌。事發自殺。混定錄

汝立與池涵斗及僧義衍道潛雪清等。往海西歷覽。九月諸山。還至湖西。觀鷄龍山。題詩廢庵曰。客行南國遍。鷄岳眼初明。躍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葱蔥佳氣合。藹藹瑞雲生。戊己開亨運。何難致太平。先是有缺亡奠邑興之謠。汝立刻之玉版。令義衍置智異山石窟中。托以遊賞而得之。時邊崇福朴延齡等在座處。遂以汝立為應時之人。又有謠曰。桑生馬鬣。家主為王。汝立與義衍於後園。

混定錄剛桑皮填以馬鬣。日久皮合。招鄰人見之。戒勿出口而削之。於是民間盛傳云。

涵斗本名景涵。京城人。奸至親事覺。逃避改名。稍解文字。稱處士。嘗以汝立簡干謁守令。監司李洸。巡到順天。點兵丁喚仙亭。涵斗投刺不得。黃冠道服。乘驢以過。拿致庭下。以汝立書進。洸遂迎揖。待以物外高士。涵斗呈一詩曰。僻居海東。經傳纔通。那知今日。犯我相公。洸大加稱賞。嘗題詩長興文希凱壁上曰。窘中豆粥光猶記。何況今朝酒一壺。涵斗凡所遇諸人。必以其人手筆題姓名。居住年歲本貫于册子。名曰不忘錄。混定錄

義衍。雲峯民之子。自稱遼東人。徧行列邑。諸山曰。余在遼東。望東國有王氣。到漢陽則在湖南。到湖南則在全州南門外。日月錄

先數十年。天安私奴名吉三峯者。勇猛絕倫。為獷賊。官軍每襲捕輒逃脫。名聞國內。汝立使涵斗揚言於海西曰。吉三峯三山兄弟。領神兵。或入智異山。或入鷄龍山。又曰。鄭八龍神勇人。當為王。不久舉兵。八龍即汝立幼號。而不知情者。疑為別樣人。於是海西行言藉藉。以為湖南全州地。當有聖人作興。拯濟吾民。自此國家太平。愚民聞眩惑喧傳。朝野僉載汝立見機事頗泄。決計作變。乃陰部署約束。期以是年冬末。西南一時舉兵。直犯京師。海西九月山僧有相應者。僧義嚴訶其狀。密言于載寧郡守朴忠侃。忠

侃遲疑未敢發。安岳校生趙球嘗稱汝立弟子。多聚徒衆飲釀。蹤跡殊常。郡守李韞掩捕問狀。球知不可諱。盡以逆狀發告。韞以書招忠侃來會。以信川郡守韓應寅名士可以取信朝廷。乃以球詣信川。聯名狀報于監司韓準。密啓上變。於是上出御便殿。問諸臣。汝立何如人。領相柳堧。左相李山海。對以不知其爲人。右相鄭彥信對曰。但知其爲讀書人。不知其他也。上手擲其狀床下曰。讀書人所爲。乃若是乎。使承旨讀之。兇謀狼藉。左右咸縮頸汗背。大臣請分遣禁府都事宣傳官逮捕。柳堧請分遣討捕使。以備非常。上從之。

時李山海鄭彥信等秉鈞。李潑白惟讓等主論。營護汝立。以上變爲李珥門人所爲。彥信於榻前仰天笑曰。鄭汝立豈爲逆乎。又於翰廳大言。鄭大甫汝立字寧有爲逆之理。必斬告者可也。○李浩以汝立之逃竄。比之張儉亡命。松江年譜邊崇福一名淡。勇健絕倫。聞球告變。自安岳奔告汝立。四日半而至金溝。汝立遂乘夜逃竄。都事翌日馳襲不獲。於是都中震動。

己丑錄下初七日都事柳湛馳啓。到全州發兵圍捕鄭汝立。則汝立知機。已脫身逃竄矣。并時政錄初八日黃海道罪人等拿來。命於殿庭鞠之。領相柳堧。左相李山海。右相鄭彥信。判府事金貴榮等同鞠。

初九日兩司啓。李震吉削去史官。依啓。

十一日判敦寧鄭澈。自畿甸入來。肅拜後上密筭。乃措捕逆賊京城戒嚴事也。

答曰。益見卿忠節。當議處。

十四日命遣督捕御史丁允祐。李大海。鄭淑男等於三南。

十五日黃海道罪人李箕等。以汝立同謀。承服行刑。

十七日安岳水軍黃彥倫。方義臣等。承服行刑。

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馳到全州。時汝立與其子玉男及邊汜朴延齡之

子春龍。匿于鎮安竹島。縣監閔仁伯。領官軍跟捕圍住。見汝立等環坐巖石間。

仁伯欲生擒。諭以王命。戒官軍勿逼。汝立先以刃斫邊汜即死。又斫玉男及

春龍。不死仆地。因以劍柄植地。自就刃割頸。聲如牛吼。即死。遂獲其二尸及玉

男春龍。以來。海東野言十九日親鞠玉男春龍俱服。玉男時年十七。問汝家往來人。供曰。謀主吉三峯

也。古阜韓憬。泰仁宋侃。南原趙惟直。辛汝成。海西金世謙。朴延齡。李箕。李光秀。

朴杲。朴文長。邊崇福等十餘人。常來訪。池涵斗及僧義衍。不知其所來。涵斗常

在家間。衍僧日夜同處。延齡欲探京中消息。後仍往海西云云。皆就捕承服伏

誅。侃惟直汝成。不服而死。

玉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而兩肩有痣。如日月狀。汝立萌逆。蓋恃此子云。供曰。

吉三峯多力。如盤之石。以手攻破。問郎李恒福不能即書。玉男曰。何不以如盤

大石拳叩即破書之。

涵斗供曰。矣身拳叩盤石。四散如電。故為徒中之將。亂中雜錄

崇福在全州則曰邊溪。在東萊則曰白日昇。

二十七日磔汝立汜等尸于市。命百官序立。震吉不服杖斃。蓋與汝立書中有

主昏日甚等語。命斷以逆律。日月錄朝野記聞

權停禮受賀告。廟頒赦。百官加資級。

教書曰。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不道之誅。罪人斯得。茲當鯨鯢之戮。合霈雷雨之施。予以寡味之資。叨守艱大之業。常臨升載之淵谷。庶囿萬姓於陶甄。豈意逆賊之魁。乃出搢紳之列。賊臣鄭汝立。惡甚梟獍。毒逾蛇虺。囊橐詩書。有同莽賊之欺世。講張符讖。敢畜山童之陰謀。罔念卵育之恩。欲逞嘯聚之計。乃與邊汜。朴文長。朴延齡。金世謙。李光秀。李箕。朴應逢。方義信。黃彥倫等。相隨昏夜。已涉歲年。結沙門而騁妖。假玉函而惑眾。布凶隸於都下。謂武庫之可焚。遣術士於山中。睨檀基而欲據。矯旨以剪方伯。戕闔守。分符而擣畿。郊取江倉。奸計益深。禍機垂發。擬殺本兵之長。志欲何為。將揮犯闕之戈。事將叵測。在從臣而居群盜之首。混冠裳而懷楔狗之心。亂逆何代無。未有甚於此者。凡民罔不愍。皆得以誅之。縱失悖擘之伏辜。已快逆教之跪斬。肆將汝立等陵遲處死云云。於戲天網不漏。既正罔赦之刑。輿情共欣。式舉維新之典。大提學李陽元製

時宋翰弼往海西。變姓名自稱趙生員。日夜怨東人。痛入骨髓。鄭汝立博學多聞。聖賢書無所不讀。出入牛栗門下。兩公交口推薦為修撰。及西人矢志復投。入東人。李潑許之。汝立為人心術不正。愚而多氣。反攻李珥無所不至。西人痛疾。雖東人亦知其有後弊。或勸潑絕之。潑以為人才可惜。不聽。翰弼輩誘謂海西愚氓曰。全州聖人生焉。乃鄭修撰也。與吉三峯相知往來。而三峰日行三百里。勇智無雙。亦神人也。爾等若往謁。則官爵自至。校生邊崇福。朴延齡等若干人。信其言往謁。汝立款遇送之。於是朴忠侃馳往安岳。謂李韞曰。汝立叛謀已著。速圖之。韞拙者甚難之。又往信川。則韓應寅神者。知其幾飲酒佯醉。忠侃不得開口。如是者再。忠侃遂劫李韞。恐應寅報監司狀。啓則朝野震動。上聚大臣曰。予知汝立之為人。何至於為逆。左相鄭彥信微哂曰。豈有此事。雖然不可不拿。鞫雖西人皆曰。汝立心術則不正矣。豈有叛逆之理。時謀逆愚氓數人。黃海監司韓準。着枷上送。自上親鞫。則皆丐乞窮民。上笑曰。汝立雖叛。豈與此輩同謀乎。仍問曰。爾等為叛逆乎。曰。叛逆則不知也。欲為叛國也。又問叛國何意。曰。衣食有餘云。事狀不實。即欲放送。而苦待汝立之來。汝立亡命逃。至鎮安竹島別墅。自刎而死。崇福從其尸傍。亦刎死。桐巢錄曰。汝立方遊鎮安竹島寺。宣傳官與縣以亂撲殺之。

大禍乃起。西人雀躍。東人喪氣。上厭苦西人。依注李山海為吏判十年。西人

散在閒地。氣色蕭索。及起逆變之後。彈冠相賀。東人自退。西人居其位。報復私怨。無所忌憚。掛一錄

逆賊文書中有祭天文七張。列數君王。語極凶慘。翰聽不忍。上達。只以不忍見。不忍聞為啓。魯西集上震怒。凡平日崇獎汝立者。皆坐之。

二十八日。領議政柳璉卒。傳曰。大臣卒逝。不勝驚悼。因逆賊推翰。勤勞國事。失汝股肱。不勝痛心。

初汝立背叛李珥。阿附時論。反覆之狀。西人常懷痛憤。今為逆賊。西人無不雀躍相賀。且自甲申以後。西人為東人所攻。不容於朝者。凡五六年。積憤之餘。無識鬼蜮之輩。相與抵掌大喜。以為逆賊出於東人。自後東人無復有振起之路。

以汝立為陷穽。公然倡言曰。某乃某族。某是某友。於是不惟與逆賊親厚者。自以為必死。雖不知逆賊面目者。名為東人。則勿論朝士儒生。舉皆有疑懼之心。

氣像之愁慘。不忍見聞。梁千會適上京。首先上疏。混定錄十一月初二日。生員梁千會疏略曰。臣家在湖南。詳知賊情。當初自附於讀書

之流。李潑兄弟往來南中。與之相結。時李珥成渾。負重名。潑浩方共尊崇。故引而薦之。出入其門。珥沒之後。汝立首為倒戈。與潑等為擠陷忠賢之計。原其賊

之所以至此。亦有當路之臣。交通締結。聲勢相倚。故汝立身雖在外。遙執朝權。勢燄薰灼。惟意所欲。無復忌憚。於是陰勸用事之臣。力主推刷之議。使國內波

蕩。然後陰囑銓官之親切者。使圖海西佐幕之任。以為起事之計。所願不成。則

又囑奉使之臣。一時罷府尹判官。欲為乘虛作亂之計。而朝臣墮其術中。承望

風旨。初聞此變。專事營救。或以為李珥弟子。誣告生事。或以為汝立為人。忠貫

白日。至以韓準為非。惟其朝議如此。故權湛等。乃敢稽緩。捕捉踈漏。太學生欲

上疏營救。推翰之官。盤問不實。外言藉藉。億守招辭。京中相切往來者。非獨我

也。云則鄭彥信令速痛杖。略不省問。恐露端緒。一向掩覆。令逆賊之結為死友。

相為腹心。如李潑李浩白惟讓。同宗親密。如鄭彥信彥智者。猶且伴食中書。出

入經幄。揚揚如平日。門生親舊。方且囚禁。而獨於朝臣。晏然一無所問。是王法

獨行於踈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趙憲屢上封章。切摩貴近。原其本心。實出於忠

愛。而得罪投荒。若使逆賊之徒。甘心快意。其斷喪國脈。摧折士氣。亦已甚矣。宜

亟召還。以賞忠言。答曰。梁千會之抗章。嗚呼晚矣。大加嘉獎。混定錄竊意此疏。若出於逆賊未露之前。則可與趙憲相參。而當獄事。方張之日。諸累

惶怖之時。而遽發奇中告密之言。又從以自質曰。詳知賊情。既非君子之所為。自為身謀。亦妄矣。抑亦天禍士林。生此恠鬼輩。以啓日後翻覆之害耶。錄日月於是右相鄭彥信。上疏自明。辭委官曰。臣與逆賊。趣舍異路。年輩不敵。京鄉相

懸。其無過從之雅。國人所共知。答曰。儒生之言。何足缺焉。宜勿辭。龍洲集鄭彥錄合

吏判李陽元上疏辭職。擬汝立黃海都曰：與汝立平生不見面目。庶官注擬之際，只循舊例云云。答曰：卿則不然。千會之疏，乃臆度之說。予已知之。安心勿辭。初四日禮曹正郎白惟咸疏略曰：臣積戾辜恩，退伏田里。國有逆變，不敢寧居。收召魂魄，再入修門云云。仍陳推翰之官。盤問踈漏，臺諫循默之狀。及金宇顒李潑李浩輩，與逆賊交密，偏黨私護，佐郎金憑家在全州，與賊素相親密，營救於公朝。人心駭憤，主勢孤立，邪議橫流，賊魁雖誅，餘憂未艾云云。答曰：汝真白卿之子，果有後矣。汝之先卿，老而不忘君，左右於予，汝則以年少之人，敢為退在鄉曲。此則汝不及先卿矣。當此國危之時，自今以後，更勿去。予將用汝。此輩情狀，予亦盡得矣。己丑錄時政錄日月錄

惟咸仁傑之子，與從兄惟讓論議不同。是歲惟讓與三子駢首就戮。惟咸揚揚自得，不一言以救。後累年繫獄，終竄于邊。人以爲天道有知。濟溪記

傳曰：自變作之日，右相所爲多有未安者。然大臣之位，予何暴舉而形於辭色。自初推翰踈漏，予固已疑訝。千會之疏亦已晚矣。今反上疏以辨，辭語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目耶。下封書於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至曰悠悠時事，欲陳支離。又有可笑等語。如是而尙可謂之不親厚，不通書札，修飾許多辭說耶。身爲大臣，乃敢面瞞，予不勝痛憤。予非不知早發此等書，而念慮多也。豈計不及而不爲乎。予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此盡喪，尤爲痛甚。政院見之，膽

書還入。

初彥信陰囑宣傳官李用濬，往探汝立文書之時。盡去自家兄弟書札。而李以武夫不曉文字，只除去直書彥信之書。而所謂宗老信族老信等書，不去。魯西集

於是兩司啓。初七日曰：鄭彥智金字顒白惟讓，或以族屬，或以交友，或以聯姻，與賊俱有相厚之分。不可仍在朝列，請罷職。右議政鄭彥信，曾與逆賊有同宗相厚之分。通書問信，非一再，而身居台鼎。天日之下，敢以不通信飾詐。其欺罔君父，蔽護己罪之狀，昭不可掩。請命斥退。院啓則兼舉李潑李浩，并依啓。

初八日鄭澈拜右議政，爲委官。鄭彥信代成渾爲吏曹叅判。鄭彥智代崔滉爲大司憲。白惟咸爲獻納。

十一日惟咸劾遞兩司。

特竄金宇顒於會寧。傳曰：宇顒與汝立結爲心腹，朝廷之事無不相議。予之無心答說，亦皆伺聽臆度君心，潛通汝立，觀其情狀。有同鼠子。此人予知其反覆小人，而不料其情狀之至此。六鎮定配。

時宇顒兄宇宏。前大諫臨路送別，握手痛哭。宇顒顏色怡然。徐曰：兄過痛，余心不寧。卽就道到鐵嶺。值趙憲自北出來，憲曰：肅夫到此悔否。宇顒笑答曰：公論後世而定。豈可以一時之刑罰劫之耶。掛一錄

十二日鄭緝。汝立招以爲鄭彥信彥智洪宗祿鄭昌衍李潑李浩白惟讓等同

參謀逆將為內應并命拿親翰。

鄭澈啓曰朝紳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汝立乎時政錄

初李浩以舍人八月晦率妻子上京路出金溝汝立出餞於鍾鼎院酒半以酒

書盤露其叛謀浩失色驚起疾馳上京至公州車峴汝立遣人持兵要於路一作

帶十餘人浩適得武人林恂與其從子地垓兄弟同行騶從亦多不敢犯浩裁

書付奴納衣縫促兄登程欲待相議上變夜不能寢纔二日趙球上變潑即日

登途至參禮驛聞變日夜倍道至京獄事蔓延遂下獄甲錄混記聞癸

命彥信中道付處彥智江界宗祿龜城潑鍾城浩熙川惟讓富寧遠竄昌衍放

送彥智因臺啓時賊魁自殺又不得所謂吉三峯者諸賊所援雖多既失其本故其時論罪多

出於文書之中日月錄彥信置對初以門黜中以付處終以竄配李貴當時之一布衣抗言鄭政丞坐

與賊相知者甚冤不憚以身為質徒步往坡州力請成渾上疏救解事雖未果

可謂不黨之君子龍洲集碑時臺諫論彥信以欺罔成渾抵書於當路曰大臣以一言失實遽被重辟有損

王政宋朝未嘗殺一大臣仁厚可法其論遂寢牛溪論狀

潑配鍾城路遇安敏學語曰歸語季涵吾之負季涵多矣季涵不負吾他日地

下何面目相對失聲痛哭云混定錄緝臨刑大哭曰嗚我以多引人則汝可活今何殺我龍洲集

十二月初三日府啓行護軍洪汝諄陰險且巧縱恣無忌媚嫉陷害是其常性

到處陰刑戕殺人命其居官貪虐之狀難可勝言鄭彥信付處傳旨擅自增

減其情叵測請罷職不叙行護軍丁胤福前校理宋言慎與逆賊交厚前佐郎

金弘微極力推薦李震吉前縣監韓浚謙前佐郎朴承宗前著作鄭經世引進

震吉於史局而獄事未畢遽蒙叙命請還收答曰依啓洪汝諄事不允

獻納白惟咸劾洪汝諄不允汝諄女弟入內為嬪御也日月錄

初四日院啓水原府使洪可臣以逆賊交情素密與李潑兄弟互相推獎請罷

承文權知正字尹敬立素無名稱而叅史官薦請削去依啓

兩司合啓及第鄭彥信變作之初楊前面對之際已有營護逆賊之意及叅

翰之時亦有終始眩亂之跡至以推治元告為言欲使獄事稽緩請遠竄及第

任國老叅翰之時附會彥信多有營護逆賊之跡獄事踈漏亦由於此人請門

黜依啓彥信配南海

初七日趙憲擬典籍望傳曰不可輕易除職

初八日禮判柳成龍以名出於白惟讓之招他作名上疏自列答曰賊招何

干於卿。卿金玉佳士。卿之心志。可質白日。予之知之者久矣。傳曰。故執義李敬中。為吏郎。時當逆賊。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排之。不通清顯之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忠。不下古人。其追贈判書。賜美諡。

時上問筮臣曰。汝立凶逆。無一人知之乎。柳成龍曰。李敬中嘗塞其銓郎之薦。其時臺諫。反駁敬中矣。上遂命特贈。其時臺諫鄭仁弘。朴光玉。削爵。錄○月

仁弘遂與成龍有隙

初十日。傳于右相李山海曰。逆賊出於摺紳之間。此大變中之大不幸也。言官論劾交結人。則誠是矣。但近觀氣像。似有波及之漸。甚非予所喜。其或泛然相從。此人之常事也。若乘此機。或平日言論異同者。皆指以斥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卿可力止之。不聽。則面對即啓。周旋鎮靜。

持平黃赫避辭曰。自上下相臣之教。其欲鎮定之意至矣。今者逆賊。遽出於一時。所謂名流。其平昔締結推獎。助其聲勢。釀成此變者。揆以王法。自有其罪。言官舉所聞。次第論列。其波及之患。臣等亦嘗有慮。况四五年朝著不靖。收司之錄。一節深於一節。至於師友姻婭之親。并被中傷。皆扼腕而不敢言久矣。當此更化之時。孰敢以言論異同。乘時傾軋。以為自陷小人之覆轍也哉。其間如有貪虐大段無狀之人。則不得不隨罪按劾。臣欲陳達大司憲崔滉。答語不遜。待諸臣如郎吏云云。大憲崔滉。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礪。皆避嫌。蓋赫欲駁

洪汝諄。而滉不從也。上命遞赫。答滉避辭曰。赫之言。不過數行。而其心已露。

予安得不遞。錄時政

十二日。樂安校生宣弘福。招引李潑。李浩。李浹。白惟讓。又曰李震吉。得讖書於柳德

粹。善山府尹處。潑浩惟讓。再拿杖死。李浹德粹。亦死杖下。錄己丑

弘福臨刑曰。吾罪固當死。信聽永宣之言。陷無辜之人。愧恨奈何。蓋鄭澈使醫

員趙永宣。陰嗾弘福也。錄掛一

於是獄事大張。李彥吉尹起莘。柳宗智。并杖死。詳見下洪可臣。李渭濱。許鏜。朴宜

康。復誠。金昌一等。數十人。削黜禁錮。金榮一刑。二次削職。館學儒生。稍有名者

皆禁錮。錄掛一潑初發配。自上有脅從罔治之教。讒言罔極。禍燄滔天。潑汲兄弟。同死於杖。

浩追後拿來亦死。錄掛一

潑初與李廷鸞。囚在一間。潑謂廷鸞曰。知人難。此賊人所易知。而吾獨不知。可

挾吾目。君既為仇敵。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罪矣。廷鸞蒙宥。潑配鍾城。至是又出

於弘福之招。拿還。潑在獄。謂同繫者曰。吾悔不用趙憲之言。以此耳。蓋憲嘗

以不絕汝立。終有大禍戒之故也。以血書裾曰。妄交逆賊。禍及老母。南望痛哭。

地黑天蒼。混定錄惟讓與汝立書札。多有犯上不道之語。自上抹去其甚者。下于鞠廳。有曰。此

人猜忌狼懷。又有曰：此人少無人君之量云。上命斷以逆賊鄭澈曰：經幄出一汝立，已是大變。惟讓雖無狀，豈復爲汝立乎？上大怒，以大臣專權爲教。十四日，全羅道儒生丁巖壽等，應旨上疏，極言李山海、鄭彥信等前後誤國護賊之狀。又言韓孝純、李廷直、鄭介清、柳宗智、柳永立、柳成龍、李陽元、尹毅中、尹卓然、金應南、宋言慎、南彥經、李彥吉、曹大中、李弘老、李純仁、柳夢井、金弘微等之罪。又曰：前縣監羅士忱，與其子德明德、峻德潤，伸救汝立，以告者爲誣告。場中借述，與賊私語之跡，而又德明等使其從弟德顯、德憲等作亂多士之事。又曰：鄭仁弘與汝立情意甚篤，合爲一體。又曰：癸未三司之攻數賢也，有一臺臣念，上有不豫色，欲停論。洪汝諄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汝諄無君不道之罪。中外切齒云云。言語殊甚，張皇無章。

上震怒，召山海、成龍等慰諭之。命拿致巖壽及朴天挺、朴大鵬、任尹聖、金承緒、梁山龍、李慶男、金應會、柳思敬、柳漢等十人，下王獄。上曰：汝等如是詳知，何不早來上變。

傳曰：乘此逆變，敢肆構陷之計，捏造無形之語，陰陳邪譎之疏，賢相名卿，無不指斥，必欲空國而後已。原其設心，將欲何爲？必聽奸人指喉，的然無疑，拿鞠定罪。

時有賊家文書搜探時，益山郡守金穎男及奉使武人等，希時宰之意，謀出其

手蹟而火之。又姑爲緩捕，使賊避匿之說。巖壽等上疏。

臺諫累啓伸救，不從。館學儒生崔起南等疏救，略曰：此人等實出於討逆之義，而爲狂妄不中之論也。微有形跡，而過爲揣度者有之；涉於難信，而指爲必然者有之；情理之所不近，洛下之所未聞者，亦且十居一二。滿紙辭說，亦豈盡是不實，而惟其不實者如是，故并與其實者同歸不實之地。今此湖儒之疏，實殿下使之言也。既使之言，又從而罪之，則不幾於誘之陷於刑戮乎？竊聞李穆之於成廟，請烹大臣，徐崦之於明考，願斬佞臣，而未聞有加罪之舉。今茲巖壽之言，其正直切實，雖曰不及於二臣，而以殿下包容之量，獨不可取法先王乎？上優答從之。

十五日，趙憲放還中道，上疏。湖南儒生梁山疇、金光運上疏，皆指斥時宰。傳曰：此數人陳疏，盡斥朝臣，而獨贊右相鄭澈以下數人，自以爲直言，反露其情狀，可哂也。趙憲奸鬼，尙不畏戢，輕蔑朝廷，必將再踰摩天嶺耶？如此之人，不稟

上旨，沒汲收叙，吏曹判書洪聖民，遞差日月錄。憲常言汝立必爲逆，至是人問何以知之，憲曰：汝立常於榻前，頗有不好底辭氣。上曰：汝立多氣，不合近侍，熟視久之，汝立殊無惶色，及退沒階，又瞪目回視，此非逆賊乎？混定錄

上怒趙憲不已，謂憲前後疏出於宋翼弼兄弟指喉，命刑曹捉囚，窮推反主逃

躲之罪。

十六日左相李山海待罪。答曰。此乃奸人所囑。陰試予心。欲掃朝廷之計。不難知也。予欲得其人耳。但其言不足數。既已面諭。而如是啓之。是困我也。山海復陳筭。答曰。昨聞卿先出。心窃驚痛。其後見疏章。則有羅州奸賊數人。陰斥朝廷。而其意實在於卿。予不勝痛憤。卿忠慎寬厚。量如萬斛之船。有古大臣風。柳成龍學問純正。盡心國事。望之令人起敬。又才智超凡。實非俗儒及其萬一。予明知兩人爲國柱石。爲士林領袖。予平日素所倚重。而今奸人乘國有釁。必欲擊去。卿兩人視予爲嬰兒。弄於掌股之間。予不勝痛憤。必欲得其指喉之奸人而甘心焉。寧有過中之舉。他不暇顧也。

時三司請治辭連人。太學士李春英等。力主陳疏之議。吳允謙以爲。鞠獄非儒生所知。必欲陳疏。則當以明教化。使亂臣賊子知懼等語。爲主意。疏中略不舉辭連人姓名。識者以爲得體。年譜特以柳成龍爲吏判。權克禮爲禮判。

以吳希吉爲參奉。鄭雲龍爲王子師傅。

先是高敞人吳希吉。從學于汝立。及聞汝立詆斥李珥成渾。乃爲長書。列數汝立詭慝之狀而絕之。上得其書於汝立文書中。及見全羅監司所上汝立門徒被囚案。有希吉名。特命放釋曰。此必奇士。予欲官之。令政府議啓。上曰。丁

亥年間。奸黨充斥。邪說肆行。李珥成渾。爲其所擠。雖朝廷之上。無一人救珥渾而斥汝立者。希吉乃能於此時。貽書斥其心術。良用可嘉。不可不褒。遂除參奉。長城進士鄭雲龍。有鄉行。縣監李啓設學教士。邀雲龍爲師長。一日汝立移書於啓。要得祭需。徧及列邑。啓曰。吾其與此人無一日之雅。豈容致書求索。定數責徵。如上司號令乎。遂不答。以書示雲龍。雲龍曰。此人博學。李潑兄弟亟稱之。故一再見之。近聞居家處事多凶詭。今見此書益驗。不絕此人。必有後禍。遂以書并與李潑而絕之。至是。上得其書。下教褒獎。特除王子師傅。

庚寅二月。以朴忠侃爲刑曹叅判。李靉爲工曹叅判。韓應寅爲戶曹叅判。密告人李綏。姜應麒堂上。趙球拜正。閔仁伯爲禮曹叅議。因命并錄勳。忠侃請并錄推鞠諸臣。從之。於是錄平難功臣朴忠侃等二十二人。兩司論其太過。時政錄持平尹洞啓曰。先朝錄勳亦有改之於十年之後者。曷若正於厥初之爲愈哉。

時政錄鄭澈解委官。沈守慶拜相。仍爲委官。時政錄

十八日命罷領中樞盧守慎職。傳曰。盧守慎於甲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而乃以金宇頤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進。此無非奸賊之輩。披見其薦記。不覺髮豎。古今安有如此大臣乎。夫守令犯憲。乃坐舉主。此何等事。而爲臺諫者。袞如充耳。公論無也。此卿予所優待。而興亡所係。不得掩覆。朔廷從公議處置。

左議政鄭澈。右議政沈守慶回啓。伏覩 聖教。盧守慎事不勝驚悚。守慎蒙不世之遇。被無前之寵。所當盡心王室。爲國薦賢。而其所薦者。率多逆賊流輩。方邪議橫行。釀成逆豎聲勢之時。未嘗以一言禁戒制伏。而一聽時輩作弄。反自薦舉。其罪固難逃矣。及其變作之後。猶未知待罪。而惟以歇後數語。泛然陳啓而退。其衰耗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爲一國氣勢所壓。而然也。况守慎以四朝舊臣。老病已衰。方以腫脹。命脈如縷。自 上待舊臣。不可不存終始之義。宜示以寬容。答曰。知道。野言

大憲洪聖民。大諫李山甫合啓。盧守慎承薦賢之命。乃以逆賊應命。當時逆節。雖未盡露。其凶譎陰詐之狀。人或有灼知者。而至以爲薦。助成逆豎陵駕之心。未嘗以一言折其萌蘖。而反爲之推引。及乎變作之後。不以誤薦引咎。只以從容處置爲辭。請命削奪官爵。答曰。罷職。連啓三日。不允。野言時錄

初守慎聞逆變。詣闕上劄數行。曰。逆變起於士林。中間虛語。從容劾治。罪人斯得。成渾見曰。字字帶邪。臺啓削出。待罪東門外。鄭澈使人問之曰。相國前薦逆賊。今何如矣。答曰。人各有所見。掛一錄

初兩司以改宗系事。請上尊號。白惟咸獨以爲不可。至是上尊號。時政錄

前忠清監司李輅。製述多士。出火炎崑岡之賦。或疑而不製。憲府以四字。初非可出之題。當治獄之日。隱然有不平之意。請罷江原監司金應南。與李浩連婚。

又卜妾於其門。請遞。日月錄

憲府啓。參奉尹起莘。周流兩南。交結逆賊。請削命。起莘拿囚杖死。混定錄

起莘即李潑兄弟道義之交。受刑十二次。終始不撓。掛一錄

起莘之在獄也。家人欲行賂求免。起莘曰。苟且而生。不如死。不聽。混定錄

三月全羅都事曹大中。以爲賊涕泣行素。臺諫論啓。拿鞫杖斃。日也十三

初大中以都事。巡到寶城。聞逆變。送其所帶官妓。扶安婢相與泣別。於是爲賊涕泣之說。傳播遠邇。諫院欲論啓。黃慎曰。不察其真僞。徑論未安。若以大中爲吉士。則妄交逆賊。心必悔悟。以爲奸人。則與逆賊親厚之跡。猶恐其見著。爲賊涕泣。萬不近情。僚議遂止。及慎遞臺諫論啓。殺之。安邦俊所記

初潭陽府使金汝叻。以討捕事。周行列邑。至和順。訪大中于其家。會汝立自殺。之報適至。大中曰。國賊已得。今日設酌。未爲不可。與汝叻終日大醉而散。至是大中招援引。汝叻爲證。汝叻以義州牧使。方赴任。欲明其冤。待罪禁府門外。鞫廳終始不問。遂加刑大中。混定錄

○掛一錄。曰。時在潭陽。客舍適值。忌日。行素。

四月諫院啓。汝立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銓曹曾擬金堤郡守黃海都事。以副其願。求之計。幾至變生不測。堂郎請罷。答曰。騷擾不允。蓋李山海擬金堤。李陽元擬海都。黃慎主論劾之。時政論

李山海辭職。批答慰諭備至。

五月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羅州鄉所告鄭介清與儒生趙鳳瑞門人往汝立觀基之地云云囚於州獄未幾臺諫陳其與賊親厚及排節義論二事拿鞫

錄已丑初丁巖壽疏後介清之徒裴冀等上疏爲師訟寃至是介清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汝諄以真僞訪于羅州座首柳潑鄉校堂長辛彭年以爲的實錄混定介清供略曰壬午年間本州牧使誤聞虛名薦爲本州訓導至於再除賦性抗拙不能隨時低仰以小學四書近思等書勤勤教誨逐日整其巾服揖讓進退或有怠慢者罰之以楚其中矯虛不樂檢束者嫉之如讎如校生洪千環則至於面辱臣自度誠意不足以感人亦不可與爲善卽爲罷歸其後又爲本州書院院長含怨者一二人不告土主擅削院長終必欲殺之自逆變以來簧鼓譸張羅織構陷無所不至丁巖壽疏以臣所著東漢節義晉宋清談一節指爲排節義又出通文謂臣托身於尹元衡沈通源家創出無形之言猶恐以此不得致死今者又以臣與趙鳳瑞偕往汝立觀基之地任意增加罪目至於三度其誣陷必殺之狀昭不可掩臣與汝立雖在同道一不見面乙酉以校正郎始見而公廳講校纔十餘日何有親密實若觀基往來則逆黨何無一人發告耶羅州鄉所鄉校有司等一處面質嚴覈言根昭雪冤枉云云
自上下介清與賊書因傳曰見道高明當世惟尊兄一人而已所謂道者何

道也又命詞臣將介清著說逐條攻辨榜示列邑錄混定

介清書有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腸鄭澈啓曰觀此書札介清與逆賊締結正是

不虛且所作排節義論惑亂一世渠以節義爲排則必好爲節義相背之事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錄已丑

澈嘗以介清爲不測之人至於排節義推問之際介清曰此朱子之說澈厲聲曰朱子朱子汝何知朱子朱子於其師亦有背恩忘德乎介清垂頭不復言其

後澈每語及介清必曰介清未叛之汝立汝立已叛之介清錄混定介清獄中疏略曰逆賊在當時雖智者未能逆料爲逆况臣昏庸豈知其包藏

凶逆哉凡書辭親密則辭煩而無敬謹之意相踈則辭敬而多稱道臣與逆賊書不知其奸而稱道過當則罪在罔赦而不相親密則見於書辭只其二度則非交結往來據此可見節義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扶持綱紀之棟樑臣雖無識豈不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教也臣前日所著者讀朱子之論因有所感以著其東漢節義之弊而已蓋節義云者明於義理而不蔽於利害之私故其在平昔行於身者既足以君明臣直潛消禍本逆折姦萌而不幸遇患難則不顧利害而能伏節死義者也若夫東漢之士其大義根於心死生不變則誠可尙也而考諸本傳究其朱子之意則不修職分不務義理污濁朝廷高視天下常以臧否人物非訐朝廷競爲相尙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評議履履到門則是乃

學生而執國命。其可以長保其國乎。故臣竊取朱子之意。而謂徒知節義之名。不知節義之實。則其弊或至於矯虛浮誕。卒陷於利害之私。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於幾微之際。而將使小人乘其隙。無以為國矣。故梁冀之弑質帝。李固為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反聽命受制。而隱忍焉。宦者之盤錯。竇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為士類殲滅。國隨以亡之禍。此皆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必也學至於明其明德。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人道正。紀綱立。雖欲伏節死義。自無伏節死義之患矣。臣之前日所論節義。清談。語雖未瑩。其實有意於培壅節義之根本。而反以謂排節義。此非臣之本心。而抱冤無所發明者也。

委官啓觀基之事。一向稱冤。至欲與鄭汝能等。一處憑閱。似為不實。而排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答曰。依啓。刑一次。後請加刑。命照律。初配渭原。委官更啓。改慶源阿山堡。六月到配。七月歿。己丑錄時介清再出於賊。僧性熙招有拿命。而介清已死於謫中矣。混定錄五月寶城居金用男金山重等。與古阜郡守丁焯。同議告羅州人林地。松廣寺僧性熙。與古三峯留松廣三日菴。同謀起兵。林地以戰馬賣買事。歸順天妻家云。林地一門及寺僧惠熙。希性心懷心淨等三十餘人。及寺傍居民二十餘人。拿囚。翰廳啓曰。松廣距寶城六十里。距順天八十里。距古阜三日程。朝廷方求

吉三峯。用男等。何不告于六十里寶城。八十里順天。乃告于三日程之古阜乎。古阜郡守丁焯之妾。即用男山重之妹也。其間情狀。未能的知。焯恐其獄事不實。反坐。自其郡多載縣布。行賂禁府獄卒。教誘性熙。誣服。熙不援引諸林。自以為與汝立同謀。於是諸林皆蒙放。惟地受刑一次。定配北邊。混定錄性熙文書中有密記。上問汝何以得此。性熙供曰。某年往汝立家。謔置矣。上又問其時。汝立獨在乎。供曰。座中有二客。其一忘其名。其一乃前谷城縣監鄭介清云。於是介清還有拿命。混定錄六月羅州梁洞梁千頃等上疏。論鄭彥信護逆之狀。傳曰。彥信欲斬告之者。說公然發說於廳中。事之駭愕。莫甚於此。而朝廷無一言。今因儒疏始得聞之。是亦可恠之事也。彥信身為大臣。敢肆欺罔。其兄彥智即效之。此二人者。心已無君。不勝駭愕。翰廳回啓。彥信此說。傳播已久。不以上聞。臣罪大矣。既已現發。不可不問。即招他大臣議罪。依啓。時政錄委官啓曰。梁洞等疏。出於草野荒僻之中。不無流聞不實之語。玉男灸口爛耳。乃其一也。然鄭彥信斬告者十餘輩之說。嘗播都下。臣亦有聞。果如其言。此乃反獄手段。其為罪狀。固難容貸。此一款。請招問叅翰諸臣。然後處之。己丑錄姜海又上疏曰。鄭彥信竄時。崔永慶門徒等。日來鄭所。不以為言。而為賀。其志難測云云。龍洲集

命招叅翰大臣禁堂問之。金貴榮曰：左耳偏聾，非高聲不得聞。李準曰：坐處稍遠，不得聞。俞泓洪聖民曰：彥信以為此實無根之言，若不治則將不勝其紛擾。斬如此出言者十餘人，則浮言自止。臣等力排矣。李山海稱病不來。上命往問。啓曰：日久不能分明記憶，而監司狀啓不為詳盡，故詳悉具由急急更啓。事回啓時，彥信之言似發於此時矣。己丑錄

大憲洪聖民啓曰：當時之事可駭可痛者，非一非再，持兩端者居多。如微臣者，雖冒推官時，或出言，人皆反目以視。臣與俞泓相顧咄咄，彥信發言之時，臣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可，顧語臣曰：吾見與判尹同彥信再三唱說，則山海稍屈曰：更思之，以直截言之，則右相之言是矣。俄而彥信請推黃海監司，臣言其不可。座中亦有言者，其事遂寢。山海之啓曰：不得分明記得者，此必山海大病之餘，昏忘致此，然不能無恠。天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父，何以生為。臣有此懷，不能達於推翰之時，又不能陳於論罪之時，厥罪惟均，請伏司寇之刑。答曰：卿既親見，何不即言，而今因儒疏多費辭說，甚不合理。人言之或左或右，不是異事，豈可因一人之言而欲橫嫁於他人乎？既為辭職，依啓傳于政院。曰：洪聖民啓辭內欺罔之事，政院議啓回啓曰：以文勢觀之，似指山海而以厥罪惟均之語觀之，則恐是自責之語也。遂命招聖民間之。聖民對以自責已過。時政錄

正言黃慎啓曰：邪議橫生，事機之危，間不容髮。苟非聖民俞泓抗言力排，則未知國事終何如也。假曰聖民之言，未有果當，不猶愈於諸人之首鼠兩端者乎？今也譴責之嚴，不加於彼，而反加此，臣恐依阿顧望者，因是得志，而忠直之言，無路上聞也。彥信所言，同坐皆聞之，而李山海獨以為依倚記憶，此雖與稱耳聾者不同，已非直截之言，而又以筭辭自明，前後異辭，大臣告君，豈容如是。上震怒，即命遞職。同上

特拜洪聖民慶尙監司，黃慎高山縣監。己丑錄

左相鄭澈以雖未親見鄭彥信欲斬告者之事，傳播已久，聞之亦熟，而因循緘默，終未上聞，請免。時政錄 上曰：勿辭。時政錄

領相李山海辭免。上諭曰：卿何遽有此呈辭耶？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之矣。雖萬人攻之，不可信也。吁，卿去則他相亦不能自全，是豈美事，勿復呈辭，斯速出仕，則多事好矣。不然，人必有悔之者矣。時政錄

追刑全羅都事曹大中，右相沈守慶辭遞，鄭澈還為委官。

初大中臨死，以詩呈省，坐曰：地下若從比干去，孤魂此一作含笑不須悲。判義禁

崔澁欲達，委官沈守慶曰：臨死亂言，何足上達。至是澁卒白之。上引對問其故，守慶對曰：凡罪人原情供招外，餘事更無受理之例。况臨死荒亂之詩乎。

上震怒，特命拿其妻妾子女弟侄。大中論以逆戮屍，守慶三辭見遞。混定錄

禁府啓曰。大中奴事李潑。白惟讓。恒言李珥成。渾可殺。與逆賊交結甚密。逆賊自殺之後。涕泣行素之說。發於公論。論以逆賊固不足惜。然比諸前後伏誅諸賊。似不無有間。上曰。曹大中悖逆之狀。自有其詩。而流涕行素。渠既自服。別無更議。庇護逆賊。自有其律。按律施行。

時將壓膝等刑。施於大中妻妾。委官與禁堂啓曰。逆賊與護逆。罪有輕重。今以護逆議大中。而鞠其妻妾。於刑政大體。恐有未盡。再啓始允。女人則勿問。其外訊之。

潭陽生員蔡之穆。爲光陽訓導。與本縣校生等謀曰。前縣監金國柱。靈巖人也。與李浩相切。以陰助軍器爲名。則國柱可陷逆。而吾等受賞。遂密告于新縣監韓德修。新造僞帖。因枚舉上疏。時國柱爲理山府使。拿鞠而死。光陽下吏等鞠問。得誣告狀之穆等十餘人。用反坐律皆誅之。

初李潑已死。推治其老母稚子。母尹氏年八十二。子八歲。俱死嚴刑之下。潑母臨刑。怫然斥言。刑法濫過。潑子供曰。父平日教兒者。入則孝。出則忠。逆賊之事。非所聞也。上曰。此言豈堪出於此兒。遂并杖斃。浩婿洪稅。可臣。金命龍。俱壓膝。門生奴僕。盡爲嚴刑。無一人承服者。日錄 己丑錄

汲與潑之子。長年十一。季五歲。皆殺死。潑母至於壓沙。雖乙巳之禍。未有如此。獄卒莫不流涕。掛一

至是禁府啓。梁洞疏云。秦仁居房大進房大遂等。拿來事。發遣羅將到本縣訪問。元無房姓人。他無摘發之路。恩津縣監趙綱。憑問處置。傳曰。李潑等初出於鄭緝之招。又出於宣弘福之招。又出於四伊之招。同叅事狀。不一而足。况其平日。與逆賊締結綢繆。合爲一體之狀。尺童所知。而往來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失刑於此。則當治何人乎。春秋討賊之義。身無存沒。宜依律處斬。議啓。逆賊分送兵器於鄭彥信之說。設使十分的實。未滿一晒。彥信聞之。亦必不服。長箭一部。欲何爲哉。况其疏說。誣罔百出。此不足問。不可以此刑推。但趙綱以逆賊移書於金孝元爲辭。夫逆賊欲爲子弟入學。則交友之當道者非一。何必傳囑於己爲永興之孝元乎。當此人心極險之時。堂堂國家。因其外方儒生荒雜之疏。推鞠刑推。大傷事體。必有後弊。不如置之。趙綱除刑推。放送房大進。勿論。己丑錄

領相李山海。身病出仕。傳曰。鄭彥信之罪。禁府已稟。而卿在告。故未及議斷。彥信前後罪狀。極爲駭愕。而今因外方儒疏。有所加罪。則事體未安。恐有後弊。已竄海島。臨年將死。不過爲一老革之耳。何必加罪。予意不如置而勿論。

李潑等事收議。李山海議。臣之愚見。亦與禁府回啓之意無異。而罪狀若此。恐難輕議。沈守慶議。不服既斃之後。因賊口援引。斷以同叅逆謀之律。恐或未盡於刑政大體。金貴榮議。騰播罪目。只係於親密綢繆。別無同叅逆謀之端。

傳曰。鄭彥信事。禁府前日取稟事。言于禁府。李潑等逆賊之狀。昭不可掩。此而

不討則王法廢而倫紀滅矣。令禁府更議施行。

吏判柳成龍拜右議政。崔滉拜吏判。委官啓曰：李潑之罪昭著已久，誅討之義上教至嚴。臣等昏昧，固難容贓。第他大臣獻議，亦以輕舉爲難。廣收廷議，得中處置。答曰：若不可爲之事，則予於小小刑政，尙且慎之。已死凶醜，予何必強欲加罪。討逆天下之大義，若如議者之說，則聖筆不施鈇鉞於百載之下，而王敦終免跪斬於當日矣。六月初一日，二品以上收議大概。當初既不承服而斃，以證據擬罪，遽加重律爲未穩。

崔永慶劄奪啓辭。詳見下六月初二日

二十日閉門後，委官密啓：禁都自門隙入啓鄭彥信締結逆賊，欺罔君父，不但負宗社蔑君父而已。崔鄭爲腹心窟穴云云。夜四更發遣都事李培達，七月拿來。委官啓曰：推鞠事體，恐不當與凡人同。大臣鞠於三省，無前例可據。與他大臣同叅，按問何如。上命他大臣議啓。沈守慶議：大臣推鞠，雖無可據之例，不可不推鞠。則似不異於他。李山海議：既有大臣承命按問，則雖不與他員同叅，恐爲無妨。柳成龍議：前所未有之事，恐難創開。上令禁府考啓大臣推鞠前例。禁府回啓曰：推鞠本府未有前例。康純因南怡之招，鞠於親臨，皆非三省可鞠。此外無可考之籍。

掌令張雲翼持平白惟咸啓曰：伏見大諫沈忠謙、司諫吳億齡避嫌之辭，只舉鄭彥信欺罔締結之罪，無一言及於斬告者之說。且曰：因其已著之罪，而定斷其律。今無可處之道，其言其意實所未曉。斬告者一事，豈不緊重可鞠之語哉。若曰：因已著罪，而斷定云，則彥信罪狀昭著於未竄南海之前，討惡誅罪，自可加之於謫地。何必密下備忘。傳示大臣三司，而更爲拿致。旣而拿來，則豈有不爲鞠問。遽先斷定之理哉。忠謙等雖曰自己引嫌，而不無裁節緊語解釋大罪之失云云。大憲李齊閔掌令申礪議不同避嫌，命遞職。

傳曰：闕庭推鞠原情入啓。初下賜死之命，諸大臣回啓曰：我國曾無殺大臣之事。傳曰：仍囚，從容處之。

兩司啓請庭鞠累啓始允。刑一次後命甲山定配。兩司又請更鞠。至八月，答曰：何如是強執乎。彥信爲人，不過不學無識，自不覺其陷於大罪耳。逆招有先殺鄭彥信申礪，而後舉兵。此亦當恕彥信之罪。今若強爲更鞠，或致捶斃，則必有殺大臣於殿庭之名。上下相持之際，又或病斃，則又有大臣下獄病死之名。皆爲不吉。卿等胡寧忍此。於是兩司停啓。三更出獄門。

傳曰：柳夢井爲逆賊所深許，則其締結之狀，昭不可掩。若止削職，逍遙一閒人，使之高臥鄉園，花朝月夕，與野老爭席，則其爲失刑，莫此爲甚。於是委官請拿

鞠。日錄

五月下拿命。六月推案入啓。傳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飾詐巧言者，雖輕必戮。今夢井與賊締結之狀，聾者亦知，況其事狀昭著於簡札中，乃敢以萬無納招，肆行欺罔，侮弄朝廷，極爲痛心。但將來亦有可訊罪人，夢井姑勿加刑。己丑錄

夢井仍囚二十餘日，更加嚴刑，仍爲殞斃。柳辭甲辰錄

軍資監叅奉，許上疏辭職，請復父官。甲辰許復上疏伸冤，蒙允。

六月，姜海後改名混、梁千頃等，以吉三峯爲崔永慶，言于濟源，察訪趙應麒，應麒報

于全羅監司洪汝諄，汝諄枚舉密啓，一邊移文于慶尙兵使梁士瑩，則士瑩因

都事許昕之言，先已逮永慶矣。鞫廳啓請覈問于汝諄，汝諄引應麒，應麒引金

克寬，克寬引海千頃。魯西集己丑錄

晉州品官鄭弘祚，言于判官洪廷瑞，廷瑞言于密陽教授康景禧，景禧言于監

司金晬，晬言于都事許昕，昕言于梁士瑩。掛一錄

先是二月，憲府啓前司畜崔永慶與逆賊交契甚密，鄭彥信通書中所謂崔孝

元亦指此人，叅謀相厚，據此可見，請削職。三啓不允。至六月，正言李洽又啓請

削爵，答曰：崔永慶予不知何許人，逆賊交結時，無現著可據之事，置之未爲

不可，不須奪爵，後允之。己丑錄

至是八月，拿來推鞫，供曰：臣少孤貧病，無田可往，居城中先人弊廬四十年，癸酉年爲虛名所誤，濫授六品，揆分難堪，卽下晉州杜門屏息二十年。今者不幸爲奸惡所構陷，臣性本愚頑，不能隨人俯仰，爲世所憎嫉久矣。今奸黨以臣與逆賊相交，指以爲三峰，臣與逆賊不知不交，國人所共知。丁丑喪子上京，逆賊因李潑來見，哭泣之中，但一見面，臣若不直達，則人無知者，而何敢以一身死生欺罔天日乎？臣若與相交，則逆賊文書中豈無一度書札乎？吊喪時觀其爲人，狡猾太甚，故臣常戒安敏學李潑等，勿爲親厚，且萬場洞之說，平生所未嘗聞。年過六十，杜門屏跡之人，五六日程，豈有與賊相從之理？鄭彥信簡札有曰：崔孝元云，尹起莘簡札有曰：崔丈云，臣未知其中所言，而必是浮雜之輩，自相告語，於臣是非萬無干涉。况三峯之說，尤爲無理。凡人別號，必以平生工夫所在，或以所居山川爲號，臣所居沮洳澤畔，有何據而爲此號？况三峯者，奸臣鄭道傳之號，臣其敢蹈襲以自污乎？奸黨之輩，萋斐成錦，粘榜街巷，或誣引陳疏，終至於喉人誣告，必欲殺之而後已。渺渺一身，何以自明，所恃者惟天而已。

永慶供：自某年以後，不復相通。上下逆賊與永慶書數紙，乃某年以後書問，何欺罔。永慶供曰：老病昏忘，初不省也。然臣則實無，便不能作答矣。鄭澈曰：老人容或忘之。若逆賊文書中，無渠答書，則可知其不妄。永慶遂得免刑。日魯錄

集西

一說永慶對以不知逆賊。上不直之。鄭澈請訊。上以為處士不可加刑。釋

之。涪溪記聞

上又下一詩于鞠廳曰。永慶篋中有此詩。乃渠所自作。此何等詩耶。其詩末句。有牛溪一夜風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涪溪記聞永慶供。臣本不能書。今見此詩所書字體。茫然不記何人所書。且不記何時得見此詩。臣平生不解詩。亦不喜詩家事。此豈臣所作。變生之後。人皆去文書。且聞崔三峯之言。亦已數月。臣心淡然無所犯。故不敢焚去文書。安而待之。臣之所知。惟李魯能詩。喜道人詩句。恐此人聞此而傳送。今觀其書。非魯所書。逆賊通書事。臣當初納招。全未記得。故不即并達。逆賊因李潑來見事。他人不知。猶且不諱。豈獨諱此一。張書。自陷於欺罔乎。臣非欲探知朝廷事。臣常時辭說。不能婉順。見嫉於人。常患多口。故只欲知嫉己之言。至於癸未。李珥被論。或以為臣所為。至謂臣三度來京云。平生虛謗不少。故欲聞世人謗己之言也。臣喪子今十四年。專廢食飲。只飲酒度日。朝夕待死。豈有欲聞朝家事之理。臣聞今年京中。多般虛說傳播。安敏學輩。必欲殺臣而後已。故臣欲詳問其奇耳。請囑。脫人罪事。則已卯年間。以州居士人等。為豪強陷於不測。此皆冬一裘夏一葛者。決非豪強。而見憎於人。故臣以此通書耳。圖得弟官。則臣窮不能奉先祀。欲使

弟為隣邑守令。此則萬死難贖。立夫鄭彥信字。蘇齋盧守慎號。臣只與此人等相知而已。豈敢以此為窟穴乎。

推案入啓。傳曰。崔永慶金榮一。放送。

院啓。李治李尚崔永慶。以詭恠陰匿之人。其在平日。締結逆賊及潑浩彥信兄

弟。以尹起莘金榮一輩。為腹心。朝家動靜。時政得失。莫不交通干與。變生之前。汝立越境來訪於其家。親密綢繆之狀。昭不可掩。及其被拿。乃敢以曾未相識。不通書札。納招。而賊書一張。不能盡去。交厚之跡。始不逃於天網之正。况其弟以潛通時事。終斃杖下。起莘方同罪受刑。而遽見放釋。請更鞠。依律定罪。金榮一請命遠竄。答曰。永慶不可更鞠。榮一不須遠竄。

時鄭澈啓曰。永慶事了無端緒。可尋。素尚風節。又以孝友著名。嶺南士論。亦極推服。萬無逆謀同叅之理。上曰。予見渠與其弟書。果似友愛者矣。澈曰。此詩臣亦曾聞。乃昔年都下鍾樓匿名詩也。非渠作無疑。上曰。分明是永慶之詩。然姑停刑。既而命放送。傳曰。永慶自以為處士。身居林下。連通權貴。遙執朝綱。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為臨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是乎。天網恢恢。渠固難逃。於是諫院。具歲李啓請更鞠。憲府啓。張雲賢請遠竄。魯西集九月。答諫院啓曰。崔永慶越境相從之說。出於何處。言根詳啓。諫院啓曰。以逆賊簡札。所謂頭流之約觀之。其平日親密無疑。且逆賊來見永慶。判官洪廷瑞

言於都事許昕云云。命洪廷瑞許昕崔永慶拿囚。永慶供曰：此禍之作，往在丙寅丁卯。李珥之出，舉世咸謂古人復生。臣獨笑其不然。厥後或以臣有先見之明，於是珥之憤極矣。儕輩門生，不容於清類者，指臣爲怨，興訛造訛，粘榜街巷，終至中外合說，幻出無形。以此極，人家書札，皆投烈火。臣則得聞三峯之說，已過三四朔，而此心淡然。凡雜文書，不投火云云。昕招引監司金晬，命政院招晬問之，引晉州訓導康景禧。廷瑞引邑官鄭弘祚。廷瑞弘祚等，刑一次後，放送永慶死於獄中。己丑錄

永慶在獄嘗病，委官遣醫診視。永慶徐縮臂曰：這病非委官所能治，終拒不聽。時上聞其病危，命罷主刑郎。永慶雖久繫，常危坐未嘗欹倚。一日顏色揚揚如昔，食罷神氣遽惡，就枕朴士吉同繫。膝傍人皆驚恠，家人欲試之，請寫一字。永慶徐起，大書一正字，字畫已訛。顧士吉曰：公能識否？有頃而卒。九月初八日也。守愚行狀

一說：永慶招洪廷瑞居官，多有不滿人意，鄙其爲人，累請見不許。以此做作無形之說，臣病不出門已久。安與汝立相會於七百里之外，鞠廳請拿廷瑞。廷瑞蒼黃失措，謂監官鄭弘祚曰：此言得聞於汝，汝無隱諱。弘祚大驚曰：何以發此言？夢寐所不知之言，何以及之於余？及鞠問，弘祚曰：距永慶家六十里，雖有此事，何能及知。永慶杜門不出，隣里不知動靜，况在遠之人乎？刑二次放之。廷瑞

知其反坐，以毒酒饋永慶。掛一錄

憲府啓曰：禁府不嚴，使罪人得以自盡，色郎廳請罷，依允。

都事康宗允，以不謹救護，鞠廳啓罷。

初，賊黨皆言吉三峯爲上將，鄭八龍、鄭汝立爲次。朝廷遂尋吉三峯所在，各道以三峯捕送者，前後無限。其時賊黨有李箕、李光秀等，或言往全州吉三峯家，則三峯年可六十，面鐵豐肥，或言年三十，體長面瘦，或言年可五十餘，髯長至腰，面白而長。其後金世謙言：三峯非上將，乃賊之卒徒，居晉州，年可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賊言：三峯本羅州士族，最後朴文長言：三峯非吉姓，乃晉州私奴，崔三峯，不久外間浮議紛然。或言三峯居晉州，年可六十，面鐵而瘦，髯長至腹，體長，或言三峯乃崔永慶，或言前一年有士人過全州滿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幟，永慶首坐，汝立次坐云云。李恒福聞而恠疑曰：諸賊所供，各相不同，年歲老少，形體肥瘦，前後霄壤。今乃摘出諸賊供中，與永慶相似者數語，轉合而乃云一賊所供，依然是崔永慶，此非外間悠悠浪傳，必有明知鞠獄曲折者，巧爲機筭，驅永慶而納之於三峯，先播浪傳，使之熟於人聞也。及其就獄，恒福爲問，鄭澈爲委官，一日澈退歇，後廡招恒福問崔獄，恒福曰：自起獄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一人指永慶爲三峯。今無端以道聽，拿囚處士，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乎？澈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論議相角，豈至

於欲相害。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恒福曰。非謂相公陷之。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豈推官之體。名曰逆賊。囚繫滿獄。推官固不敢一一伸理。至於永慶。囚中之尤無根可名者。且是孝友處士。何可不救。澈曰。我當極力救解。再鞫之日。永慶畧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由。鞫畢。澈退後。廡招恒福。色頗怫然曰。君觀其供辭。是何言也。君之崔公。甚不好也。恒福笑曰。我與永慶。素昧平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悅者。無乃言及時事耶。澈曰。然。恒福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永慶之所以異於時輩者。以其論議不同也。再鞫之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盡喪前日所見。強為諂說。以冀幸免。豈真崔永慶也。今之所供。不變初心。所以為高處。然此則都不須論。今之所鞫者。只問三峯與否。論議同異。何干獄事。澈欣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後又曰。我已得救。崔之妙策矣。笱草已具。且與西崖約。若刑推命下。聯名救之。則可諧矣。恒福曰。柳相果有是約耶。澈曰。已成金石矣。其後因公事到柳成龍家。極論崔獄之寃。成龍只答數語。恒福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成龍曰。如我者何敢救解。恒福累累極言。成龍乃言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險。切宜慎言。恒福曰。余與崔本無半面交誼。誰敢疑跡。成龍曰。世事不可測。事至波及。人誰得脫。千金之軀。千萬愛惜。丑白沙集已許穆著守愚遺事曰。白沙遺稿有己丑錄。載先生寃事甚悉。後其子孫聽用事。

言匿之。有偽作己丑錄行於世云。謹按此非等閒文字。何故逸於江陵板。而追刊於晋州乎。以此未免一邊之人疑恠。谿谷遲川延陽諸人。不是無狀之人。亦何忍為一松江。創出其師所不著之文。以負其師耶。魯西集初鄭澈聞逆變。自高陽入城。李貴與辛慶晉偕往。歷陳公平鎮定之意曰。亡師平日為台監眷眷。今日舉措若失。士望則必累及亡師。澈曰。君輩之言。正是吾當盡力行之。未幾澈代鄭彥信為相。時獄事波漫。濫及無辜。澈不能鎮定。以致狼狽。至於鞫問之際。有時沈醉戲談。大失人心。貴與成文濬偕往。極言時事曰。公不用吾輩言。以至此。澈掉頭搖手曰。君之前言極是。如此之輩。非吾所能鎮定。延平日記混鄭澈嘗於省坐。指永慶曰。彼漢斫吾頸。欲如此。以手畫其頸。因大笑。柳成龍曰。此非戲談之地。澈曰。人皆以而見為謹慎。君子季涵為虛妄。君子謹慎與虛妄。雖不同。其為君子則一也。顧謂李山海曰。吾之為此言。非戲也。他日以余為構殺永慶之時。欲以為口實也。成龍微笑。山海默然。混定錄永慶之弟餘慶。蔭官在京。以諺簡論朝廷是非。送于永慶。上惡之。刑一次而斃。石室語錄○掛一錄永慶文書中。李黃鍾書。有極詆時事。至以逆賊為士林之禍。於是獄事遂重。命拿黃鍾。刑訊致斃。白沙集

李彥吉為金堤郡守。時還上倉穀十餘石。題給汝立。鎮安縣監閔仁伯告彥吉備給百餘石。以此死之。掛一錄

韓百謙收震吉屍。因臺啓。受刑一次。日月錄。○掛一錄。受業於閔純。

申湜名在汝立門生錄。被逮供曰。曾與逆賊一不通書。上下書名湜者一張。

湜曰。南中有鄭湜者。又下其喪中問禮具姓名者一張。刑一次。日月錄。

金尙憲在瀋陽時。與湜之子得淵同處。得淵力言松江欲與之相好。而厥爺不

答。故搆誣云。大可笑也。石室錄。

金憑素與汝立不相得成隙。有風眩目寒。觸風淚輒流。鄭賊磔尸時。百官序立。

適日寒淚流。累以巾拭。曾與白惟咸有隙。臺啓以為哀泣搆殺之。自是朝野側

目。涪溪記。

時李潑白惟讓鄭彥信。出於賊招。其餘或出於臺啓。或出於書札。而憑之死。尤

為冤枉云。混定錄。

十月以李潑等。命招大臣及禁府堂上議啓。同日二品以上。秘密收議入啓。

上曰。李潑浩汲等。按律定罪。事在不疑。而群議如此。當從群議。不籍沒。不足以

嚴討逆之典。李潑浩汲白惟讓曹大中并籍沒。

壬寅七月朝講。兵判申礫啓曰。每欲仰達不得矣。逆獄時鄭澈密啓曰。賊言阨

湖南之項。截海西之口。義兵從嶺南起。則宗社殆矣云。掛一錄。曰嶺南大賊指崔永慶。上

以小紙答曰。聞此言者必預此謀。誰為告變。即為回啓。臣以問事郎。持封書

圻於澈前。澈深以為悶。不知所答。乃曰。此言人人皆言。君亦聞之耶。臣對曰。吾

則無所聞。澈曰。此言奇孝曾李善慶言之。故聞之。臣曰。此事重大。不可不詣闕

親啓。及書啓。不書奇李。以李恒福書啓。恒福曰。澈自言。故聞矣。今乃書入吾名。

可悶云。銀臺日錄。己丑錄。

己丑黨籍

鄭彥信入相 鄭慄臣

初鄭彥信與諸子議招辭。長子協以為。不可不直招。彥信從其少子慄計。翰問之際。多有妄發之言。禍將不測。人無顧見者。惟李貴力救曰。吾與鄭協。自少相從。情義甚厚。渠家之不取汝立。吾所詳知。吾聞汝立博覽羣書。欲往受學。搆書使協為先容。協裂書投地曰。若欲問學。學於我可也。何必汝立。栗谷亦不詳此人無狀矣。其後汝立背叛亡師。趨附時論。吾以其反覆。書示座客。見者無不失色。協獨微笑曰。汝立本如此。何足恠乎云云。子既不取汝立。則其父反與之同。叅逆謀乎。混定錄。彥信自鳴之疏。乃其子慄之作也。故及上命下彥信彥智宗祿。洪書十餘張。

于政院。謄書後還入。因此彥信大被重律。慄不勝慚恨。自盡云。魯西集
 李恒福挽鄭慄詩曰。大抵本如寄。誰將論久速。其來即是歸。茲理吾先燭。然且
 為君哀。所未能免俗。有口豈復言。有淚不敢哭。撫枕畏人窺。吞聲潛飲泣。誰持
 快剪刀。痛割吾心曲。白沙集
 賜死命下之日。廷中相顧失色。噤不敢出一言。鄭澈獨倡回啓曰。我朝二百年
 來。除叛逆外。未嘗殺一大臣。仁厚之風。無異趙宋。今宜遵之。不敢有他議。至於
 再啓。得以減死。定配甲山。混定錄
 己亥平川府院君申礪登對。歷陳鄭某欺罔甚冤。工判申點繼進曰。鄭某第二
 子慄孝子也。知乃父門無汝立之跡。故代父製自明疏。父反被欺罔之律。遂不
 食嘔血死。上為之惻然者良久。無何復公官爵之。命下。龍洲集

李潑 李洁 沈憬附

李潑字景涵。號東巖。光州人。提學仲虎子。戊辰生員。癸酉文魁。官至副學。
 李浩字缺。號南溪。潑之弟。丁丑文科。官至應教。
 潑為人重厚嚴正。自少有志於學術。游於楊菴金謹恭習靜閔純門。與崔永慶
 最親。洪可臣許鏜朴宜尹起莘金榮一金宇顛輩。為同志之友。蓋以遠大期之。
 及捷謁聖。壯元。華聞藉藉。直拜銓郎。扶植士論。欲回趙靜菴舊政。出入經筵。每

以王道陳達。振紀綱。分邪正。為己務。小無苟合之意。成李兩公交道漸踈。西人
 甚惡之。知時事不可為。以副學上筭極論人物邪正。退歸故鄉。其弟浩亦以應
 教下去。與兄臭味相同。而太剛。逆變起於士林中。潑知其不免。從容就道。待命
 于郊外。拿翰闕庭。上問汝不仕何也。曰。臣有老母故也。兄汲恩許便養父母。
 於井邑。故弟浩已上來。臣亦上來也。上曰。汝知汝罪乎。曰。臣欲刮其面。上
 微哂曰。晚矣。掛一錄
 潑性至孝。母素多病。衣不解帶。湯藥未嘗委之婢僕。好臧否人物。久在銓曹。以
 進退人材為己任。人多怨之。己丑獄。拷掠無完膚。氣息垂絕。改翰之時。必端拱
 而跪。不少變。卒死杖下。人皆冤之。涪溪記
 潑自京歸。觀中路有詩曰。南路迢迢鳥外分。長安西指日邊雲。朝來記得中宵
 夢。半是慈親半聖君。
 潑質慤。有長者態。然而好使氣。論是非。中間反覆而不擇交友。卒以是取禍。申
 應槩少與潑弟漫相厚。漫早亡。及潑等背成李。申遂絕交。獄事出。申適任任實。
 潑母謫近邑。生理艱弊。傾儲救之。喧謗大起。申曰。潑浩之惡已絕。漫之交未斷。
 吾之所以周為。漫母也。成渾聞而稱善。
 潑兄弟四人。其季曰漫。卜者宋祥嘗以漫為最吉。三兄為極凶。後漫未成一名
 而夭。潑浩為名士。汲以蔭補官。人皆以祥言為誕妄。至是皆服。混定錄

李潑文學聲名。實是後輩領袖。癸未以後。便作邪論之主。黨碑學禁之舉。身自爲之。其心術之邪僻。無分於汝立。特以重罹逆獄。情實未著。一種議論。哀憐不已。洪汝諄。金宇顛等。竄削鄭澈。而終不敢請伸。丁未韓浩等。始敢請伸。宣廟嚴責。庚戌三司請伸。潑等。光海亦峻斥之。至甲子。請伸鄭澈時。領相李元翼議。白惟讓等。并請伸雪。上命勿伸惟讓。而只伸李潑。魯西集

金應南字命龍。洪可臣子。娶李浩女。可臣命龍。皆上書請離婚。畏其禍及也。時金相赴京。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爲之。故士論不咎金相。而咎可臣。荷潭錄

沈憬字仲悟。銅之孫與潑兄弟善。哀其無收骸者。爲棺斂而葬之。當路構以爲罪。竄富寧。壬辰得釋。光海朝官教官。恬軒集

白惟讓

白惟讓字缺人。缺官副提學。

慈詳愷悌。貌如玉人。至於分別邪正。論議剛直。不以爲屈。名重一時。所與游皆賢師。

初白仁傑。自乙巳禍作。久在罪廢中。有女無與爲婚。問其侄惟讓曰。吾欲以義寧爲婿。惟讓曰。義寧宗室賤孽。其母及叔母。皆着首髻市井之女。願勿婚。仁傑

不聽。竟以爲婿。既婚。其妻以惟讓言告義寧。義寧由此與惟讓有隙。生子春英。追啣宿憾。視惟讓父子如仇讎。及獄起。與其舅白惟咸。做出無根之說云。己丑別錄

乙丙照鏡錄

汝立文書。得惟讓書數度曰。吾之子。卽若之子。又曰。鄭澈誤國小人。上見

書震怒。拿問。惟讓供曰。臣之子。壽民愚駭不學。而適與汝立家連婚。故果令受學於汝立。其曰。吾之子。若之子者。此古人易子而教之之意也。豈有一毫他意。

命配富寧。行到抱川。更拿來。蓋出於宣弘福之招故也。惟讓子振民。變初與其徒十餘人。聚謀曰。海西守令。西人相半。其地多李珥弟子。必此輩誣告也。鄭修撰朝夕入來。來則吾輩當抗章訟冤。擬以柳永謹爲疏頭。及聞汝立自殺。驚駭而散。

惟讓死後。子振民興民。在楊州侍墓。鄭澈與白惟咸。李春英。使內官李夢鼎密啓曰。吉三峰去處。外議以爲白振民兄弟詳知。庚寅七月十二日。并拿來。供曰。父所不知。子何知之。有罪無罪。證在蒼天。覆巢之下。卵豈獨全。不必再鞫。願速就戮。在獄中製疏。欲自明。既受重杖。不能自書。竟以九月十二日。殞於杖下。興民亦杖死。己丑別錄

壽民娶汝立兄汝興之女。獄起。汝立弟汝復。亦逮鞫京獄。其奴白石。持養獄之資。彷徨市街。被捉於捕廳。供曰。白叅奉子云者。從我來云。鞫廳啓曰。必是叅議

白惟讓之子壽民也。遂拿鞫死於杖下。己丑錄

柳夢井

柳夢井字缺。文化人。號清溪。

崔永慶

崔永慶字孝元。缺人號守愚。己丑生。官持平司畜。曹植門人。

公生有異質。稍長。口無俚近語。步趨有法度。性至孝。三年廬墓。朝夕上食。必有魚肉。大雨不通市。哭於墓。有虎將猪來置牀石上。及來晉陽。先忌已近。無肉以祭。悲歎終日。有獐來入園中。殆誠孝所感也。狀行

初授慶州叅奉。不就。陞除主簿。守令都事佐郎。皆不起。家計屢空。或勸同力築浦堰。強之不許。曰。貧富天也。此非吾分內事。身無完衣。出入借着。不以爲意。除司畜。拜命卽還。盧守慎留之不回。致書曰。固執之病大矣。公復曰。通之害亦不少矣。狀行

公壁立千仞。秋霜冽日。曾次灑落。玉壺冰月。望之有若神仙。其爲氣像風節。與曹植相伯仲。掛錄一

晉州有一畝田。弟餘慶娶妻晉州。故往依於弟家。前有大池。餘慶網取其大如盤。永慶不忍食。至於數年。人問其故。乃家貧不能奉甘旨。老母已逝故也。掛錄一

號守愚。又號三峰。有孝行。爲石槨葬父母。涪溪記開

見士論多歧。名利是學。不欲近朝市。再授不赴。在京時與成渾有舊。渾自坡山入城。公將訪焉。聞與沈義謙交密。不復往。李珣初登朝。人皆謂古人復出。公獨言其不然。狀行

閔純曰。孝元饑寒入骨。猶泰然。胸襟灑落。常樂易。非安貧樂道者不能也。一萬曆癸酉。命薦卓行之士。崔永慶拜六品官。永慶曾從曹植游。清介絕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甚孝。親沒。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稱固執之士而已。安敏學初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

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今乃相識。盍往見之。渾入城。委造叩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芳草滿庭。俄已永慶出。布衣破履。寒乏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語白仁傑曰。吾見某人還。忽覺清風滿袖。自

是名播士林間。石潭日記永慶與鄭逖不相悅。逖植梅百株於軒前。號曰百梅軒。一日永慶到逖家。適不

在。永慶呼奴覓斧。盡斫百梅而返。石室錄仁祖甲子。金德誠啓曰。臣謫泗川。同縣有永慶族人曰。永慶常喜囚首。不着網

巾。憑几而臥。監司來訪。辭疾不見。再三臨門。乃見曰。某守令不治。汝何不斥之。某守令善治。汝何不褒之。晉牧來見。又爾汝之。劫制士夫。凌轢他人。爲奇行。惟

其祭祀則必齋戒十五日親執饋奠之具云醒翁集

公之逮獄也一日柳成龍遇鄭澈於闕下問永慶獄事如何澈乘醉以手自擬其頸曰彼曾欲斫吾如此云蓋永慶恒言朴淳鄭澈皆梟首故也沈守慶曰人言何足盡信見人將死惻然之心人人所同然何忍出此言西崖集守愚傳

拿入鞫庭風彩動人有如仙鶴飄飄然自天而降左右獄吏莫不驚動李恒福曰今不見此老虛過了一生鄭澈微笑以扇擬頸曰此漢欲斫吾頭如此沈守慶曰公何以發此言澈曰以彼容貌偃臥竹林間嘲弄時事足以得虛名矣初

永慶囚晉州獄士子聚會獄門幾至于餘人永慶閉獄門不納露宿數日不散人問先生在獄累朔如有一毫動意否答曰死生已忘三十年矣又曰食慾最重余拿入東門路邊菜葉濃綠一欲異飯而喫油然而生心矣仍大笑掛一錄

公卓犖有高氣白髮鬚眉儀狀甚嚴使人望之可畏李恒福嘖嘖曰因問囚得見巨人左相金命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紲之中凜然使人起敬云言記

恒福嘗曰按獄時觀諸人對理之狀莫不遑遽失措而永慶則處桁楊拷掠之間若在自家房室中神色自若言語不紊有似平居待賓者然氣魄有大過人者石室語錄

在獄日必面闕坐家奴亦被逮同繫人曰奴若失辭禍且不測請指教公曰渠當自爲我與何焉終不近委官鞠逆家奴曰有崔三峰者往來爾家耶奴曰嘗

見之其人有二毛乃以公三易衣置羣囚間使奴認之終不得公嘗因李潑見逆賊面目後借友人簡尾相問至是其書下鞫廳問郎李恒福恐公忘了諱之起旋於外曰崔某死矣有此借尾其得不死乎公方省覺置辭以實不加一杖李之力也特命放出寓人家成渾令其子文濬賚米來曰可爲還鄉資仍言何故見疾於人至此公答曰見疾於乃翁爾翌日憲府請更鞠逮囚狀行

再囚供曰李珥名重士林一時年少援爲仕進之路交口稱譽臣笑而不答以此爲詆毀李珥衆謗朋興此臣之得禍也掛一錄

初梁弘澍推尊曹植過於李滉成渾曰退溪深於學恐南溟不如也永慶聞之憤歎不已見申應槩力言其非牛溪日記

弘澍即仁弘妻弟而出入於渾之門使子梘受學故仁弘狠怒與弘澍構怨相圖渾聞之曰弘澍設爲不善以仁弘而爲此不亦甚乎仁弘憾怒於渾詆毀無所不至述永慶行狀曰公與成渾有舊渾自坡山來城中公將詣焉友人自渾家返言成與沈同知語戒門者不通客公遽返不復往云魯西集

庚寅春渾語正言黃慎曰永慶居家孝友且有氣節雖多病痛長處可尙近有飛語極爲無理或有發言者切不可雷同也其後諫院果有請削之論慎以爲永慶負重名於一道今以飛語罪之不可司諫柳根曰然諸葛亮首用許靖以收蜀中人心虛名亦不可不顧論遂止辛丑大憲黃慎疏

燃藜室記述十四

一一五

是夏金汝吻自南中來欲上疏以證永慶之為三峰渾曰永慶雖有病痛豈有不識君臣之義乎汝吻曰先生能保其無他乎遂止牛溪年譜

在坡山聞其繫獄致書鄭澈使力為救解澈答曰來示以清修孝弟救解一款非徒事不諧矣事體亦恐未安聞其出獄遣子文濬致辭慰問永慶歡然謝曰余亦欲更見若翁而死何可得也及聞其再繫而死送米賻喪與澈書曰聞崔某死不勝傷歎此人晚節放倒又不能守其本分然要為高亢之士既無情犯則朝廷容而置之可也臺論復作竟至再入牢獄而死其可以服人心乎可惜

魯西集

壬辰柳成龍與鄭澈相見於安州澈問曰人言公亦謂余挾憾殺崔永慶有之乎成龍笑曰其時見形迹近似故嘗有是言矣澈愕然寄齋雜記

己丑之獄永慶最為冤死故右永慶者怨鄭澈謂之搆殺然澈為委官嘗屢救永慶其無搆殺之跡有不可掩者故乃以陽為救解陰實擠陷為澈之罪及至仁弘則又以此說移之於成渾以為指喉者渾搆捏者澈及文景虎之疏又直以渾為搆殺屢變其說漸次成罪朴定齋集

鄭介清

鄭介清字缺人號困齋七世祖夢松麗末令同正謫配羅州其後免役居務安

尹疏善

介清湖南大儒學問該博精於禮文學者雲集掛一錄

介清本名惟清世為羅州鄉吏其父免鄉移務安守沈義謙農庄介清棄妻子為僧以風水術遊覽至寶城金錫男墓舍長髮娶私婢後往拜奇大升請學大升曰汝文理已通何必學於他人拒不納客問曰何拒之甚耶大升曰君不見其容貌乎不可相近介清慚憤上京因義謙求見朴淳淳留置使教其子姪及婿李希幹介清亦受學於淳淳愛之如親子第十餘年甲申薦為齋郎及淳失勢介清反附時人欲掩其跡時往淳家致款淳猶不疑人有言則輒曰介清豈如是耶丁亥謁淳于白雲山下自言入京數日李希幹妻使女奴問於其僕僕曰到京二十餘日側聞谷城有關吏判約以除授故昨午往判書宅昏時辭退矣吏判李山海也未幾介清果得谷城淳聞之曰介清本微賤若不乘時立勢難以立身何足恠乎混定錄

介清叛淳金長生疑信未定同差祭官長生欲探真偽問曰尊久從思庵所學幾何介清曰聞其家多書冊故往來借覽矣長生遂與之絕日月錄

東漢節義晉宋清談說序一曰東漢晉宋所尚不曰介清嘗謂唐虞三代之作人只是明人倫而曰五教曰九德曰六德六行而風化之美人材之盛熙熙濟濟後世所尚則百家衆技而曰申韓曰黃老曰節義曰清談而人心之慝世道

之汚。日以益甚。其故何也。妄謂三代以上之學。明其體。適其用。通萬古而可行。漢唐以下之習。事其末。遺其本。在當時未免有弊。此治亂安危之所以分。而學者之所當講究。審擇。國家之所當觀省。鑑戒者也。然而無所取正。而心有所係。疑者有年。及讀朱子語類。有或引伊川之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朱子曰。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世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污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流入於清談去。又曰。節義之士。固是非其位之所當言。宜足以致禍。又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積此不已。其弊必至於虛浮入老莊。又曰。建安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至於晉宋人物。則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介清之前。日係疑者。渙然若冰釋。心有所悅。因著論。東漢節義。晉宋清談之弊。而歎其不知從事乎聖賢之學。循序乎禮義之規。只能非訐朝廷。藏否人物。而見事不明。時措失當。以至於身敗而功頹。促亡人國。而不自知。其爲非也。故因著以爲說。說曰。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尚。猶可以激頹起懶。晉宋清談。視之謀利。則其氣岸。亦足以矯情鎖物。其未知從事於聖門。而不循義理之安。張皇意氣之發。以至於亡人之國。而不自知其爲非也。則亦無補於世教也。較然矣。蓋節義底人。其心高視天下。而傲睨一世。出乎禮義之規。不屑性命之正。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是而非人。終至於群狡並起。睥睨

睨神器。至於清談之類。則只是隨波逐浪底人。自以爲不要富貴。能忘貧賤。然而這一邊。雖似清高。那一邊。實未免招權納貨。亦使一世之慕效者。相率而爲矯虛浮誕。卒無以爲振作恢復之策。以成其篡奪之勢。蓋其節義。慕巢許。清談。祖老莊。而築底爲弊。至於如此。源其所始。皆不知有明德新民之學。而獨善於彝倫之外。不求其視聽言動之理。而自逸於檢防之節。是皆衰世之所尚。其得罪於聖賢中和之道。則通萬古而猶必一談。後之爲國者。其可鑑。而爲學者。亦可戒哉。

公篤信好古。隱居教授。弟子日進。率弟子行鄉飲酒之禮。於大安學舍。州牧柳夢井。往而觀其禮。歎曰。三代之禮在此。薦爲州訓導。並記言下

日本將有變。上憂之。問群臣誰可任將者。領相朴淳薦之曰。鄭介清。既以儒術致名。而實有將帥材。其人真可任將。

公素不與議政。澈之爲人。或言其有清白操。可取。公不答。但曰。其人節情僞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未久。有鄭汝立。上變事。獄既成。澈令群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人莫知所以。羅州人有五六輩。發告公與罪人通狀。公歿後。柳相成龍白。上曰。鄭介清平生。以經術行義自勵。偶然因一著論。卒至滅身云。

公有所著。隨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上覽之曰。此讀古人書者也。下縣邸給其家。皆失之。惟愚得錄傳於世。言記

一番通問。人事上常規。數句尊稱。書辭中例談云者。上之罪介清以此。愚得錄近纔一閱。儘有見得處。儘有說出處。可見其讀書用工之實。不如是以遐鄉卑微之蹤。安能登仕籍。爲一時之聞人也哉。然其本出於朴淳門下。而淳被斥於東人之後。趨附時輩。得其吹噓。至於超陞六品。則其所行可知也。其與李山海書。有陶鎔獎拔。超授匪據之語。又謂明道并用熙豐之心。得試於吾相之手云。則以癸未比之熙豐。豈不悖哉。其不可以論篤而與之者明矣。彼雖以不負思庵自明。而其向背之著於行事者。終有不可掩者。至於節義清談之說。以其先後所錄諸說及羅德潤等疏觀之。其爲洪千璟輩而作無疑矣。蓋洪自是文人才子。豈肯屈首於訓導之繩墨哉。始則嘲戲之。既受楚撻之罰。則忿怒之無恠也。洪輩必評論時政。歷詆時輩。自以爲節義。故爲此說。托於朱子。以相排耳。然朱子推獎節義。特言其末流之弊。而此說則獨舉其末流之弊。以斥節義之全體。與清談并數。而歸之於亡人國之科。可謂謬矣。只引李固竇武後賢責備之論。直以爲非節義。而以群狡并起。睥睨神器。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者。皆爲節義之罪。大違朱子之旨。南軒以爲群狡并起。睥睨神器。而未能卽收者。一時君子扶持之力。朱子以爲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者。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今此所引。非但有違於朱子之旨。直與朱子南軒之論相反。而乃自托於朱子之旨。極可恠也。且曰後世所尙。曰黃老曰申韓曰節義曰清談。而人

心之慝。世道之汚。日以益甚云。如此而不爲之排節義可乎。夫欲攻洪千璟輩。則當先明節義之實。以爲節義如此。爾等襲其末流之弊。非眞節義也。云爾。則可也。今乃直以節義班之於清談。而謂之亡人之國。安得免排節義之名乎。明齋集

附見諸人

並附見上

李彥吉。金堤郡守柳德粹。善山府使尹起莘。恭奉曹大中。全羅都事柳宗智。恭奉李黃鍾。缺金憑。缺韓百謙。缺申湜。缺沈璟。缺

辛卯時事

甲午鄭澈追奪附○己丑人仲雪並附○鄭介清祠宇毀復附

辛卯二月。儒生安德仁等五人。李元長尹宏李瑱李晟上疏詆鄭澈誤國。上引見問何事誤國。對曰。爲大臣沈於酒色。其誤國事必多。上曰。酒色豈爲誤國。吏判俞泓。叅判李增。因推考命遞。特旨右相柳成龍兼吏判。崔興源爲吏判。副提學誠中爲忠清監司。行護軍李海壽爲驪州牧使。左議政鄭澈辭免。日錄先是柳成龍初拜相。往見鄭澈曰。吾輩受國重任。當任大事。方今後宮多王子。國本未定。建儲之策。在於廟堂。吾輩不可不力請。澈曰。領相從之乎。成龍曰。吾兩人爲之。則領相何不從乎。澈曰。諾。乃議于領相李山海。約日齊會于闕下。山海不至。再約又不至。蓋外順朝議。而內行讒間故也。時金嬪有寵。生信城君。

上奇愛之。山海締結金嬪兄公諒。揣知上意所在。至是約與公諒飲。使其子慶全先往公諒家。俄而山海家奴急報慶全曰。大監將欲赴會。忽有所聞。而杜門涕泣。莫知其由云。慶全佯驚起去。既已還語曰。父親聞鄭相將請建儲。仍滅信城母子。故罔知所為。公諒即通金嬪。金嬪泣訴。上曰。鄭相欲殺吾母子。上曰。鄭相何故殺汝母子。金嬪曰。先請建儲。然後殺之云。上始疑之。而鄭則不知。後日經筵首發建儲之請。上震怒。山海再三緘啞。退縮不言。成龍亦終無一言。副學李誠中。大諫李海壽曰。此非獨鄭澈之言。臣等之所共議者也。澈由是大忤上意。松江年譜

上大怒曰。今吾猶在。汝請建儲。欲何為乎。江上問答
 時山海與公諒相密。權輅有詩曰。漢代丞相七香車。麟麟夜入金張家。日月錄
 閏三月。憲府劾吏曹正郎柳拱辰。素無行檢。多有趨附濁亂之事。檢閱李春英。為人浮妄。造言喜事。自儒生出入宰相之門。請罷。
 大司憲黃琳等。以論啓之際。僚議不一。避嫌。持平金權啓曰。方今朝著不靖。人心疑懼。固當鎮定保合。而遽爾論列。益啓騷擾。臣之所見不同。故以後日議處之意。答送云云。諫院以退托遞權。請出琳等。於是琳等連前啓。上曰。濁亂何事。宰相為誰。造何言喜事。回啓曰。拱辰趨附於領敦寧鄭澈。宰相即澈也。春英藉其舅白惟威之勢。評論朝政。一時進退之權。出於其手矣。答曰。依啓。日月類

拱辰等既得罪。諫院於是先以不即論鄭澈為失避嫌。遂合司啓曰。鄭澈性偏多疑。好同惡異。汲引所好。廣植私黨。羣聚其門。日夜如市。擅弄朝綱。恣行胸臆。威制一世。莫敢誰何。至於闕中為政。私招銓郎。指揮注擬。使之停留政事。欲引外任之同志者。則陰喉言官。故以微罪彈論。且與宋翰弼兄弟。結為心腹。接置鄉家。及其下教捕捉。飾辭待罪。猶且匿置。與之講張論議。自上判決之訟。劫制訟官。必欲改決。丁巖壽等拿來時。巧生救解之計。密令淹留中路。不即就訊。使臺諫論執。韋布上章。加以縱酒荒色。蕩毀名檢。國人醜之。罔念羞耻。外假謔浪。實肆媚嫉。及其肝腑盡露。無所自容。而猶不畏戢。浮薄愈深。請罷職。舍人白惟威。締結鄭澈。為其腹心。主張時議。擅弄朝政。進退在手。威福由己。勢焰益熾。縱恣濁亂。請罷職。上曰。私招銓郎。彈論外任的。指某人。具着顛末。以啓。回啓。盧稷為吏曹郎時。私自招去。外任則閔定命。崔洙。金澥矣。答曰。相職既免。不須罷。白惟威事依啓。
 翌日鄭澈事依允。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朝堂。布諭天下。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傳旨。榜示朝堂。并錄
 時兩司請以澈罪案。榜示朝堂。承旨李恒福。只奉傳旨而已。臺諫以恒福為沮格不行。劾罷之。黨禍將作。澈為禍首。凡朝士有人望者。率一切陷入。設為三等。而有修篲者。將擠恒福竄黜。適有救者獲免。白沙年譜

六月都政。吏曹擬白惟咸柳拱辰於學官望。上震怒下教曰。惟咸等朋奸黨邪。弄權亂政。薄示譴罰。於身幸矣。纔罷其職。叙命未下。乃敢隱然擬諸師儒之望。試余淺深。其欲以此輩冒據函丈。導迪多士。俾皆學其汙險之術耶。問何官出言擬望乎。以正郎尹噉先出言爲對。命同叅堂上推考。噉拿囚捧供。上以爲有指喉之人。詐以不實。則刑推更問。仍命削職。

於是兩司揣上意。以鄭澈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之罪。極其奸兇。而不卽正罪引避。上答曰。鄭澈之他餘罪惡。姑舍勿論。惟其陰囑湖南之儒。掃盡一代名卿士夫。人之異己者。悉驅之於逆賊之黨。期必屠戮殲盡而後已。及其奸謀未售。肝腑將露。自知其勢窮事迫。又喉臺諫。脅制君父。終得以售其志。惟此事。求之古。姦鮮有其侶。其心之慘毒。鎔錙爲下。念之令人氣塞。

於是大司憲李元翼。執義金功。在外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李尙毅。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諄。司課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廷臣。尹曄等。合啓曰。鄭澈本以剛愎之性。常懷怨懟之心。乘國家不幸之時。竊居非據之任。謀擅國柄。廣植私黨。日聚浮薄之徒。締結陰險。以傷人害物爲心。至於政廳郎官。公然招去。使殿下不得爲政。專擅已極。同列大臣。視如仇讎。外若親厚。內實媚嫉。入侍天威之下。與李山海有若同寅。協恭者然。恣行欺罔。且於稠廣之中。呼柳成龍。姓名顯加侮弄。黃愼將赴北評事。而急於進用。托以望輕論遞。旋即歷通清班。

金滸閔定命崔洙。方爲守令。乃以微失劾歸。其誣上行私。至於此極。高敬命。兇奸陰孽。廢棄多年。而善於推占。相與爲密。擢置頂玉之列。洪仁傑之居官。別無聲績。而以結婚之親。過實褒獎。至陞堂上。宋翰弼兄弟。實是叛主之奴。而匿諸京家。至於妻妾混處。凡百兇謀秘計。無不謀議。啓下已決之訟。迫令該官改決。丁巖壽等。陳疏實非多士所爲。澈二三門客。承其指喉。以成其謀。誑聚若干人。充載疏中。幸賴聖明洞燭其奸。命遞相職。以示貶薄之意。爲澈者所當杜門省愆之不暇。而日聚私黨。晝夜謀議。公辦酒肉。官馱妓工。往來游宴於江湖。此果獲罪。君上退伏惕慮之意乎。至於劾罷其職。榜示其罪之後。惟不知戒。橫行閭里。出沒諸處。怨天尤人。無所不至。或以削罷勳籍。欺撓功臣。其他極凶極悖。耳不可聞。口不可道之說。爭相扇動。將啓國家無窮之禍。罔極之罪。可勝言哉。請削職遠竄。以爲植黨專權。脅君擅國者之戒。白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政。請并命遠竄。答曰。依啓。

澈配明川。餘配西道。上以澈大臣。命移晉州。諫官啓曰。惟咸等定配時。敢生營救之計。或西或南。擇其便近。屏四裔禦魑魅之意。乃如是乎。請罷禁府堂郎。於是改竄惟咸慶興。拱辰慶源。春英三水。兩司合啓。鄭澈罪惡靡有紀極。而苟非黨與爲之助張聲勢。則澈無所售其奸。右贊成尹根壽。性本輕佻。加以陰邪。自少交結戚里。當澈之擅國用事。奔走其

門有同奴隸。陰謀秘計。晝夜共議。且與白惟咸結為婚媾。益固朋比之勢。判中樞洪聖民。外飾儒名。內實陰兇。初秉銓柄。擅擬趙憲。謀為網打士林之計。及為憲長。百計搆捏。託於翻獄之說。幾陷相臣於不測之地。平日所經營。莫非助成奸兇之勢。擠陷異己之說。聖明洞燭。出按南服。常懷怨懟。凡百機務。亦不經意。及以勳盟上來。澈極力圖留。遲延不發。驪州牧使李海壽。賊性邪毒。見棄清議。常懷怨懟。怏怏不已。鄭澈得志之後。聲勢相倚。以助陷善類為良策。以汲引私黨為急務。以謀害相臣。日夜經營。任為己事。歷抵公卿之門。遍探可否。為正論所折。終不得遂。襄陽府使張雲翼。本以浮薄之人。性且陰險。犇走權門。如醉如狂。為澈鷹犬。恣行噬齧。此四人等。為澈羽翼。請並削奪官爵。答曰依啓。尹根壽元勳。只可罷職。

七月又因臺啓。竄聖民于富寧。海壽鍾城。雲翼穩城。根壽削職。又所啓鄭澈之罪。大惡極。國人所共憤。禁府之配明川。已為可駭。自 上移配兩界。

於是鄭澈改配江界。禁府都事李台壽到順安馳啓。七月二日。鄭澈病重。不得趨程押去。傳曰。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嚴。任意自行。徘徊留連。拿鞠遣他。都事押去。鄭澈賦性狡猾奸毒。既到配所。交通雜人。未知作何罪狀。嚴加圍籬。

可也。時政錄

初鄭彥信之謫甲山也。府使申尙節待之頗厚。御史白惟咸廉得其私。書以責之。欲并陷鄭未果。人多言鄭澈意也。及澈竄江界。府使趙璟亦厚接焉。臺諫論之。下憬吏。人以爲報惟咸之舉。東西之禍。至此酷矣。荷潭錄

七月兩司合啓。兵判黃廷彧猜險貪饕。汎濫鄙陋。不可勝言。自托國昏之後。益甚。人或警之。必忿然曰。不過失兵判耳。勳府尙存。右承旨黃赫。自少無賴。不容人類。自言鄭澈雖失勢。我則托婚於國。山海成龍。早晚可圖。不患澈之不復入。此父子朋奸黨邪。堂堂國家。下婚無行之家乎。戶判尹斗壽。搆陷士類。羅織無辜。無非此人所指畫。左承旨柳根。去就惟視冷炎。雖澈之奸。疑其反側而不信。根乃蝨附鼠伏。方在喪中。昏夜伺隙。黃海監司李山甫。締結權奸。合爲一人。司成李洽。趨附諂媚。無所不至。人或言。則攘臂大言。小人之名。吾自當之。兵曹正郎任鉉。一從指喉。謀陷大臣。禮曹正郎金權。陰譎朋比。曲護私黨。高山縣監黃愼。托爲反獄之說。誣陷大臣。使其計得行。則必至空國而後已。及其補外。快快憤怒。司果具竄。秘跡出沒。造爲無根不道之言。請並罷職。答曰。風聞之言。不無失實。兵判乃元勳。黃赫豈如是乎。尹斗壽寬厚有才智。柳根文藝之士。余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李山甫已下依啓。日月錄

尹斗壽之方被劾。與根壽同出城待命。適過李元翼之門。素相密。斗壽欲歷見。

根壽止之曰。彼方主張時論。朝夕竄吾。不可尋。斗壽曰。舊情不可忘。彼且迫於群議。豈得無情者乎。朝夕遠謫。不可不叙別。遂進通名。東人執論者。方滿座。聞之大駭。送入房中。斗壽見元翼。寒暄移時。略不及時事。告別而歸。元翼大有慚色。同上

臺啓又論黃廷彧等四人。至比金安老三黜三入。又引紹聖之事。答曰。兵判多有施措盡職之事。元勳秩高之人。有何不足。而肆行貪鄙乎。黃赫少時。雖或有放浪花柳之失。不足深咎。銀臺貪鄙等語。風聞失實。尹斗壽誠可用也。柳根輕踈。不過一詩人。余嘗愛其才。大概巨慝已去。餘黨繼黜。自餘諸人。蕩滌收用。務令鎮定。未為不可不允。

兩司必欲去斗壽赫等。連啓至請斗壽赫遠竄。赫得罪朝廷。國婚不可下行於行同狗彘之家。請改定。答曰。婚事匹夫不可失信。况千乘之主乎。斗壽竟竄

洪原。赫削職。並日錄是歲春。斗壽固請奏聞倭情。詳下壬辰錄使臣金應南之回。上嘉斗壽先見。特命放還。臺諫請勿放。上命移配延安。日錄

又啓巖壽等拿來時。臺諫承權奸指喉。論執不可。請并罷。依啓。大憲崔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尹暹。持平申礪。禹俊民。大諫李增。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咸。俞大進。正言姜燦。李洽也。並時政錄日錄

傳曰。奸臣鄭澈。所構陷排斥者。亦有其人。并收叙擢用。

八月又所啓前吏議朴漸。汲引儉邪。布滿朝廷。請削職。忠清監司李誠中。士類中人。與聞澈謀議。舍人禹性傳。好生詭異之議。脅持公論。黨護鄭澈。並請罷。

答曰。朴漸李誠中。依啓。禹性傳。素多人言。出於賊招。賊札者非一。此人近十年徘徊於外。頃者一再入侍。為人甚陰險。不可只罷。削奪官爵。

誠中為副學。時上筭論建儲事。禍本由此。

大諫李德馨。避嫌畧曰。近日言論。方請奸黨之罪。而小臣妻父李山海之名。連出於彈章。隨叅論列。亦有所碍。請遞不允。同上

九月大諫洪汝諄啓。崔永慶為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囑梁千頃兄弟及姜海等。使之做出而殺之。請拿問千頃等。依允。拿囚嚴刑。千頃引任禮臣等十餘人。獄官不問。仍鞫千頃。以輸情為限。千頃妻從兄奇孝曾。謂千頃曰。殺人之律。當分首從。為首者獨死。而從者例減死。此事必引鄭澈。然後汝可生矣。千頃遂引鄭澈。乃得減死。決杖定配。並死於決杖之下。日錄

姜滉海之改名衣帶疏曰。誣服臣姜滉。臣於洛中。偶然傳聞傳說於金克家。克家傳說於應祺。本非臣所使。若以傳說之罪定律。則臣亦無辭。若以誣陷之罪行法。冤枉罔極云云。日錄

千頃等獄時。李恒福居閑。得見其供辭。當初互相捏造煽動。分明是千頃等所

為始信前日髯長至腹等輾合之說。定是千頃所為矣。白沙集己丑
於是副學金誠一請雪崔永慶冤死。命議大臣後復職。錄

癸巳還都。聞永慶妻子飢餓將死。命該司給料賑恤。
壬辰駕次開城。召還鄭澈。癸巳十二月。鄭澈卒。
甲午五月。前縣監權愉疏曰。奸臣構陷林下之士。快其私忿。歸怨於國。上問
為誰。對以崔永慶。

十九日喪人鄭宗溟。上疏辨誣。不報。傳于政院曰。崔三峯之言。其時賊招則

有之。鄭緝則予親鞫之。緝招無此言矣。宗溟疏有

翌日。傳曰。故司蓄崔永慶。奸臣挾憾構陷。冤死獄中。追贈伸冤事下吏曹。時

壬辰錄。○永慶贈大司憲。詳於是兩司論鄭澈構殺永慶。陽為救解。陰實擠陷。請追奪。

正言朴東說避嫌啓略曰。其時自上下永慶搜來四韻詩。澈對以癸甲兩年
流傳之詩。且永慶不能詩。非永慶所為。上曰。永慶何如人。澈對以居家孝友。
又尹斗壽新為都憲。澈貽書曰。年少輩為此論。須力遏之。若以乘機擠陷罪之。
無乃冤乎。答曰。予未知此間事。亦未知某人所為。但永慶為毒物所害。則明
矣。予命放之。而竟不得免焉。死於獄中。加以自死之名。天地間其冤極矣。噫。予
朝夕當退之人也。故欲伸其冤於予在之時。百年後雖歸見無慚色矣。若其是

非。自有公論。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如予昏迷之人。如坐針氈上。何能知之。
大司諫李暨。司諫李尙毅。獻納崔瓘等避嫌啓曰。鄭澈剛愎忌克。媚嫉是事。排
陷異己。睚眦必報。常恨崔永慶斥言其奸狀。挾憾懷忿。適乘逆賊之變。做出無
形之說。遂成其獄。及其推究無形。自上特命放釋。則陰喉言官。更生罪目。竟
死獄中。臣等欲論澈誣殺善士之罪。而正言朴東說有異議。以致公論不張。

答曰。予只自流涕。卿等何必辭。
於是府啓請李暨李尙毅崔瓘出仕。朴東說遞差。遂諫院合啓。請追奪鄭澈官
爵。副學金功等。劄論連日不已。

八月憲府啓崔永慶。常以鄭澈為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做出無形之言。一則
曰。吉三峯。二則曰。崔三峯。終以三峯是永慶。永慶既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
屈自盡為言。雖祖珽續百升之謠。南袞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陰慘。鄭曄者敢
逞私說。抑止公論。不得不論此一人。以扶國是。答曰。鄭澈論之恐污口。置之
可也。

時玉堂鄭曄。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辛慶晉。李晔光。趙守翼等。立異見
遞。

十一月兩司合啓。依啓。傳曰。故領敦寧府事鄭澈。以蛇蝎之性。懷鬼蜮之謀。
毒氣所鍾。惟以傷人害物為事。頃值逆變。入秉朝政。幸國家之禍。以為一己逞

燃藜室記述十四

二二一

憾之地。廣置爪牙。多張網羅。或使山野陳疏。或令臺省上章。親自指授。打盡異己。凡以睚眦被擠害者。不知紀極。姑以著者言之。崔永慶本一林下士。無與世事。而但其平生嫉惡如仇。常以澈為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至於樞府會議之日。倡說嶺南有名士人黨逆者。意指永慶。欲起大獄。因以盡陷一道士人。適有力辨之者。其說不行。澈乃白遣近臣于嶺南。御史吳億齡使之直向晉州。徑宿永慶怨家。欲探其言。以成構禍之謀。而其家不為誣訴。奉使之入。亦不從澈意。更與其黨。造作飛語。一則曰吉三峰。二則曰崔三峰。而終曰是永慶也。自唱自和。使作尋常說話。傳播國中。人皆飽聞。然後方始起獄。自上察其冤枉。特命放釋。而又嗾臺諫請鞫。至於鑿山通道。越境相從。為言其言之陰譎如此。澈又於稠中能掩覆也。百般羅織。竟致瘦死。雖祖珽續百升之謠。南袞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之陰慘。其恣行凶臆。傾危賊害之狀。照然甚明。有目皆見。有口皆言。惟意好惡。出入人罪。雖出於賊口。而澈意所好。則必為之申解。如南彥經之類是也。雖不識賊面。而澈意所惡。則橫被口語以死。如崔永慶之徒是也。至於舉國稱冤。公議日憤。則乃曰。上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快讎於己。而歸怨於上。其為用心。可謂巧且慘矣云云。

寒朗論楚獄一節。責朝臣之不言。於是柳成龍啓略曰。鄭介清。柳夢井。李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被罪有先後。而其為冤枉則一也。介清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自任。而因偶然一篇之著論。以至於滅身。宜羅德潤等輩。千里裹足。而叩闕訴冤也。西崖集

丁酉前正郎朴惺疏。詳下鄭仁集

辛丑六月。遣濟州撫安御史。初善山人故直講蘇海之子德俞。即汝立從侄。己丑獄蒙恩。安置濟州。至是善山人吉雲節。潛入濟州。與德俞密謀不軌。為德俞妻所覺。雲節遂先發告。牧使趙傲。拿送德俞于京。斬之。兵使安衛。前水使金億秋等。辭連被逮。蒙宥。遂遣御史于濟州。撫安居民。撫安教文李粹光製雲節。以先告蒙赦。其後以恩典不加。頗怨望。還囚處斬。雲節頭有三角。兒名三峰。必是吉三峰云。

錄日。辛丑文景虎疏後。兩司請治永慶。再鞫時臺諫。依允。壬寅二月。削李海壽等五人官。詳鄭仁弘用事

崔弘宇等。疏請伸鄭介清。李潑。李浩。柳夢井。曹大中等之冤。不允。同上
 丁未。韓浩等。請伸李潑等之冤。潑見上李
 光海己酉冬。湖南進士金佑成。羅德潤。前叅奉崔洪宇等。疏略曰。李潑。李浩。鄭介清等。已有還給籍沒。復其官爵之命。而獨柳夢井。曹大中等。猶未蒙赦宥之。

恩。臣等請先言夢井大中之寃。後及潑等介清之事。柳夢井清直人也。與逆賊暫有識面之分。絕無相厚之端。而曾與鄭仁弘爲言官。論澈與沈義謙同事之罪。見忤權奸。及其逆獄之起。自上已有自家定配之命。而澈強請拿鞫。受刑一次。自上又有停刑之命。而澈又密啓請之。一日再鞫。殺之而後已。曹大中剛毅人也。與逆賊素不相知。爲本道都事。適與相見而已。大中與澈同在一道。絕不相見。大中之爲及第。澈要與之見。大中終不肯往。澈之懷憤非一日矣。逆賊之初。造作流言。羅織殺之。終有斬屍之禍。二臣之無辜受搆。至於此極。窮天之痛。庸有極乎。若乃李潑李浩等。既無先幾之見。果有親厚之分。其死實當。更有何恨。然不慎交遊之罪。終至於滅其身。老母弱子。并被刑禍。此不足贖其罪乎。臣等之所以前後稱寃者。非謂痛惜其死。而只以未暴非逆之情。請伸之章。非一再矣。汪恩既洽。惠澤旁流。瞻聆所暨。孰不抃躍。然臣等之少有所憾者。籍雖給而官爵未復。至於介清。林下一善士也。儒林不幸。抱寃而死。今承復官之命。得蒙快釋之恩。崔永慶以一體寃死之人。已蒙贈官賜祭之榮。至有錄用子孫之恩。介清之死。與永慶同寃。介清之學。無讓於永慶。以先王處永慶之道。爲今日褒介清之法。豈不幸甚。至於尹毅中。以潑浩舅甥之故。亦在削奪之類。潑浩已雪。則況於潑等之族。何靳復爵之命乎。澈之子宗溟。敢陳誣罔之疏。粉飾虛僞之說。假托訟父之寃。實欲戲敗伸寃之事。人之罔極。何至此乎。己丑橫

罹之禍。將復見於今日云云。

又以德潤爲疏頭。再疏請伸五臣之寃。

自己酉始發。三司合啓請潑浩惟讓介清伸寃。每以三年之內。不敢輕議爲答。故至庚戌二月。祔廟後。三司更發。連日論啓。至五月。命議大臣。大臣收議。遂適

因逆變有大亂。不得更啓。己丑別錄

仁祖甲子。請伸鄭澈。時領相李元翼議。白惟讓等並請伸雪。上命勿伸惟讓

而只伸李潑。

鄭介清癸亥反正後。追復官爵。建祠宇於務安。朝野記聞 孝宗丁酉。宋浚吉

啓請毀之。本邑焚其位版。撤其材瓦。作馬廐。戊戌。介清子孫。上疏訟寃。政院拒

不納。尹善道疏斥其非。應教李端相疏略。介清伸理。只伸其非。預逆賊也。背師

反覆。親密逆魁之狀。則有難自掩。雖孝子慈孫。安可誣也云云。於是前工議尹

善道上萬言疏。爲介清伸辨。

肅宗乙卯。道內幼學羅績等。上疏訟寃。

答幼學安敏儒等疏曰。己令該曹稟處。勿爲煩擾。禮判張善澈回啓曰。介清之

人品高下。文行有無。姑置。若乃一鄉之尸。而祝之。雖無甚關於朝家。曾於五十

年前。仁祖朝。已有毀之之命。掩置廢閣。及至孝廟朝。因藩臣馳啓。詢問沿

革當否。孝宗時。特命申明。先朝成命。卽爲毀撤。到今十九年之後。敢有云

云事甚不當。傳曰觀此啓辭與羅績言大相不同。丙辰吏叅李柔疏曰。宣廟朝崔永慶贈職。鄭彥信復爵。而時事方急。白惟讓等未遑昭雪。仁廟反正。李貴先務伸冤。李潑李浩。鄭介清復官爵。又復鄭澈官爵。兩平之論。今聞惟讓孱孫。上言請復爵。介清門生後學。請復毀院。請收議施行。湖儒吳相玉等疏請鄭介清書院復設事。答曰。浚吉別生妬賢嫉能之計。使安靈之地。泯泯不得香火。丁巳左相權大運。右相許穆收議。後命鄭介清書院復設。戊午四月。賜額紫山書院。湖儒徐國賓等疏請。賜額。特允其請。庚申。湖儒柳景瑞等疏請毀祠。且治吳相玉楊夢舉等欺君罔上之罪。全羅監司狀啓有曰。治命黜去者。仁孝兩朝之睿旨。建請復設者。賊鑄輩群奸邪論云云。大臣收議後。命毀鄭介清郭詩全彭齡等祠院。羅績安敏儒吳相玉楊夢舉等科罪。已上並朝野記聞。肅宗特命弘文館。謄進愚得錄。辛未復建紫山書院。甲戌毀額之議。起而還寢。壬午李晚成啓請毀撤。六月毀。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四終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五

宣祖朝故事本末

壬辰倭亂 大駕西狩

日本國王源氏立國於洪武初。與我修隣好。殆二百年。我國亦嘗遣使慶吊。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後臨卒。成宗問所欲言。叔舟對以願國家無與日本失和。成宗是其言。命副學李亨元書狀金訢。使日本到對馬島。使臣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宗命致書幣於島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日本信使至。接待如禮而已。德慈錄朝野記聞。南師古者。明廟朝人。家關東善風水。天文卜筮相法。俱得不傳之訣。言發必中。明廟末年。嘗曰。不久朝廷當分黨。又不久當有倭變。若起於辰年。則猶可救。起於巳年。則不可救。又曰。社稷洞有王氣。當有太平之主出於其坊。如是者不可縷舉。朝廷自乙亥年間。始携貳。倭寇發於辰年。宣廟自社稷洞潛邸。入承大統。象村集。師古蔚珍人。力學邃於易。言事皆奇中。屢捷鄉解。而竟不第。或曰。君能筭人命。而不能筭己命。年年爲虛行何也。師古笑曰。私意動處。能令術暗。暮年以天文教授在京時。太史星祲觀象監正李蕃臣年老。自謂當之。師古笑曰。自有當之。

者數月師古果卒識小舊例對馬島倭人來朝者邊將尺量所乘船隻大小差等受糧倭人雖貪得厚賜而大船不利風濤故來者亦鮮戊辰年間島主請勿尺量時相有主其議者遂許之自是倭人皆乘小船而冒受大船之糧慶尙道不能以列邑所儲軍資充代朝廷患之將復舊規柳仲郢啓曰倭奴輕剽既許其請而無故改易則曲在我矣未必不生怨起釁臣意請令承文院先作書諭曰量船固舊規前日從島主所請者以島主自能分大小明載書契俾無欺詐今乃奸僞日滋冒濫益甚不可置而不問島主自今嚴飭下人悉如前約則固善不然不得令邊將依舊尺量如此則在我辭直而曲在彼矣從之柳觀仲郢行狀

丁亥十一月十二年春倭賊來寇全羅道地方鹿島萬戶李大元以孤軍力戰于損竹島援絕敗死左水使沈巖節制失律拿致梟示撮要初零賊數船來犯鹿島大元猝急未及傳報獨自捕獲巖深恨之至是賊船又犯竹島巖以大元為斥候使先交鋒率舟師觀望不救而退大元以孤軍力戰死巖自知失律誣啓賊勢熾蔓且徵發內地兵以申礮邊協為全羅左右防禦使礮等罔夜馳下監司洪汝諄在羅州傳令列邑起兵赴難過五六日海無賊警各罷陣朝廷聞巖實狀拿致梟示致事撮要

丁亥十一月日本遣對馬島倭橘康光一作廣來求通信不許致事撮要

時上以日本國廢放其主立新君纂弒之國不可接待其使當以大義開諭入送命從二品以上議其可否密啓皆以為化外之國不可責以禮義使臣出來當依例接待時政錄上許之丙戌錄時原氏之亡十餘年諸倭之往來令嚴不泄我國不知朝野記時上令二品以上獻議多以通信為便李山甫以為不可許芝峰類說橘康廣歸為關白平秀吉所殺或云華人或云探薪于山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奴也賤其狀貌釋不誅得幸於關白明史曰樹下以遇關白源信長於道左右欲兵之關白奇其狀貌釋不誅得幸於關白將善戰積功至大將遂秉權假關白旌鉞討叛遠道國人怒其僭越反關白殺之秀吉回軍戰捷仍大殲源氏自立為關白一作秀吉長為其主自立奇支遂為關白用兵四克并吞諸島統合六十六州鍊精兵百萬日本之盛古未有也秀吉志滿意得又慮內患遂欲侵犯中國以前世舟犯江浙終不得意欲先據朝鮮從陸進兵以窺遼薊而我國邈然無聞紫海錄秀吉言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遂使橘康光平調信等來致書要與通和且言國王源義藤愚迷國人不新關伯平秀吉威而不猛諸道推為關白民部卿僧法印用事云

秀吉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朕一握之語康光時年五十餘容貌魁偉舉止倨

傲與平時倭使絕異。人頗恠之。過仁同。晚視執槍者曰。汝輩槍竿太短。過尙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康光使譯諷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在聲妓之間。百無所為。猶為皓白何哉。及至禮曹宴飲。康光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康光歎謂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矣。錄 康光深有憂色。歸報則秀吉大怒。朝廷但答其書契。而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光受職。故其言頗為我國地。至被慘禍云。錄

己丑五月。日本使對馬島主平義智及平調信僧玄蘇來聘。求信使通好。秀吉既殺康光。又遣義智而玄蘇謀士。調信勇將也。上以機關甚重。且聞玄蘇有文才。命極擇宣慰使。銓曹以李德馨應旨。上特遷吏曹正郎遣之。僮接入京。義智獻孔雀一雙。鳥銃槍刀等物。命放孔雀於南陽海島。下鳥銃於軍器署。我國有鳥銃始此。錄

時倭使獻孔雀。都中士女出而縱觀。自京城至漢江。填咽雜沓。閭里殆空。芝峯類說 義智者。或云其國大將。行長女婿。為秀吉腹心。先是宗盛長。世守島服事我國。秀吉去宗氏。使義智代守島務。以我國不諳海路為辭。詐言義智乃島主子。熟諳海路。與之偕行。因又窺覘我虛實。義智年少鷙悍。他倭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在南山下 必邀我使與俱。下廷臣雜議。因奏天朝。且丁亥春倭寇竹島。殺李

大元。我海邊岷沙火同。一作沙者。漂到日本五島。誘引島倭。歲為邊患。至是或言宜令虜酋。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使。以觀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不難。

即遣調信歸報秀吉。野 時議未決。修撰許箴曰。秀吉本一匹夫。乘時崛起。一島之中多不服從。不過欲藉我國之勢。得以鎮一島之心。必無他意。况送使詳得其情形虛實。則在我預圖。亦甚有益。送之便。柳成龍力贊之。上令群臣再議。莫敢異議。遂以刷還沙

火同為約。寄齋雜記 前都事趙憲坐謫。行且上疏略曰。夷狄無信。有同犬豕。今之請和。良有以也。若斬來使。具告天朝。則聖上洞鑑。終無問罪之患。外寇懼畏。不逞投鞭之志。朝廷益以狂言斥之。日 秀吉即令五道捕沙火同及同謀賊倭信三甫羅緊時要羅望右時羅等來獻

且刷還被擄人孔太元等八十餘名。野 庚寅三月。以沙火同為俘。獻之。太廟 上御仁政殿。大陳兵威。詰問沙火同等。斬於城外。賞義智內廐馬一匹。賜宴義智於殿內。柳成龍邊協等。請遣使報答。勿致生釁。且謂彼中動靜。於是朝議始定。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典籍許箴。為通信使。與義智等偕發。四月渡海。七月到倭都。朝野 齊曰。車天輅為從事。

時秀吉欲加兵於我，而無其釁，托言將入寇中國，假道於我。上以大義却之。秀吉執為兵端。紫海筆談留館五朔始傳命。秀吉只一番相接，而禮數甚慢，不設宴，前置一卓，熟餅一器，瓦甌行酒，酒亦濁，數巡而罷。有頃，秀吉起入，在席者皆不動，俄而抱小兒出，徘徊堂中，臨檻招我國樂工奏樂，肆意自得，傍若無人。使臣將回，不裁答書，使之先行至界濱待之，答書追來，語意不續，多無文理，而極悖慢。德慈錄倭書曰：日本國關白奉書，朝鮮國王閣下，鴈書薰讀，卷舒再三。吾國六十餘州，比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諒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托胎時，慈母夢日輸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八表聞仁聲，四海蒙威名，依此奇異作敵心，自然摧滅，戰必勝攻必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矜悶孤寡，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千古矣。本朝開關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滿百齡，焉能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遠，山川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國，欲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駟入朝，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方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不可作容許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望軍營，則彌可修隣盟，余願無他，只願顯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納云云。

誠一見書辭未暢，且悖慢，稱殿下以閣下，以禮幣為方物，乃貽書玄蘇，譬曉以大義，言若不改此書，吾有死而已，不可持去。玄蘇有書稱謝，諉以撰書者失辭，但改書殿下禮幣等字，其他慢脅之辭，托言此是入朝大明之意，而不肯改。誠一再三移書請改，不從。允吉箴等以為蘇倭自釋其意如此，不必相持久留，誠一爭不能得而遂還。時允吉等曰：不可以此報國王。行長義智玄蘇遂改稿，而一超大明則依前。辛卯三月，黃允吉等回自日本泊釜山，先為馳啓情形，以為必有兵禍，即復命。秀吉遣平調信玄蘇偕來，稱為回禮使，蓋其意逐年往來，以窺我國虛實也。上引見允吉等親問賊情，允吉以為賊必入寇，誠一獨以為為日本時無動兵之勢，可保無虞。又曰：允吉張皇論奏，搖動人心，甚乖事宜。上問秀吉何狀，允吉言其目光爍爍，似是膽智人也。誠一曰：其目如鼠，不足畏也。許箴則執其中，而稍右允吉之言。上曰：三人所見若是不同何也？柳成龍曰：設令秀吉犯順，聞其舉止似無足畏，况其書契要不過恐動，若未得其實，而徑奏天朝，致有邊徼之騷擾，則已極未安。而福建與日本不遠，若使此奏落於日本人之耳，則難保其無致疑之隙，決不可奏聞。允吉等及退，一行傳播實狀，朝野涵懼。日月錄

時成龍主誠一之論。於是議者或主允吉。或主誠一。紛紜未定。亦與東西黨議表裏。各護其類。獨許箴以為倭必來寇。其友問其故。箴曰。吾輩到彼地。處處城池。只有疲殘羸瘁之卒。此平城之故智也。當時以箴不護黨。趨之。

成龍問誠一曰。君言與黃有異。萬一倭果來。則如何。誠一曰。吾亦豈必倭之終不來。但黃言太重。似若倭踵使臣而來。人情洵洵。故如是耳。錄

誠一使日本。強項自持。小無畏懼。受書諸議。皆力爭矯正。同行縮首。敵人敬歎。然稱以使四方不辱君命。則吾恐有愧也。夫所謂專對者。豈指僥倖節目之事。

上問敵情。允吉等皆以為賊來有徵。誠一則抗言不然。深攻允吉等自以為備悉賊情。明年傾國入寇。至於廟社不守。民生魚肉。其不得要領如此。若遇漢高之時。難免前使十輩之誅矣。漢高時難免前使十輩之誅矣

上以倭報處置。令雜議之。領相李山海等以為。皇明罪我私通倭國。不如諱之。獨大憲尹斗壽言。不可不明白具奏。以盡事大之誠。左相柳成龍以為。夷酋恐動之言。不可遞奏天朝。自取不實之譏。上遍問入侍之臣。朴東賢極言君臣大義。不可有隱。若不奏。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反復陳之。上乃決意奏聞。

名臣錄時尹斗壽黃廷彧等以為。不可不奏。柳成龍以下以為。不必奏。雖自。上亦以為必不可不奏。而成龍等方執朝論。以此乃有從輕奏聞之說。而師期及通信

等曲折。沒而不奏。李山海依違兩間。無所可否。李陽元素懍懍。又沉於酒。拱手唯諾而已。寄齋雜記

時斗壽主當奏之論。成龍主不當奏之論。其時於朝講。兩隊爭下。不決。日中乃罷云。而成龍懲忠錄。記奏聞倭情事。朝議以為不當奏。而自家獨啓云。尹根壽嘗言。西崖記壬辰事不平。凡諸善悉歸之己。以自掠云。石室語錄○西崖集曰。具奏山海以為恐皇朝罪我私通。不如匿之。成龍曰。倭國若實有來。成龍謂當即犯順之謀。而天朝由他國聞之。則其疑我必深。而愈無以自脫矣。

以典輸吳億齡為宣慰使。接待調信等。億齡問玄蘇。玄蘇明言。明年將大舉。假道直犯上國。億齡即以所聞。馳啓倭寇必至狀。時當國者主偏聽。謂倭兵必不動。及億齡之啓至。朝野大駭。即啓遞之。億齡還朝。進問答日記。極言倭兵必動之形。大忤時議。遂為質正官以擠之。

閏三月。調信等至京師。館於東平館。上用算司議。使允吉誠一等。私以酒饌往慰。因從客問其國事。鈎察情形。玄蘇密語誠一曰。中朝久絕日本。不通朝貢。平秀吉以此心懷憤恥。欲起兵端。朝鮮若先為奏聞。使貢路得通。則必無事。而日本之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論以大義不可。玄蘇又曰。昔高麗導元兵擊日本。以此欲報怨於朝鮮。勢所宜然。其言漸悖。誠一不復問。

四月二十九日。上引見玄蘇。調信等于仁政殿。上令都承旨韓應寅。謂調信曰。副使古無進爵賜爵之例。而爾則非他使臣之比。故特令進爵云云。時日

燃藜室記述十五

一四五

本情狀多可疑。故自上另致殷勤。以收其心。雜寄記時上將親賜接待。憲府啓曰。接見夷人。禮莫盛也。而若以女樂。肆然并進。則非帝王遠女色而視遠人之道也。請命該曹。代用男樂。依啓。雜寄記蘇等歸。附答書曰。兩國信義交孚。鯨波萬里。聘問以時。今又廢禮重修。舊好益堅。實萬世之福也。所遺鞍馬器玩甲冑兵具。名般甚夥。製造亦精。贈遺之誠。夙出尋常。但奉前後二書。辭旨張皇。欲超入上國。而望吾國之爲黨。不知此言奚爲而至哉。自敝邦言之。則語犯上國。不可相較於文字之間。而言之不酬。亦非交隣之道。敢此暴露。幸有以亮之。雖我東國。卽殷太師箕子受封之舊也。禮義之美。見稱中華。凡幾代矣。逮我皇朝。混一區宇。威德遠被。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無敢違拒。貴國亦嘗航海納貢。而達于京師。况敝邦世守藩封。執壤是恭。侯度罔愆。故中朝待我。亦視同內服。赴告必先。患難相救。有若家人。父子之親者。此貴國之所嘗聞。天下之所共知也。夫黨者。偏陂反側之謂。人臣有黨。天必殛之。况捨君父而黨隣國乎。嗚呼。伐國之問。仁者所恥聞。况於君父之國乎。敝邦之人。素秉禮義。知尊君父。大倫大經。賴以不墜。今固不以私交之厚。而易天賦之常也。豈不較然乎。竊料貴國今日之憤。不過恥夫見擯之久。禮義無所效關。市不得通。并立於萬國玉帛之列也。貴國何不反求其故。自盡其道。而惟不臧之謀。是依。可謂不思之甚也。二浦開路之事。在先朝約誓已定。堅如金石。若

以使价一時之少倦。而輕改久立之成憲。則彼此俱失之矣。其可乎哉。黃廷或製玄蘇等留京。書館壁云。蟬噪忘螳捕。魚遊喜鷺眠。此地知何地。他年重開筵。臨還。義智曰。欲由三陟直渡東海。譯官曰。三陟去京三千餘里。未可猝至。義智張目。出示我國地圖曰。此國豈有千里之境。至東萊書客館曰。明年若得東風便。六十七州談笑中。亂中雜錄時上下遑遑。莫知所措。前縣監趙憲聞之。自沃川徒步詣闕。上章畧曰。臣竊聞東槎纔返。賊船棲海。彼陷我射。天則自明。無路乘機。竊發則邊圉疎虞。必爭之地。迄無充國之經畧。勿迎元使。又無夢周之抗議。檜倫誤國。臨安垂陷。綱常一墜。君父禍急。臣竊料今日安危成敗。只在呼吸。惟有亟斬虜使。飛奏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國。期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云云。疏入。上謂左右曰。趙憲屢上狂妄之疏。至於流竄。而猶不知止。真無恥者也。憲待命闕下三日而不報。一憲日夜習步。人問何自爲勞。憲曰。明年倭亂時見效。日月錄黃進以黃允吉軍官赴日本。捐橐買寶劔曰。不久賊來。吾將用此劔矣。進素耽酒色。及還。絕酒不御色。傾財換馬。日夜習騎射曰。大亂將作。丈夫許國。不可徒死。谿谷錄五月平義智乘單舸。來泊絕影島。自言有急報。願至京城面陳。不許。又願與慶尙監司相會。又不許。日月錄

時義智到釜山浦泊船不下言於邊將曰日本欲通大明若朝鮮為之奏聞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朝議方咎通信且怒其悖慢不報十餘日義智怏怏而去後倭不復至留館倭常有數十餘人稍稍入歸至壬辰春而一館空人恠之錄

五月初十日雨人謂太宗雨歷二百年始不雨有識者窃憂之寄齋雜記

因賀聖節使金應南等赴京移咨禮部報變既入上國界所經一路見人往往指點耳語無親信意景色異前到山海關人皆大罵汝國與倭同叛何故來耶使臣憂懼唐陵君洪純彥老譯解事與閣老許國舍人俞深最熟密書抵深陳本國事情俾達於閣老密賂人先送既而行到通州路上望見一人坐高阜以手招之純彥與吏文學官許澂馳赴之乃俞深也深言近日福建等處皆奏汝國導倭欲犯順論議藉藉閣老獨力保之以為必無此理且言朝鮮節使今且至必有報變文字如無則果可疑也科道官或欲上本待汝國使臣至請鞫問者閣老云事不可知而先鞫使臣非柔遠之道也以此論議小寢將待汝國報變與否而處之今得書閣老甚喜使我先報言訖恐傍人觀覷疾馳而去及到京呈咨文於禮部侍郎韓世能亦壬申間來使我國者也以手書諭使臣云皇上覽本國咨甚嘉悅爾輩必有恩賞臨還光祿寺宴罷中官自內出以皇帝命引一行人會極門門在皇極殿內內有太液池外人所不到出酒饌令醉飽

蓋異數也因降勅獎諭賞白金紵絲綵段西厓集

金應南回九月皇帝勅令我國要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擊日本日月錄

時中朝客商陳申還自倭中言關白秀吉將入寇以朝鮮為先鋒又有許儀後者被虜於倭為薩摩太守所愛聞倭將入寇潛使所親米均旺投書於中國邊帥曰關白併吞八國唯關東未下庚寅正月率兵十萬征東曰吾即欲渡海侵大明遂命肥前州守造船越十月琉球遣僧入貢贈金百兩曰吾征大明以汝為先導召曩時汪五峯之黨問之答曰明畏日本如虎欲取大明如反掌也秀吉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城之不破何國之亡吾帝大明矣五月高麗貢驢亦以語琉球者語之贈金百兩辛卯七月高麗入貢催關白速行十一月文書行到薩摩整兵三萬大將二人渡高麗會聚共五十餘萬關白親帥兵五十餘萬共計百萬大將一百五十餘員戰馬五萬餘匹大鋤刀五萬斬刀十萬長槍十萬斫柴刀十萬鳥銃三十萬長刀五十萬三尺劍人人在身限來年壬辰春起事云云儀後失實如此而亦出倭奴矯作以脅其民也琉球國世子尙寧亦遣使報聲息獨許國曰我曾使朝鮮習知情形朝鮮禮義之邦決不然矣及應南入朝招問本國事情倭奴逆狀然後大悅乃訟言于朝羣疑稍釋日月錄

冬至使李裕仁賚奏再陳賊情及暹羅琉球無緣寄信之狀

八月遼東都司移咨我國具報倭情蓋因許儀後誣奏也備邊司始決專使陳奏之議

冬十月遣韓應寅陳奏賊情因辨我國被誣事

帝降勅獎諭賜白金綵幣

時皇帝久不御朝出御皇極殿引入使臣親賜臨問

續遣申點等陳謝

陳奏使之還上追念尹斗壽首先請奏特命放還臺諫又屢啓不可放不從

特命量移海州

是時倭聲日急上命備邊司各薦才堪將帥者擢加里浦僉使李舜臣爲全羅左水使左相柳成龍所薦也

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金晬爲慶尙監司李洸爲全羅監司尹先覺爲忠清監司

載路兩南所築皆不得形勢且以濶大容衆爲務

壬辰春分遣申礪李鎰巡視邊備鎰往忠清全羅往京畿黃海皆閱月而還

所點者弓矢槍刀而已

特以承旨金誠一爲慶尙左兵使備邊司啓儒臣不合此任不允

時都下士子百千朋聚佯狂作恠歌舞笑哭不以爲羞赧恣爲鬼魅巫覡之狀

極其凶駭名之曰登登曲名家子弟如鄭孝誠白震民柳克新金斗南李慶全

鄭協金誠立等三十餘人爲之倡人以爲亂亡之兆

時災異變恠層生疊出

秋盛行庚寅辛卯之間京師傳言不久當易世不如生前醉飽競事遊樂或至破產識者以爲不祥

壬辰三月望祭祭官班定忽健元陵上若有哽咽噓嘻之聲初不識爲何音

齊聲言是何聲響尋聞則聲自陵上而下祭官上下莫不悚然而罷自後或一日一至或數日一至盡一月不絕齋官及守護軍等習以爲常及五月倭寇至

積薪柴於丁字閣取火焚之柴盡而火自滅更不延爇於棟樑如是者數四賊懼有神乃去至今丁閣如新

雲峯八良峙有血巖乃太祖勦滅拔都之地石上斑血至今若新漬壬辰血流而倭寇至

四月十三日青虹起自宮中井來逼於上上避之再三輒隨之閉戶始止及

聞是日賊陷釜山大懼有必避之計

是日倭船犯釜山僉使鄭撥死之

平秀吉遣其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等三十六

行長義智調信等爲先鋒兵船四萬餘艘蔽海而來乘曉霧而直侵釜山時僉

使鄭撥獵于絕影島。初謂朝宗之倭，不以爲意。俄見賊船稍近，連放銃筒。始蒼黃還鎮，賊隨至登陸圍之。城遂陷，撥死之。寄齋曰：撥宿醉未解，不放一矢而死。城中之人，無長幼皆殺之。

一說撥拒戰良久，衆寡不敵，入城治守禦具。且令警吹簫晏聞如平日，軍民和靜不驚。十四日曉，賊薄城圍之百匝，發砲如雨。撥勵氣巡城，士卒奮勇射殪賊無數。賊三處尸如山，撥矢盡中丸而死。其妾年十八，亦自剄死。載

左水使朴泓聞賊至，焚糧械棄城遁去。泓見鄭撥之死，馳向東萊，亦不入其城而逃。寄齋雜記

賊連陷西平多大鎮，多大僉使尹興信力戰死。雜記左兵使李珪聞倭聲息入東萊，及釜山陷，恒撓失措，退陣于蘇山驛。東萊地珪本悻戾無行，善事近習，有罪亦見放。聞報馳向東萊，又聞宋象賢將守城，懼不敢進。日將守蘇山。寄齋雜記

東萊府使宋象賢聞賊至，招旁邑兵守城。李珪欲去，象賢留與同守。珪不聽，只留牙兵二十人，托言我大將當在外掎角，與其別將開門遁去。出陣蘇山，象賢上南門樓，率軍民以禦賊。賊軍于聚兵場，先遣木板書立城中曰：戰則戰，不戰則假我途。象賢亦書木板投賊曰：死易假途難。賊遂圍之三匝。象賢督戰半日，且進且退。十五日黎明，賊兵自城後山大進，先作偶人，紅衣青巾，背負赤幟，帶

長劍縛之長竿，列示堞間。城中震駭號哭，賊揮劍攔入，助防將洪允寬、右衛將梁山郡守趙英珪、代將宋鳳壽、教授盧蓋邦等皆死之。象賢知不免，急取朝衣穿甲上，登南樓據胡床，賊來逼，端坐不動。乃數曰：鄰國之道固如是乎？我不負汝，汝何至此？神色不變。賊怒遂被害。一說象賢奮劍殺數賊而

時象賢據胡床不動，賊兵遂集，欲生執之。象賢以靴尖拒踢之，遂遇害。城陷，有一賊名平調益，曾隨調信往來，得見於象賢，象賢待之款，調益感之。及是日象賢使避於城傍隙地，象賢不應，調益疑其不覺，又舉手牽衣指之。象賢已下牀北向拜矣。拜已，手題扇面，致于其父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令其下曰：吾腰下有大痣如豆，吾死以此爲驗，而收吾尸。義智立蘇等聞公死，皆嗟惜之。出賊之害公者戮之，尋公尸及公之妾見殺者，葬於東門外，立木以表之，爲詩以祭。其後賊謂被擄人曰：爾國忠臣，惟東萊府使一人而已。

象賢字德求，礪山人，號泉谷。自登第初，以將才稱，出東萊也。倭釁已成，朝暮且有變，人皆危之。其父監察興復尙在，獨毅然曰：不辭難臣職也。死將焉避。錄谷集名

象賢本以書生，超拜是職，繕治粗完，訓練軍兵，嘗於城外四面治塹設柵，極其固，多樹襍木。及是日巡城誓死，自守南門，賊攀附城外叢木之下，以防矢石，自

卯至巳。大賊至。洪允寬知事急。顧謂象賢曰。事已至此。奈何。府後有蘇山。堅險可守。與我同往守之。象賢曰。不死守城。朝廷必不饒我。且去又何之。允寬曰。我亦當同死。言未畢。賊已斬之。萬餘人無得脫者。雜記

象賢妾金蟾者。咸興妓也。隨公之府。公急取朝服去。雜記蟾知公將取義。即與女奴今春。踰衙牆往公所。賊至。集害公矣。蟾亦被擄。罵不絕口者三日。遂為所殺。賊奇之。具棺並公葬。名錄

李氏女者。亦象賢妾也。象賢以賊將迫。遣還京師。行一日。聞釜山陷。慟曰。吾寧死於所天處。返東萊。與婢萬。今春共被擄渡海。秀吉將納之。李以死拒之。秀吉義以釋之。令與前關白之女源氏。處於別院。竟全節而歸。及歸。懷象賢彩纓。獻夫人。相持號哭。名錄

庶孽申汝。櫓隨象賢赴東萊。象賢以汝櫓有母。恐被賊遣還。汝櫓道聞賊陷釜山。謂人曰。吾受公厚恩。臨亂敢愛死乎。遂還詣象賢同死。名錄

官奴一人。哭扶象賢衣裾。遂與同死。賊益奇之。日月錄

裨將四五人及鄉吏等。力鬪皆同死。載

自是南門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尤庵集

乙未。上下教于慶尙兵使金應瑞。令其家人入賊陣。輿櫓而歸。廩其家官其子。

時帥臣見賊將。賊將具道象賢殉節事甚詳。上聞之。特命贈官旋門。官其子而遣官致祭。尤庵集

萊人之號哭。追送公櫓于百里者七十餘人。義智逢公櫓。下馬引避而送之。公櫓之在賊中也。府人邁同者。遇公諱日及節辰。必盛設祭之。歲以為常。後抵公之弟象仁家。備叙公伏節事。嗚咽不能已。餽之肉不食曰。今日得見公之弟。如

見公。奚忍肉。名錄芝

接伴使李恒福。住宜寧。聞象賢櫓返。往為之收斂及棺。操文以祭曰。維月日。贈吏曹判書行東萊府使宋公之骸。歸自賊中。將以返葬于鄉園。權厝于宜春之村舍。其友李某。贊僮南服。道過是縣。謹以醒盞。翰音之奠。號嗚四方。上下招其魂而祭之。曰。嗚呼。月暈孤城。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耶。白刃交前。端拱而不動者。非公之節耶。嗚呼。萊山蒼蒼。南海溟溟。却有長存而不毀者。千齡萬祀。兮垂空名。南門夜夜。紫氣燁燁。仰射于斗。躔者。非公之精耶。無寧乘雲御風。而上征。叩閭闔而訴九天。鞭雷師。駕厲鬼。掃妖氛於三邊。然後飄然而下降。遍入荒而無所不之。亦或融為川瀆。峙為山岳。于以捍禦于南陲。是皆公之平生蘊蓄而未洩者。庶幾死而有施。某義在漬綿。文不崇終。逆旅相逢。涕淚無從。人間今夕。地下千秋。一栢為辭。萬里狐邱。白沙集

乙未年間。象賢之子仁及。夢見象賢曰。國家禍亂尙未定。前頭之事有不可言。

慄皆有崩壞之色。

十九日傳曰。當此兵變孔棘之日。不可徒守常規。凡士大夫被罪罷散者。咸使錄用。以聽調遣。武臣居憂在家者。悉皆起復。雜寄記以柳成龍為都體察使。金應南為副使。使之檢督諸將。

兵判洪汝諄。以不能治任。且軍卒多怨。遞以金應南代之。從柳成龍之啓也。寄

上申震怒。遂以應南代之。即二十二日。使貸罪隨行。

上以汝物才勇可惜。命於防禦緊要處定配立功自効。汝物出獄。成龍召與計

策。上許之。啓曰。臣今始見汝物。論兵事。不但武勇才略過人。請置幕中。資其籌

上又從之。令朝官各出戰馬一匹以助之。載初體察使柳成龍金應南同坐中樞府治行事。軍官應募者八十人。書單子將

入啓。申硃忽自外來。謂曰。聞賊兵已過密陽。將至嶺下。朝廷使李鎰獨以孤軍

在前。而後無策應之將。勢甚危急。體察雖下去。非戰將。賊勢若緩。則猶可在後。

檢飭諸將。今賊已逼。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為鎰軍繼援耶。成龍深然答曰。令

公之言甚是。但武將無可去者。奈何。硃應聲曰。國事方急。誰不可去。雖小人若

命去則敢辭耶。成龍歎曰。令公許國之忠。人不可及。即當請對陳達。上引見

硃。遂授巡邊之命。硃立闕門外。召募軍官。良久入樞府。頗有怒色。謂在庭軍官

曰。汝輩何以投歇厭苦。不應我募耶。因謂成龍曰。軍官無一人應募者可恨。成

龍曰。同是國事。何分彼此。吾所募得者。令公可先帶去。因以軍官單子投其前。

硃手持單子而出。汝物亦同行。集西厓命拿來慶尙右兵使金誠一。上曰。金誠一大言倭必不來。使邊情解弛。致此

賊變。予將翰之時。誠一討賊江右。頗有著效。人心惜之。拿到稷山。命赦之。仍為

右道招諭使。使諭道內人民起兵討賊。以咸安郡守柳崇仁有戰功。故超拜左兵使。以僉知金功為慶尙左道安集使。

賊陷慶州。時府尹尹仁涵以儒臣懦怯。遞判官朴毅長獨在城。賊一派自彥陽

從間道進薄。毅長空城遁去。龍宮縣監禹伏龍領軍赴兵營。方食路邊。有河陽縣代將領軍數百。屬防禦使。

向上道過其前。伏龍怒軍士不下馬拘之。責以欲叛。河陽軍出示兵使公文。方

自辨。伏龍目其軍圍而戮之無遺。積尸滿野。伏龍即以捕斬土賊。追報于防禦

使。巡察使以功聞。伏龍陞拜安東府使。後河陽人孤兒寡妻。每逢使行。遮馬首

號冤。伏龍有時名。故無伸理者云。巡營錄賊陷左兵營。時李珪及虞候元應斗先已遁走。十三邑兵入城皆潰。珪武藝絕

倫及除本職。放砲別用海磨石如彈丸者十餘斗以試之。聲勢大震。人頗倚重。貪饕無厭。性又恇怯。到處先竄。
 時金晬不知所為。但檄列邑。諭民避賊。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為。錄
 二十五日賊陷尙州。巡邊使李鎰奔還忠州。從事官校理尹暹朴箎防禦從事。官兵曹佐郎李慶流判官權井吉助防將邊璣死之。
 初鎰率京中精兵三百名以去。取兵曹選兵案視之。皆閭閻市井白徒胥吏儒生居半。臨時點閱。儒生具冠服持試卷。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者。充滿於庭。無可遣者。鎰三日不發。不得已令鎰先行。使別將俞沃隨後領去。錄
 鎰到聞慶。二日馳啓曰。今日之賊。有似神兵。無人敢當。臣則有死而已。寄齋
 初慶尙道守令引兵赴大丘。露次川邊。待巡邊使已數日。賊報漸近。諸軍自相驚動。會大雨。衣裳沾濕。糧餉不繼。夜半潰散。守令皆以單騎奔還。鎰至尙州。牧使金滌遁入山中。判官權井吉獨留。鎰責以無兵。將斬之。貫使招呼。諡又開倉。誘聚散民。收得數百人。編伍為軍。夕有開寧人來報賊至。鎰以為惑眾。將斬之。臨刑呼冤曰。請姑囚我。明朝賊不來。則斬之不晚。鎰不聽。是夜賊自善山進兵。已來屯於南面二十里長川里。而鎰軍無斥候。故不知也。翌朝賊之探候者。二三為群。來在北川陣前。眺望良久。往還數次。而軍中不敢發口。鎰聞賊砲聲。始出屯城外。以其軍民八九百。習陣于北川邊。望見城中數處烟起。使軍官往探。

賊伏橋下。以鳥銃中軍官。斬首而去。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至。以鳥銃衝之。中者即斃。我軍發矢。數十步輒墜。而賊已分左右翼。圍抱而來。鎰撥馬北走。尹暹朴箎等皆死。朝野記聞

時賊膝行而前。須臾蔽野。我軍驚潰。積尸如山。日月錄

初鎰以尹暹所親人某為其從事。暹往見鎰。為言其人有偏母。無他兄弟。其母日夜號哭。願公垂察。鎰許諾曰。國家存亡。將決於此。幕佐不可不極擇。無踰於公。遂辟自從。暹入辭母。母泣訣曰。汝何不念吾二人。而自就死地。暹曰。許身國家。恩義不可兩全。且有家弟。可以侍奉矣。弟邊握手泣曰。兄何只恤友人。而不自恤。置父母於相忘之地乎。暹曰。彼無兄弟。情勢可矜。吾家有汝。而且當國家危急之日。何可顧私耶。至尙州北甌淵上。賊眾猝薄之。鎰跳去。謂暹曰。徒死無益。願公從我。暹曰。將無以見主上。遂與朴箎同死。尹暹狀
 朴箎金晬之婿。鎰意有輔助。請以自隨。時年二十二。八月錄
 賊追鎰急。鎰棄馬脫衣服。披髮赤體而走。到聞慶。馳啓待罪。聞申砬在忠州。遂棄鳥嶺赴其軍。錄

二十一日鎰馳啓至。宮中亦有不固之志。遂買繩鞋等遠行諸具。又命司僕寺。整立馬匹於永康門內。寄齋
 以右相李陽元為守城大將。李戩邊彥琇為左右衛將。商山君朴忠侃為京城

巡檢使使修都城。同上

二十二日起復慶林君金命元為都元帥治兵於漢江。同上

二十三日令內需司別坐金公諒率內需寺奴能射者二百餘人入宿衛大內。同上

宗親等聚閣門外痛哭請勿棄都城領中樞金貴榮與諸大臣請對請固守京

城。同上上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朝野記

命抄坊民吏胥三醫司各守城堞堞三萬餘而人口僅七千上番軍則吏輩從

中受賂私放甚多軍政之解弛一至於此。同上

二十四日前吏判俞泓疏陳大計請固守京城同死社稷且曰繩鞋非宮禁所

用白金非禦敵之物方羽檄交馳而輒命貿易殿下安得為此亡國事乎。谷集

李山海首建西狩之策泓詣闕極諫人皆知京城不可守泓先令家人避兵而

外為此言人多疾其詐。紫海筆談

時小民多避出外方者各司官員亦有亡匿不仕者俞泓崔滉首出其家屬於

鄉。寄齋雜記

兩司合啓請堅閉都城勿令士庶闌出又出繩鞋等物以示效死勿去之義。同上

命放還尹斗壽臺諫累啓不可不允。同上

二十六日兩司合啓領議政李山海身為首相不能鎮定人心致有土崩之勢

請黜于都堂不允。同上

內間已有去邠之意山海以太僕提調與聞立馬事臺諫劾之。朝野記

黃慎撰諭軍民教曰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懸指山海也詔諛固寵植黨

倍公其禍至于今益甚罪固難赦至以西幸之舉并為罪案彼豈肯心服哉西

狩之策有功於宗社甚大不可毀也。涪溪雜記

吏判李元翼自言有敢死士十餘人約為同死生願與此輩俱入賊營斬賊將

頭少紓國家之急朝廷以為迂闊不之用。寄齋雜記

二十七日生員具容權鞞疏曰柳成龍之請和李山海之誤國實今日之秦檜

國忠也請斬之以謝百姓不報。同上

時李鎰敗報至閭巷一空雖欲守城已無人矣。同上

初倭賊生得蔚山郡守李彥誠傳送秀吉書契彥誠自賊中回畏得罪自云逃

還隱其書不傳尙州之敗。寄齋雜記行長獲通事景應舞者又以秀吉書契及

送禮曹公文一道授送曰朝鮮有意講和可令李德馨二十八日會我忠州蓋

德馨嘗為宣慰使倭人敬重故也時事急計無所出意或因此緩兵德馨亦請

行持答書挾應舞而去。德馨錄

德馨渡津見元帥金命元設陣于濟川亭厓鳩閭家射幘蔽遮軍未滿伍而皆

病殘。但相與慟哭而別。在道到山竹聞忠州已陷。先使應舞往探。應舞為清正所殺。德馨遂從中路還。復命於平壤。錄日月二十八日。大臣請建儲。以繫人心。於是立光海君瑋。為世子。百官朝賀。草草不成。東西班。無印章教書。雜記齋熒惑犯南斗。

徵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五道兵。入援京師。

以吏判李元翼為平安監司。知中樞崔興源為黃海監司。即日發遣。元翼曾牧安州郡。興源曾為海伯。皆有惠政。為民心所附。故使之先往撫諭。以備巡幸。錄

李好閔為元翼從事。柳永慶為興源從事。

時賊陷尙州。連陷咸昌。二十日。猝入聞慶。人皆駭散。縣監申吉元。獨騎馬避入山麓。賊追及欲降之。吉元奮罵不屈。賊斷其四肢而殺之。錄日月

賊兵一隊陷軍威比安。一隊自長馨陷延日安東豐基。守令遁。金晬還居昌。斬李惟儉。賊入宜寧。曹大坤走。時嶺南六十餘邑盡淪。惟右道六七邑僅免兵火。而軍卒則已散矣。同上

是日賊兵入忠州。都巡邊使申砬從事官金汝吻。敗績死。初砬臨行。上召見問賊何如。砬意輕之。上曰。邊協每言倭最難敵。卿何易

言耶。砬既行。上曰。邊協誠良將。予常不忘。協若在。予豈憂倭賊耶。時協之沒。僅三年。白沙集

初砬詣賓廳。辭大臣將下塔。頭上紗帽忽落在地上。見者失色。到龍仁。狀啓中。不署其名。人或疑其心亂。錄

時應募者皆市井惡少。而昇平日久。全不知兵。識者憂之。到龍仁聞賊勢猖獗。砬密啓曰。賊勢甚盛。實難防禦。今日之事。不勝悶迫。都下恃砬如干城。及此啓至。士民洶懼。錄日月

馳到忠州。欲遮烏嶺。以道險騎射不便。退屯忠州。李鎰聞砬在忠州。遂棄烏嶺。赴之。砬問賊勢。鎰曰。此賊非庚午乙卯之比。又非若北虜之易制。既不據險。交鋒廣野。萬無能當之理。寧退守京城。砬怒曰。爾敗軍。又復驚動軍卒。法當斬。第俟賊至。立功自效。且曰。過海之賊。不能趨走。遂背隄川。結陣于彈琴臺。臺在隄川兩水

問忠州府斥候將金命元。安敏等曰。賊鋒已逼。砬忽跳出城。一軍擾擾不知砬所在。夜還客舍。謂軍官妄言驚衆。斬之。朝野

初金汝吻謂砬曰。賊銳甚難與爭鋒。宜固守烏嶺。砬曰。彼步我騎。迎入廣野。以鐵騎蹙之。無不勝矣。不聽。賊已潛師逾嶺。是日分路大至。勢如風雨。汝吻又言先據高阜逆擊之。又不聽。乃陣背水。賊出我軍後圍匝之。鬪始合。果皆奔潰。將

卒驚惶盡入澗水。賊交刃亂斫。浮尸蔽江。砧呼汝吻曰。君亦求免耶。汝吻笑曰。豈以我惜死哉。同至彈琴臺下。手殺賊數十。相與赴水死。名臣錄

汝吻字士秀。順天人。少英特。多力。便弓馬。二十進士。三十魁文科。丰神俊彩。映帶數人。一時豪傑。無有先者。大臣薦牧義州。辭連譯人之罪。事將不測。會邊報遽至。上令貫過責効。及至忠州。知必敗。與子書曰。三道勤王之師。無一人至者。吾等奮臂無助。男兒死國職耳。但國恥未雪。壯志未成。是以負恨。賊衆號六十萬。勢如狂濤。一湧而進。砧蒼黃欲馳奏。視汝吻屬草。撰甲冑臂弓腰箭。鳴毫颯颯。卒書投筆。無一字錯。帳下觀者。人人嘖嘖。名臣錄。○後贈領相。廣興主簿李雲龍。時年三十八。武科。自願出征。赴申。砧慕。砧設背水陣。雲龍曰。此乃自陷死地也。泣諫。其非計。砧怒。其妄言誤事。機決棍三十。雲龍洗血視事。及軍敗。躍馬突賊陣而死。上聞之。命錄後復戶。彭城志。○平澤縣。李鎰脫身而逃入山。遇倭數三。射殺得一級。渡江馳啓。朝廷始知。砧敗後。車駕即發。砧之戰。敗曲折。皆不能知。且不知死生。或言入山爲僧。或言下南中謀再舉。或言方到海西。懼誅不敢出。一日。上召羣臣與計事。憂形於色。曰。賊鋒果難當也。都承旨李忠元。低聲仰達曰。上勿憂。臣聞諸可信人。申砧果不死在海西。召用之。則賊不足憂也。上哂曰。當今將帥之人。如都承旨者。豈不好乎。忠元起拜曰。臣誠着着不可爲將。聞者絕倒。寄齋雜記。申砧字缺。平山人。

二十九日夕。傳聞忠州敗報。滿城俱震。上御東廂。地坐張燈燭。河源君鎰。河陵君麟侍坐。急召宰執議出避。領相李山海曰。事勢至此。車駕出幸平壤可也。都承旨李恒福曰。當今西向天朝。以圖恢復而已。掌令權快力請固守京城。左相柳成龍曰。權快之言忠實。但事勢不得不然。遂決西狩。世子隨駕。分遣諸王子于諸道。使呼召勤王。臨海君瑋。往咸鏡道。領中樞金貴榮。漆溪君尹卓然從之。順和君玆。往江原道。長溪君黃廷彧。護軍黃赫。同知李瑩從之。初以韓準。陪順和君。初一日於東坡。命廷彧等三人陪行。召準還。蓋瑩關東之望也。特陞資憲送之。日錄寄齋雜記。以李誠中爲統禦使。統諸道徵兵。李彥直爲從事官。命李陽元留守京城。時李恒福聞命入政院。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進詣宣政門外。以便啓事。俄命柳成龍守京城。恒福謂盧士馨曰。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卽上國之疆。應有酬酢處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達善辭。命成龍一人。今大駕一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成龍不過爲敗績之將。扈駕必有裨益。啓請從行如何。卽構草不暇正寫。以草紙入啓。上允之。改命陽元留守。西厓集所附

時上欲去邠。已治行具。而臺諫百司俱以為不可去。宮中遂密為裝束。不使外人知之。都人訛言大駕已自宣仁門。着布衣向北道。久而乃定。時上自朝官。下至軍校。相繼逃竄。城門不閉。夜漏不傳。人馬襍沓於仁政殿庭。上下號哭。不知所為。俄傳乘輿已向北道。諸僚顛倒入闕。則乃虛語。李廷立時住城外。聞報蒼黃。追至楊州。歷問道路。皆曰不知。乃還雜寄齋。令祠官奉廟社主先行。世子隨後發。信城君瑒定遠君元宗陪從。夜深後李鎰狀啓至。而賊今明日間入京城云。

初李鎰到忠州。盛言賊勢大。上見報頗懼。一日宮中有鳥飛鳴於屋簷之上。晝夜不止。聲甚慘切。向人哀號。似若促其行者。遠近聞之。頗有崩潰之志。上亦恠訝。遂決西行。其形如戴勝而小尾且短。人所未嘗見。或言金剛山有之。及晦日不知去向。寄齋雜記○菊圃碎語曰。鳥鳴徹夜。其聲上以標信授兵判金應南。一任便宜。應南項帶標信。欲有指揮。而無一人應之者。時夜已三更。大駕將出。而軍人未備。兵曹佐郎李弘老持標信遍行四衛。只有衛將成壽益一人而已。天又大雨。夜暗如漆。上只與數三小宦。坐板房。無禮之人。闌入大內。掠取寶貨。無所忌憚。雜寄齋。曉四鼓。中殿獨與女侍數十人。步出仁和門。李恒福執燭前導。中殿顧問。嗟獎良久。勉以忠義。白沙年譜

侍女等或跣足脫衣。或踣或哭。散出宮門。聲震天地。李弘老持小燭跋導。上而出。四更始出宮門。中殿嬪御皆乘屋轎。而擔夫或七八或五六。上乘馬

隨之。戎服執鞭。雜寄齋

三十日曉。車駕出敦義門。中殿以下皆乘馬。見者掩泣。百官鳥竄。從者僅百

餘人。到沙峴。東方向明雨作。京畿監司權徵追至。白沙年譜

御醫楊禮壽晚稱有脚疾。雖權貴邀請。多不肯往。至是倉卒。未暇圖騎。步隨駕

至沙峴。李恒福顧視笑曰。楊同知脚疾。亂離湯是當劑也。上聞之。命給馬。一

冒雨西行至碧蹄。雨甚。上入驛。少頃即出。侍從臺諫多落後。過惠陰嶺。雨下

如注。是夜駕薄臨津。上下相失。李恒福徒步召集徒衆於泥淖中。渡臨津。命焚

津南丞廳。光照江北。尋路而行。白沙年譜

時谿澗漲溢。道路泥濘。津船纔五六隻。以此大小人等。競相取渡。上下紊亂。僕

馬散失。或步或騎。達夜不能渡。後宮閔嬪乘轎眩暈。仍留坡州。上乘船待之。

已近二更。猶未進夕餼。顧謂內宦。進酒進茶。皆曰不來。內醫院人龍雲者。自頭

髻裏出砂糖半塊。和江水以進。雜寄齋

三更到東坡驛。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淵。畧設御厨。扈衛人終日飢困。

亂入厨中奪食。將闕。上供。晉等懼而逃。白沙年譜

四更。上始御糲飯。世子以下皆闕膳。柳成龍進米三升。翌朝炊進。雜寄齋

大司諫金瓚到平壤疏去 司諫李礪 獻納李廷臣不辭寧邊去 正言鄭士信初來不 黃鵬
 校理李幼澄 沈岱 修撰朴東賢 任蒙正初不 副修撰尹暹 朴篋二人俱死
 州尙 洪麟祥拜到東坡 在承旨李忠元 右承旨李廷馨 左副承旨盧稷平壤後 右
 都承旨李恒福 同副承旨閔汝慶平壤後 趙存世安州不 檢閱金善餘安州不 姜
 奉教奇自獻追到壤餘 尹敬立父上疏赴 趙存世安州不 檢閱金善餘安州不 姜
 秀俊疏去壤上 金義元缺 海原君尹斗壽 尹自新 黃廷式 李
 杞城君俞泓 海平君尹根壽 海原君尹斗壽 尹自新 黃廷式 李
 護軍李山甫 柳根 洪進 洪麟祥疏去壤上 閔濬 尹自新 黃廷式 李
 廷立 李瓘 成壽益 直講沈友勝博士李效元
 大司成任國老疏去壤上 直講沈友勝博士李效元
 文僉知柳希霖 鄭崑壽開散官從行齋錄不入又曰
 司僕僉正朴應寅 內乘朴東彥 安浣記以下各司官只
 宗簿僉正閔善坡州 司瞻奉事李慎誠坡州 掌樂直長李慶全平壤後奉常奉事
 洪鳳祥 宣傳官崔賓 武兼韓淵齋二人錄 掌樂直長李慶全平壤後奉常奉事

世子從官輔德沈岱校理 弼善沈友正 文學李尙毅 說書李光庭 副率姜
 網翊衛司官員皆 不來獨姜網來 近侍之臣率皆扈從而持平南瑾正言鄭士信纔到盤松亭便不知去處自初
 不來者惟任蒙老一人其餘小官及散秩或坡州或開城自任行止多不能記
 者并上 五月初一日大駕將發向開城而日將午尙未進膳軍夫亦未集長湍府使具
 孝淵逃匿不出承旨等親呼畿伯權徵使之指揮則臥而不起承旨等怒罵猶
 不應寄齋雜記 車駕發而士卒逃散無扈衛人海伯趙仁得領兵入援瑞興倅南嶽先到有軍
 數百人馬五六十匹宮中再不食索軍人糧以充飢午至招賢仁得設帳幕於
 路中以迎百官始得食朝野 夕次開城上駐馬召城中父老欲慰諭馬逸未果
 時百姓至集或痛哭或垂涕而其中木強無識之類高聲呼曰主上不念民事
 專以富後宮爲事以眷愛金公諒爲第一策今日到此何不令公諒討賊耶至
 有向上投石者而侍衛單弱不能禁公諒之歛怨於一時可知公私
 初更軍人驚呼自西而東人馬相踐宮人李氏在外聞之以爲變生自刎未絕
 二更又驚呼逾時乃止寄齋雜記

以尹斗壽為御營大將。人心始鎮安。

初二日兵曹佐郎具歲，出自內門急呼曰：命召三司入侍矣。洪汝諄攬獻納李廷臣衣曰：誰所傳命，而子等乃欲入侍乎？蓋知其將論李山海，而召命不由政院故也。歲怒曰：我親承傳教，何敢不入。仍執大諫金瓚手以起之。諸臺遂從入。

上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言未已，衆官皆言：李山海交結金公諒為心腹，與

洪汝諄、李弘老、趙挺、宋言、慎諸人，流毒士林，誤國敗事。去邠之日，身為首相，既不請止，反請速出，阿諛容悅之態，到今益甚。今日之事，無非此人所致。請正王

法。上曰：李山海雖與公諒相交，豈以此誤國致寇？此則不近之說。山海豈必親往公諒家乎？李憲國曰：乘夜潛往，蹤跡詭秘，騎驢夜行，為邏卒所捉，豈虛言

乎？上曰：去邠之事，不獨山海言之，左相及崔二相亦言之。黃鵬曰：當時危急，誰不以去都城為可？歲執鵬衣以出曰：爾乃山海之侄，何敢開口。柳成龍免冠

下階涕泣曰：願與山海同受誤國之罪。滉曰：臣則只以事若危急，暫避他處，以圖後日。實異於山海等。上厲聲曰：翰注皆在此。予豈虛言，滉猶不避謝。歲言

語紛譁，不似入侍之時。寄齋雜記初三日，上出御南門，慰諭人民。且使陳其所欲言，有士人十餘對曰：今日之

事，皆由李山海、金公諒表裏用事，內外人民同懷怨憤，以致寇賊之來也。同上時人民又有請召鄭澈者。上即命召澈，急赴平壤，同護王子。

承旨李忠元啓請召成渾。上曰：豈無召用之人乎？予不必召來也。寄齋雜記

過坡州也。有李弘老之誣告故也。兩司劾李山海，屢啓從之。命罷職，以柳成龍為領相。崔興源為左相。尹斗壽為

右相。兩司又啓：左相柳成龍不可獨免誤國之罪。兵曹正郎具歲本非近侍之臣，又

非承命出入之任，而及諸臣入對之後，同在從臣之列，起居顛倒，大失朝儀，請

罷之。上從之。以俞泓為右相，與源斗壽以次而陞。寄齋集命俞泓、李恒福、陪信、城定、遠二王子先往平壤，擢恒福、吏叅。谿谷集

下罪已書于八道，遣使各道召集義兵。上欲徵兵兩南，而人無應之者。輔德沈岱言辭慷慨，自請曰：此時死不懼也。臣

願往。上曰：人皆避之，獨請自行，良用喜慰。欲陞堂上而送。岱曰：臣若不達而

還，則是虛受賞秩。復命之日，臣當受之。寄齋雜記是日初三，賊入京城，賊初自東萊分三路以進。一起由中道梁山、密陽、清道、大

丘、仁同善山，至尙州，敗李鎰軍。一起由左道長鬐、機張、陷左兵營，躡蔚山、慶州、

永川、新寧、義興、軍威比安，渡龍宮之豐津，出聞慶，與尙州軍合，踰鳥嶺，入忠州，

敗申稷軍。又自忠州分兩路，一趨驪州、渡江，由楊根、渡龍津，出於京城東。一趨

竹山、龍仁、漢江之南，又一起由金海出右道，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

踰秋風嶺出忠清道永同。進陷清州。仍嚮京畿。旌旗劔戟。千里相連。砲聲如雷。血流成川。所過殘滅。陵夷之慘。有不可勝言。又自東萊至京畿。十里五里。或云皆據險設營寨。留兵守之。夜則舉火相應。晝則金鼓相聞。野記賊至驪州。江原道助防將元豪。屯兵巒寺。以斷津路。賊不能渡江。相持者數日。巡察使柳永吉。檄召還本道。賊遂毀民家及公廨。取其材聯作筏。以渡。向楊根。是日賊先驅至漢江。都元帥金命元。在濟川亭。望見賊勢浩大。飛丸亂落亭上。不敢戰。悉沉軍器于江中。變服以逃。從事官沈友正。固止不得。友正泣謂曰。願守臨津。以遏其後。命元遂向臨津。副元帥申恪。亦以匹馬走。大軍崩潰。留都大將李陽元。聞漢江軍潰。知城不守。出走楊州。於是三路兵皆至京城。城中寂然。無士馬之聲。門且不閉。疑有伏兵。不敢入。屯于門外。城中叛氓。出迎賊。乃入據焚燒。宗廟宮闕。公私家舍。括索帑藏。日輸其國。野記先是梁山人被擄。賊書示曰。爾國何用防禦。不過二十日。當入京城。至是果如其言。錄賊初入城。獨燒宮闕。而公私廬舍猶完。其將平秀家。館於宗廟。夜間多恠。倭卒之止其內者。往往暴死。人言此宗廟有神靈。不可久處。秀家懼。移寓小公主宅。今南宮別宮而焚宗廟。時京城之人。皆奔避。未久。稍稍還入。坊里市肆依舊。與賊相雜販賣。賊守城門。

令我人帶賊帖者。不禁出入。於是民盡受賊帖。服役於賊。毋敢違拒。亦有媚賊相。嚮嚮導作惡者。如有謀議殺賊者。輒為其民所告。燒殺於鍾樓前及崇禮門外。極其酷慘。以示威。鬻骸堆積其下。

初四日。金命元至臨津。狀啓言賊狀。上以命元無兵。不問退遁之罪。命更徵京畿海西兵。把守臨津。

南兵使申碯。乘召上來。命為統禦使。同守臨津。以遏西下之賊。劉克良亦領兵來屬。

是日。車駕發開城。夕次金郊驛。日月錄朝野僉載皆從懲錄作初三日發以下初四日至初八日並同

初申礫李弘老受。上御札向京城。日將以慰諭遺民。到馬山。聞道路訛傳。礫懼而獨還。言賊已入京城。上即命治行。

薄暮。駕行。上下擾亂。有甚於臨津。夜到金郊。宰臣以下皆露宿草中。是夜軍人驚呼者四五。人不得寢。以韓應寅為巡警使。領扈衛軍。寄齋雜記

初五日。午到金巖。上令吏曹書扈從人員姓名以啓。日晚到平山。宿寶山。上

初禮判鄭昌衍以為。太廟神主載之馬上。多至五十餘匹。今者列郡皆空。無力可運。事若倉卒。必有狼狽。不如預為奉安於淨潔之地。以簡一行。多官皆以為當待新相。出仕後議之。及聞。駕發。昌衍不議諸大臣。即奉。廟主安厝于穆清殿之右。到寶山。海豐君耆等。執斗尹壽。手痛哭曰。公以大臣。有司棄。廟

社而不之覺何也。斗壽愕然曰：某日乃吾作相之日。我作相而國亡也。微公言，國不國矣。仍歔歔涕下。遂遣禮曹參議李廷立、宗廟提調尹自新陪來。初十日始追至平壤。雜記齋

初六日當晝停安城。夕歇龍泉。而安城龍泉俱闕支供。不得已倍站過劔水到鳳山。日已初更。上下飢乏不得行。大憲李憲國怒罵曰：政丞及承旨皆犬子。安敢使君上不食而行乎？馬上奮手。有若拳打之狀。人皆失笑。同上

初七日駕到黃州。兵叅沈忠謙謂長淵縣監金汝崱曰：公之兄汝雖以文官亦死於賊。況爾以年少武士。豈可安坐乎？宜速請往。以圖復讐。汝崱難之。忠謙叱曰：如汝多怯。可以臬示。汝崱遂請率軍。自當一面。上以為忠勇。特陞通政以送之。同上

新置黃海兵使。以本道巡察趙仁得移授。以柳永慶為巡察使。載初八日。上入平壤。監司宋言慎領兵三千餘騎迎。駕戈鏃耀日。城中人民屋室有似京城。扈從人等始有生氣。

朝議以金命元申碯雖在臨津。而兵勢甚孤。遂以知事韓應寅為諸都巡察使。李薦為防禦使。寄齋初九日李誠中來言。初三日賊入京城。李陽元不知去向。遂以俞泓為右議政都體察使。授兵三千發行。泓承命逾日。未有登程之色。上召問對曰：脚底有

腫。以此不得行。李憲國叱曰：公無才無德。既陞政丞。恩至大矣。惟怯不行。政如當宴之妓。托足疾而不歌者也。何敢如是。上亦哂之曰：先送韓應寅可也。泓竟不行。寄齋雜記

遂遣韓應寅李薦率平安道江邊精兵五千人。赴臨津擊賊。忽忽受命無節制。朝野記○寄齋○將尹斗壽言於衆曰：斯人狀貌有福氣。必能辦事矣。於居數日。上禦大同館門。父老羅拜於前。慰撫之。生員楊懿直等。上疏極陳致亂之由。答曰：今日之事。是予之罪。疏陳之意。忠誠可尚。翌日。上御含毬門。舉手指井田區畫。仍講守城之策。

命陪從之臣進秩。上曰：吏曹參判李恒福。志慮貞亮。顛沛之際。尤當大用。宜陞擢委以重任。俄拜刑曹判書。又拜兵判。

臺諫論李山海交結誤國之罪。三日始蒙允。山海竄平海。又論金公諒以么麼賤隸。憑藉宮禁之勢。交結權兇。濁亂朝政。士類進退。皆出其手。人心怨憤。終至於此。請斬之以謝一國。答曰：國可亡。無罪之人不可殺也。累啓乃允。而公諒

時已避亂于江原道。尋之不得。亂定不復問。寄齋十二日。教曰：自古遇變之主。必有自貶之舉。自今章奏。勿稱睿聖。尊號一切勿用可也。李誠中曰：此盛舉也。當承順成美。尹斗壽曰：今日終致此變。無非臣子而乃勸君上先自貶損。豈合於義乎？遂以不可貶之義為對。衆議是之。

十三日以李聖任爲巡察副使。領江邊土兵追來者。往赴軍前。寄李德馨自龍仁追到復命。言于朝堂曰。諸道人心無不怨叛。所在詈罵。公然有犯上之意。以今日事勢。若無大段舉措。可以慰答衆情者。則恐有不測之變。出於朝夕也。尹斗壽變色不答。徐曰。國家雖危難。人豈可發此。臣子不敢道之言耶。悟陰不言其名

時德馨與李恒福同宿。盛言當行靈武之事。恒福責曰。君久不還。倭人封朝鮮王之說。日播於行朝。而今欲發此論。獨不畏死乎。德馨曰。苟利於國。雖死何可不言。達夜爭難。而終不回。恒福曰。第於明日言于尹相。德馨果發之。斗壽瞪目熟視。還閉目不答。德馨瑟縮而退。

斬副元帥申恪於漢江之潰。恪從李陽元於楊州。收拾散兵。南兵使李渾兵適至。恪合陣遇賊于楊州蟹岬。邀擊破之。斬首七十級。自倭犯我國。始有此捷。遠近聞之。聳動。陽元時在山谷間。狀報阻絕。命元在臨津。啓以申恪。違棄主將之命。擅適他陣。招之不來。請罪。右相俞泓。遽請斬之。宣傳官既行。而捷書至。十日遣宣傳官追止不及。寄齋雜記

恪雖武人。素清慎。嘗守延安。修城浚壕。李廷菴之延安全城。人以爲恪之功。死非其罪。人皆嗟惜。又有九斬左兵使李珪於臨津。珪棄城脫身而逃。托以勤王。棄嶺南踰竹嶺。來見于命。

元朝廷遣宣傳官斬之以徇。同上

十七日劉克良申砧。敗死於臨津。諸將潰還。初賊入京。休兵數日。道路訛傳。倭遠來足繭困倒。可制槌擊也。行朝聞而信之。方恨金命元不守漢江。促令命元渡臨津。進前圖復京城。命元不敢。會韓應寅以奏請使回自燕京。西界土兵千餘人亦至。皆嘗虜精銳。遂以應寅爲都巡察使。領之進屯臨津。相機進戰。應寅遂不自疑。馳到津口。十二日命元馳啓曰。臣與李贊劉克良以下諸將二十餘人。軍士七千餘人。把住臨津。設伏碧蹄等處。多斬獲。李陽元亦率李鎰申恪以下諸將十餘人。軍人五千餘人。駐兵大灘。方圖進取。上下聞之。莫不歡喜。皆以爲不久當回鑾。十三日權徵馳啓曰。此賊孤軍深入。足腫氣疲。其勢已挫。請勅元帥乘機急擊。朝廷信其說。連降旨于命元。嚴責其玩寇不討之狀。命元擺布諸將。扼守臨津。與賊相持八九日。賊不能渡。一日賊焚廬幕。載軍器爲退遁狀。藏兵山谷。示虛以誘之。申砧欲渡江躡賊。權徵與砧意合。或曰。我軍皆疲弱。所恃者江邊土兵。遠來疲弊。稍待休息而舉事。則可以取勝。應寅以爲逗遛。斬數人。別將劉克良。年老習兵。力言不宜輕舉。砧欲斬之。克良曰。吾結髮從軍。豈以避死爲心。所以云云者。恐誤國事耳。憤憤而出。率其屬先渡。遇賊邏騎數人。斬之時。命元亦言其不可。而砧不從。一說命元以應寅勿受自蓋朝廷倚砧爲重。使之乘便進兵。不受元帥節制故也。應寅令盡其軍渡江。砧統左軍。先薄賊壘。

樵採之賊望見奔回命元以下遙見其狀皆以為我軍乘勝而進檢察使朴忠
 侃督軍官洪鳳祥命元從以為我師必勝歡呼踊躍鳳祥急渡江觀兵已而賊
 七八赤身舞劍而出直衝我陣伏兵一時俱起丸劍交接左右軍皆奔潰克良
 呼碯欲收陣而退碯不應遂死克良下馬地坐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矢盡
 而死諸軍亂投江岸賊奮長刀亂斫爭赴水如風中亂葉鳳祥亦死日錄寄
 時碯見賊兵小欲過江擊克良曰賊之羸誘我也慎勿輕渡碯不聽乘舟而濟
 克良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隨渡而賊兵大至碯狼狽還渡未半而溺克良據
 輶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錄名臣
 時鳳祥欲觀戰從渡命元止之鳳祥亟以碯等用兵為快固請從行遂至於死
 錄日月
 克良延安人移居其母洪暹之婢也登武科歷官榮顯母謂曰我本某家婢也
 少時誤碎玉杯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克良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欲
 上疏削科還為奴暹力拒之曰爾非我奴也何為出此言克良曰母既言之何
 敢冒法背主欺君乎暹義之為放役文券給之克良謝而去每以主稱之見謁
 之時自里門步進所獻之物手持納嘗為衛將分軍暹入直禁中以小紙書
 招之即欲起去摠府官曰分軍國之大事子何輕去克良曰舊主見招不敢遲
 延一座驚歎名臣錄○官至
 副元帥諡武毅

命元應寅在江北望之喪氣忠侃騎馬去鞍而走時命元應寅忠侃俱着青段
 衣江上之軍望之一時呼曰元帥走矣遂潰命元應寅親出呼曰我在此我在
 此始得還集軍士餘者僅千人於是命元應寅奔詣行在權徵奔遁加平

寄齋雜記

十九日報至上下喪膽遂徵江邊土兵未發者盡赴軍同上
 二十七日報至臨津下流乘小船以渡一作有若直渡副元帥李贊不發一矢
 先遁上下諸軍一時大潰李陽元等聞賊已渡臨津遂潰向北道同上
 平秀家留屯京城分遣諸酋行長清正輝元長政盛政等同渡臨津衆二十至
 安城驛地謀議分搶兩界未決所向各自拈鬪行長得平安道清正得咸鏡
 道長政得黃海道各引所統兵以行
 二十九日報至上命具思孟申礫具戍陪信城定遠君往寧邊時朝廷以臨
 津之軍足以抵當不復設防至是監司宋言愼兵使李潤德面無人色俱失精
 魄寄齋着繩鞋以行寄齋
 初朝廷以去邠之日百官之落後者雖不可一一皆罪至如摠府衛將義禁府
 等官非如閑漫衙門之比盡令白衣從軍以圖立功自效至是大諫金瓚副學
 洪麟祥執義權快宗廟令權愷吏曹正郎朴東賢奉教姜秀峻大司成任國老
 等前後上疏言父母所在之地賊皆屠戮願歸省之上皆允之以此上疏乞

歸者紛紜不止。朝廷以為君親一體。若使盡許歸覲。則誰與為國乎。請一切勿聽。自後多不辭而去者。寄齋雜記

六月初一日。時臨津失守。聲息益急。上命朝堂議去就。鄭澈首曰。此非京城死守之比。可令一大將守之。奉駕而出可也。沈忠謙李德馨從而和之。眾議皆以為然。獨尹斗壽李幼澄朴東亮曰。此大不可。我國封疆南北不過數千里。欲往北道。則窮無可去之地。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復可為。雖或偷生朝夕。亦何益哉。平壤四面絕險。易以防守。軍士過萬。糧食亦多。離此一步。國事決矣。尹斗壽力主其說。且曰。國事至此。急請救於遼東。且待元帥諸將之還。以圖死守。上曰。國事已附卿。好為也。是夕李贊至。亦言此城之外。無可守之地。不可更生他議。上曰。予當先向前路。世子守此城。遂出御大同館。諭父老使與世子共守。沈喜壽宣諭。言語悲切。一城父老上下從官。莫不失聲哭。同上

初二日。命元應寅。只率軍官五六十來。李聖任李薦等逃。朝廷以臨津失守。皆應寅之罪。遂使防守江東諸處。使之立功自效。同上

朝廷慮賊之繞出陽德路。命洪汝諄為巡察使。往陽德防守。汝諄請對。多發怨言。請發驛馬。以備戰用。尹斗壽曰。汝諄之如是。不過不欲去之意。遂請勿遣。李鎰在道啓曰。臣率軍三千前往。行在但願堅守平壤。勿生他計。臣當竭力畢命。以效一死。時羣議涵涵。去留莫定。及觀此啓。頗有死守之心。上召羣臣

議去就。斗壽曰。一城之人皆願與大駕死守此城。大駕若出。當一時皆潰云。人心如此。足以抵敵。況此城之外。不知何地可避。何地為固也。上曰。卿言太沓沓也。時上顏色慘沮。言語悲切。臣僚不敢仰視。鄭澈出謂斗壽曰。左相之言好矣。獨不見天顏乎。為臣子者。安忍挽留。強欲守城乎。斗壽厲聲曰。公何為發此誤國之言耶。若使京城早有固守之計。豈至今日乎。公不欲守此城。奉駕獨去之可也。澈無以應。李德馨沈忠謙曰。今封疆已蹙。只有咸鏡一道而已。咸興為府。兵多糧廣。足以拒守。眾皆曰。然。斗壽曰。咸興形勢。半不及此。脫使賊迫。更有可去之地乎。且此賊獨不往北道乎。遂言於上。上曰。自。上既不欲守此城。則退駐之處有三。急往寧邊。繕修器械。召集江邊之兵。以守之。事危則即向義州。赴愬天朝。上也。遠向江界。集諸郡之兵。嬰城固守。則可支一二月。事急則乘船以下。乃上國寬奠堡二也。咸興形勢。臣所備諳。城大而低。四面無險。欲召土兵。則北虜必乘虛入寇。欲向南道。則道路險絕。賊踵其後。必成圍困。此則決不可行也。眾猶以北道路險。而僻。賊必不往。咸興可守。上命俞泓治行侍衛。中殿。先向北道。斗壽出曰。李鎰宿將。必有所見。待其來。當決北道之行。是午鎰至。滿朝咸仰鎰口。發何言。環擁而坐。鎰曰。此賊不可當。平壤可去。咸興非此。此城最先受敵。可以往也。忠謙拊其背曰。真將帥也。德馨亦喜曰。所以為李鎰也。斗壽曰。失性不足言。寄齋

初六日。俞泓崔澁等侍衛。中殿嬪宮王子。發向咸興。時賊渡臨津。十日朝廷猶不為哨探。始募得勇士金珍任旭景等十二人送之。遇賊於黃州。斬二級而還。

上命斗壽率命元以下。留守平壤。上欲使世子守平壤。斗壽命元等以為人心視。大駕為去就。大駕既出。雖世子留此無益也。仍啓曰。臣等當極力守之。世子不必留。上允之。

初七日朝。賊勢稍緩。副學沈忠謙率三司言。臣等意此非京城之比。不當死守。更思之。此外無如此城之固者。必以為不可去也。及午中和賊報至。忠謙又率三司言。賊勢已迫。大駕不可留也。

初八日賊鋒到大同江邊。上遂命治行。宰臣盧稷等奉廟社主先行。吏民憤怨作亂。挺刃縱擊。廟社主墜於地。指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偷食國祿。誤國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使魚肉於賊手乎。幾致驚擾宮門。監司宋言慎。斬其倡亂者三人。餘皆散去。

時諸臣皆失色。柳成龍出立階上。手招士官年長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固守。忠則有之。何得震驚宮門。朝廷方議守城。汝等不戢。罪在不赦。即棄兵叩謝而退。西行狀是夜賊使被擄人致書曰。願見漢陰先生。指李德馨也。廷議以為德馨接話。議

和不成。不如使勇士擊殺調信等。尹斗壽曰。國勢雖如此。豈可效盜賊之智乎。

德馨請乘船邀見。以圖緩兵。即不從。將取二賊頭。李恒福曰。二賊甚微。殺之不足以損賊徒。先負不義名非計也。事遂已。白沙行狀

初九日德馨以扁舟會見于江中。玄蘇曰。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於此。今亦借一條路。使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講解。調信等語頗不遜。遂罷回。錄日

德馨曰。今日之舉何名耶。玄蘇曰。欲與貴國有所相通。則自東萊至京城。皆不得傳語。轉輾至此耳。德馨曰。今既通矣。盍退師乎。曰。日本但知進。不知退一步也。勇士朴成景等知事不成。欲殺之。德馨目止之。寄齋

初十日。駕將發。宮人多先出去。城中人民持斧杖要諸路亂擊之。判尹汝洪諄被傷墜馬。父老男女填塞宮門之外。痛哭呼曰。我等之不出。欲恃大駕為之。死守。遽欲棄我。是殺我也。遂欲毀破宮門。遂散諸宰。承旨出諭以停行。猶不之信。李幼澄遂大書。停行字於板。使人登屋上遍示。始稍稍散去。寄齋

時民人擊汝諄背曰。金貫子玉貫子之賊。平時食厚祿。既不能禦賊。又欲教君棄我而去耶。仍亂極。十一日車駕發平壤向寧邊。崔興源鄭澈等從。命尹斗壽柳成龍金命元李元